

高誘注

呂氏春秋

世界書局印行

呂氏春秋新校正序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叅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軍功二級尋敘授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原夫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醜有間原其意旨要皆有爲而作降如虞卿諸儒或因窮愁託于造述亦皆有不獲已之故焉其著一書專覲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于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採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尙四五卽如今道藏中文字十二篇淮南王書前後采之殆盡間有增省一二字移易一二語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攷與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今觀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而漢儒如許慎應劭等間引其文一則直稱伊尹曰一則又稱伊尹書今考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矣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則亦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也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前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指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後人所以探索而靡盡

與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誘序自言嘗爲孟子章句及孝經解等今已不見世所傳誘注國策亦非真本唯此書及淮南王書注最爲可信誘注二書亦間有不同有始覽篇大汾冥阨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而淮南王書注則云大汾在晉冥阨淮南作繩阨注云今宏農繩池是也先識覽篇男女切倚解云切磨倚近也淮南王書倚作躋注又云躋足也知分篇解云魚滿二千斤爲蛟而淮南王書又作二千五百斤至于音訓亦時時不同此蓋隨文生義或又各依先師舊訓爲解故錯出而不相害與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鴻工于戊申之夏逾年而告成若淮南王書則及門莊知縣所已取道藏足本刊于西安故不更及云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孟夏月吉序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

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入覽六論

訓解各十餘萬言

○梁伯子耀北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呂不韋傳並云著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紀居末故世稱呂覽舉其居首者言之今呂氏春秋以十二紀爲首似非本書序次

愚案以十二紀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漢書藝文志載家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一節云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微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辯包之矣呂氏諒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正義疏之云呂不韋諱十二月之令謂爲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焉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據此則自漢以來皆以呂氏春秋爲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

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

○梁伯子云太平御覽八百九卷引史記同此序而百九十一卷引史云

呂不韋撰春秋咸陽於秦市日有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斤豈別有所據乎

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

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諱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一作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新校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元人大字本說與近時本無異

李瀚本明宏治年刻篇題會是古式今皆仍之

許宗魯本從宋寶錄舊校本出字多古體嘉靖七年刻

宋啓明本不刻年月有王世貞序

劉如寵本神廟丙申刻

汪一鸞本神廟乙巳刻

朱夢龍本每用他書之文以改本書爲最劣

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書內審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昭紹弓

嘉善謝墉崑城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金壇段玉裁若膺

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

嘉定錢塘學源

陽湖孫星衍淵如

陽湖洪亮吉穉存

仁和梁玉繩耀北

錢塘梁履繩處素

武進臧鏞堂在臬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

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己 四曰論人 五曰園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一作誣

役 五曰用衆一作善舉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四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修樂 四曰適音一作和樂 五

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五

一日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六五

一日孟秋 二曰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
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七五

一日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
一作慎選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八四

一日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己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九四

一日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一〇四

一日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五篇卷第十二……………一一四

一日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
曰不侵 序意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篇又序意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二……………一二四

一曰有始 二曰應同○舊本俱作名類注云一作應同今案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內名類今故即以應同題篇 三

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論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一三七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一作宵時 四曰義賞 五

曰長攻 六曰慎人一作慎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己一作本知又作不遇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一五九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一七九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海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一九八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二二七

一日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難謂 五日淫辭
六曰不屈 七日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一三六

一日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日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一五五

一日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日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一七五

一日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日愛類

六曰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一八五

一日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日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一九六

一曰貴直 二曰直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三〇七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三一七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曰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三二八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辯士

六曰審時

右爲大論凡三十六篇

附政

陽氣之
射出

是月也以立春。

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
立春之節多在是月也

先立春二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

日立春。盛德在木。

謁告也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寧
故告天子以立春日也威德在本王東方也

天子乃

論語曰齋必變食居
必遷坐自裡潔也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率使也迎春木氣
於東方八里之郊
還

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賞卿之賞也三公至尊盛而論道不據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看本實上衍公等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與注不合也命

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謂三公也曲爲二伯一相處于內也布德和令之令行其惠施其澤惠下至于兆民無不波之也慶賜

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所也 適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典六典八法日月五星行度

鍾速大史之職也宿離不忒無失輕紀以初爲常
初爲常○案冬至十一月中起牽牛一度是

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日御甲至冬也。元筆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以佐八蜡，帝用飨之。土始耕，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始耕。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三推。土始耨，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始耨。天子三耨，三公五耨，卿大夫三耨。天子以元日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始耨。天子三耨，三公五耨，卿大夫三耨。

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聞
元龜也。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耒耨耜耨也。指置也。保介國也。從劉也。
擇倉辰之日載耒耨之具於籍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月令參

子作于葵注元筆世三學衍所師故文藝不
 甚願鄭以保介爲車右此云國也當謂國車
 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躬親也天子籍田千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
故天子三推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

十七發也○正文大夫月令無案周語作王翬一瓊瓊有餘駸二音說文作坎云一番土也
反執爵于太一發世也○王翬一瓊瓊有餘駸二音說文作坎云一番土也

寢晉書王湛字季羣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臣於三代之後是

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
 繁衆動挺而生也○養動月令作萌動

王在農事命田舍康郊
大夫舍止東郊監田事
皆修封疆審端徑徠
起其疆土亂骨

由○漢書五行志載終曰志也敗長田德用不白主亦當是不隨衆人穿田或捷耳

限廣平曰原下徑曰限

土地所宜五穀所殖長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詩云弗躬弗田事

既飭先定準土直農乃不惑

飭讀作勅勅督田事準定其功農夫正直不疑惑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官

之長也入學官教國子講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典掌也功蒞於

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苗故祀之無用牝食獨饗也

禁止伐木春木王尙

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

無麋無卵

養庶物也麋子曰天麋子曰麋也○案月令正義云胎謂在腹中者天謂生而已出者此及淮南注皆云麋子曰天本爾雅釋獸文彼天字作麋

無聚大衆無

置城郭置立

擗骼靈慳擗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骸有肉曰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

必有天殃

稽學也殃咎也

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

春當行仁非與兵征伐時也故曰不可以從我始

無變天之道

變猶無絕地之理

絕猶斷也

無亂人之紀

人反德爲亂紀道也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

早稿國乃有恐

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使草木

行秋令則民

大疫疾風暴雨數至

藂莠蓬蒿並興

木仁金殺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木與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荒穢滋生是以藂莠蓬蒿並興○月

令疾風作森風

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傷害五

穀者爲歲始稼種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案月令注云舊說首種謂種

孟春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

始初也

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之

天子

撰始辰也○舊本作謂天子無之字孫據太平御覽七十七增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

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

此官之

所自立也

官正也

立官者以全生也

生性也

今世之惑主

主謂王也

多官而反以害生

則失所爲立之矣。

多立官致任不啻人亂衆千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爲立官之法也

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

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

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

未水之性清。

土者扣之。故不得清。

扣讀曰骨骨濁也。○注似衍一骨字。說文溫獨也與相滑義同並音骨。

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

壽。

扣亂也。亂之使夭折也。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通制者多所以取禍故曰非所以性養也。

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

夫無爲者不以身役物有爲者則以物役身故曰惑者多以性養物也。

則不知輕重也。

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

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假令有幸且猶危危病者也。

今有聲於此。

耳聽之必嫌。

嫌快也。

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

以聾故不當聽也。

有色於此。目視之必嫌。

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

以盲故不當視也。

有味於此。口食之必嫌。已食之則使人

瘠。必弗食。

以瘠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案老子道經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此約略其文耳實口後注亦同。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

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

惑

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

遁。遁也。不遁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

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

招。招也。招得也。衆人所見會弓。

射之故曰無不中也。○共射一招。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明美貌。以便宜生。

生無不長。

性故生長久也。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

性故生長久也。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

天生。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息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

信法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謀而知順時之則故精通乎天地神覆乎

宇宙其德大皆覆被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受俗承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顧如地無不載

故曰若天上為天子而不驕常戰栗也故堯戒曰下為匹夫而不惰謂戰栗也此之謂

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曰全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也此之謂

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貧賤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出則

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輩出門乘車入命之曰招蹕之機招至也蹕機門內

中遊錮至於蹕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謂送我儕此不過蹕之謂○案此往全不辭文義而妄說蓋

招致也蹕者蹕蹕過供則血脈不周通骨幹不堅利故為蹕之機括高謀以蹕為門蹕又誤以機即詩之儕故

七發引此招作依謂理切孤文無證亦不可從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論

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為酒困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務以自彊舊作相彊

孫拔御覽八百四十五改與前後句法正同盧云案賈誼書傳云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正自彊之謂

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詩所

私會於漆脂之上有詞舒之樂勾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誘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

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登衛靈公北轡于晉宿于濮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公至晉

國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涓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紂之大師以此

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地在衛國曰鄭衛之音以其聲靡曼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樂仲子案

意林所載作伐命之斧注細理弱肌本多無理弱二字今從朱本與供與和補注楚辭招魂所引合

二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

有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古人謂堯時許由方回拿綈舜時堯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有富

貴者高位貴疾顯故曰重生故也○注方回舊本皆誤作方因卷終或

漢書之歐文雄陶讓作卓陶案國策齊顏闕曰舜有七友陶器四八目具載其名以雄陶為首蓋本尸子今從之

故云宜從債若是債注當言賄乃合語注知分篇亦是顯字

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稱

本生

三曰。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倕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己。故不愛之也。己指雖不如倕指巧。猶自爲用。故言有之利故也。

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潘以盧服。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

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璣之不用者曰璣。皆論不

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生我有我身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發。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

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爲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貸。以己易之。

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論其所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也。言一日失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也。

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道者無爲。不向此三者。故曰有道者之所慎也。

性命之情也。守讓無爲。輕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

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性命之情也。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

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蠶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尊師目無見者也。故枕子以糠。據易。睽子目非利之者也。蠶者不聞雷之聲。不領類。自拍解。謝咎。過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也。殊。猶甚也。○注

易。睽。舊作其。賁。賁。說。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

己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是己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己之所是。非己之所非。而以此求同於己者也。故謂之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也。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不亡者。未之有也。故曰。夫死

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弊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餘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和。適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

重己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平。和也。平得於公。得。猶出也。

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孫云。御覽七十七。作有。天。其下。無得字。得之下。有必字。

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案。義。古音俄。正與頗協。而唐李嗣真改從易。泰卦九

賓改者。梁伯于云。王逸注。辭。猶。編。墨。而不。願。引。易。作。不。願。知。易。本。不。作。敗。也。義。古。作。道。案。宜。有。何。音。亦。與。頗。協。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爾。公。平。於。曲。惠。也。無

或作惡。遵王之路。惡。違作威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

天下之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異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

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魯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冝索。遺。失也。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

曰。去其荆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何必荆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

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地大。生育民人。不以爲己。子成途。萬物不以爲己。有也。

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經。役之勞。舉。環於里。陌。自以爲當然。故

曰。其知其所由始也。此二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其澤。而得其利。亦不知。管仲。有

病困也○孫云本書知接篇作仲父之疾病矣列子力
命篇倒作病疾又莊子徐無鬼篇作仲父之病病矣
潰甚

續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書者何大書也國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御覽六百三十二作如續其注大書公羊本作大災見莊二十年傳此皆字當是後人因後有增大書之文而誤改

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知人也。

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也。奚何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

數猶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言欲用誰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

鮑叔牙夷吾管仲名
善猶和也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比方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終身不忘人之功不可忘霸者之相也○往亡似當作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

爲人也。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鑽之也。求猶問也。論語曰。孔文子不恥下問。是以諱之文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

者。自顧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猶昔人也哀不如己者欲教育訓厲使與己齊也○醜恥也黃帝本作皇帝黃古通用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

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事不求知之也。
 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不求見之。孝經曰。非家至。

而見之也此纔
諒臨朋所行
勿已乎則臨朋可也言可用也
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察苛也

不欲小智。小智則好知小故曰大匠不斲。但規機鑿而已大庖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稱人享

大勇不鬪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能服遠不復自鬪也 大兵不寇寇害也晉武王之伐紂掃除無遺稱箕子之囚朝成湯之廟撫殷之民不寇害之也 桓公

行公去私惡放人之過無所不爲用管子而爲五伯長也行私阿所愛用豎刀

而蟲出於戶陶璽刀易牙之諫不正德長其死也國亂民擾王子爭立無主喪夫人之少也愚其

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愚私以明用公則濟日醉而飾服飾謂日處者謂不食飲食肉而日醉於酒欲盡喪紀

猶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也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舜猶不能爲視凡人乎

貴公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

○舊發云行一作爲秦案御覽

四百二十九正作爲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後成黃帝言曰聲禁重不欲虛名過其實也○黃氏

非色禁重不欲好色至淫緩也衣禁重不欲衣服過奢若子臧好聚醵冠也香禁重不欲香侈芬香聞四遠也味禁重不欲厚味勝室

禁重不欲富室崇侈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舜

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國語曰舜有商均此曰九子不知出於何書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

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今河內溫陽樊州之屬皆是也今若也而能爲治○往州舊本說作川案州爲漢河內郡之縣今改正祁

黃羊對曰解狐可黃羊晉大夫利奚之字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平公晉悼公之子說○平公

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也○開頃平

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尉焉祁

對曰午也可○案左傳在魯襄三年晉悼公之四年也此云平公誤注引傳文雖降亦足以正呂氏所記之謬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

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

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賸

居秦鉅姓子鉅稱腹賸字也賸讀曰車鉅之鉅○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莊子天下篇以巨子爲

聖人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與魯弓下孺子讀實同一字彼釋

文音注惡反此音車鉅惟南子精神訓守其篇鉅室竹堂席所爲王篇音徒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

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

惠王素孝公子勝

先生之以此聽寡

人也。腹䟽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

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受賜也。○案賜猶惠也。注似誤。而令吏弗誅。腹䟽不

可不行墨子之法。欲必行之殺其子也。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私愛也。忍所私

以行大義。忍讀曰仁行之忍也。○注曰仁李本作仁行俱未詳。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

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

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

可以爲王伯矣。傳曰作專威克其愛。雖小必齊。故曰誅暴而弗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爲王伯君矣。

去私

呂氏春秋卷第二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

一日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管之分野也是月日建此宿。皆弧中。日建星中。星在斗上是月皆

且時皆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夾鍾陰律也

陰夾陽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鍾也○虛云秦往舊本作去。開夾鍾說惟南往作去。陰夾陽聚過而生。今據改正。又

初學記引高注云是月萬物去陰而生故候管者中夾鍾可以互證其不舛引竹管之語者以正月已用鄭注管

以鍾爲之故不致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冰

士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桃李之屬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雅曰商庚聚黃鵠雀也齊人謂之搏秦

集于鍾本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爲鳩峻正直不彎學也鳩蓋布穀鳥○案爾雅聚黃鵠雀也齊人謂之搏秦

疾往皇黃鳥下云俗呼黃鵠鵠淮南往作秦人謂之黃鵠鵠此作黃鵠三者皆可通無煩增字天子居

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堂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

疏以達。孟春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順秦陽長養幼少存恤孤寡萌擇元日。命

人社。元春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爲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

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囹圄法室省之者赦罪微也在足是月也。余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

高禘。系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系鳥氏司啟者也周禮燕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燕

太牢○案周禮本作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但后夫乃

於是時也奔者不燕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人率九嬪祀高禘耳御見天子於高禘中也乃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韋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皆高禘前之

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事晝夜均也。冬陰閉固。陽氣下是。蟄蟲咸動。開

戶始出。謂之始出。蘇。月陽升。始發。陰氣為雷。蟄蟲咸動。開

金鐸所以振告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度尺文也。量。權。鈞。衡。石。稱也。在百二十斤。角。平。斗。桶。量器也。稱。鍾。日。權。概。平。斗。斛。者。金。鈞。等。也。○案。月。令。角。斗。桶。與。甬。甬。用。史。記。商。君。尊。平。斗。桶。鄭。是。月。也。

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鄉。邑。者。也。○傳。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地。不。備。壅。辟。在。司。寇。之。謂。也。

無竭川澤。無瀦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類。天。物。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鑿。以。祭。

無竭川澤。無瀦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類。天。物。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鑿。以。祭。

無竭川澤。無瀦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類。天。物。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鑿。以。祭。

無竭川澤。無瀦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類。天。物。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鑿。以。祭。

無竭川澤。無瀦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類。天。物。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鑿。以。祭。

無竭川澤。無瀦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類。天。物。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鑿。以。祭。

無竭川澤。無瀦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類。天。物。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鑿。以。祭。

無竭川澤。無瀦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類。天。物。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治。鑿。以。祭。

其令故大旱火氣熱故旱涸也極陽生陰故蟲蟄作害也蟲食絲心節之類

仲春紀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役事也○案有君之者故曰役觀下文自明耳

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止禁也四官耳目

鼻口也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則不治此四官之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

制。擅專也制制於心也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為作必有所制制於君也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

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古賢人也○舊作子州友父說太平御覽八十引作子州支父與莊子讓王篇讓書古今人表皆合子州支父對曰。以

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詩云如

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案爾雅云在察也天下重物也。重大物事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它猶惟異也惟

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託付越人二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搜接准

南子云越王翳也○案竹書紀年翳之前唯有不壽見殺次朱句立即翳之父也翳為子所逃乎丹穴云山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殺立無賴。無賴是無賴之前方可云三世殺其君王子搜似非翳也

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冒出。越人薰之以艾。

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舍量王

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患害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為君也。欲得王子搜為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

幣光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

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德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恐德謬致帝得罪故勸令審之

顏闔得基而對

之故不得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

之人其不相知弱泰也淮南記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言各得其志故不相知人也豈不悲哉悲於富貴而驕人也故曰道之真

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以持身之餘其土宜以治天下土瓦礫也宜草蘭也土勢顯替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音同絳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

餘事也聖人治之優有餘裕故曰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黎黑履瘠過家門而不入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趙濟民而已

○案趙與取同如馮子取為我史記陸吏傳取為小治之意相似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徇猶隨也彼且奚以此

之也此此物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彼謂今世俗人云君子優之也何以物為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

所以之之至與其所以為也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

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重謂隨侯珠也要謂隨侯雀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

子華子曰全生為生子華子古禮道人無欲故虧生次之少虧其生和光同塵可以次全生者死次之守死不

可以次死生者迫生為下迫促也促欲得生尸素寵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於身無所虧於義無所損故曰全生所

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半也

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彌益所謂死者無有所

以知復其未生也死君親之難義重於生視死如歸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

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服行也行不義是故辱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不義迫生而迫生語曰水火吾見蹈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迫促急於苟生不仁義不如蹈死耳。電則掄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故雷則掄耳。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貴生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也聖人修節以止欲。○舊校云止一作制故不過行其情也。其德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三謂耳目口也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有天下同也○案此足上文欲之若一耳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聖人得其不節之情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失其不節之情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聖人得其情亂人失其情得存亡之本俗主虧情。故每動爲亡敗。俗主凡若也敗亡也耳不可聽。目不可視。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府種也種首疾也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故九竅皆寥寥然虛曲過其樂害其性也○孫云案玉篇汗除又切心腹疾也引此作身盡府種然則府字誤也後盡微篇亦同此誤虛云案盡微篇處處頭則爲腦爲風處腹則爲腹爲府府當爲府玉篇之說可從此處從頭以順疾首疾分釋而盡之爲首法亦當作頭此云身盡府種則與全篇言之又相違分盡與首字義異耳○案西山經云物山有物名曰貴靈可以已病又司馬遷作此云身盡府種也首從此可證盡與首字義異耳○案西山經云物山有物名曰貴靈可以已病

蓋謂太極司天亦有節。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彭祖之賢臣治生清靜不飲酒茹葷七百歲
賦不式甚異。賦之無欲不能化俗。主使之無欲故曰雖有彭祖猶不能爲。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貴不可得之物實難得之。不可
足之爲求。抱求無足不知紀極不可求。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入死。故曰大失生本。民人怨謫。又樹大雉。
俗主求欲。民人皆怨。意氣易動。蹢然不固。蹢謂乘蹢之蹢。謂其流行遠疾不堅固之貌。故其志氣易
而謫詢如仇讎也。矜勢好智。胸中欺詐。矜大其能。契好尙其所行。自謂爲智。胸中隱之。德義之緩
下音。蹢亦音喬。矜勢好智。胸中欺詐。中欺詐不誠。所行暴虐。後詭民言。思惠也。德義之緩。
邪利之急。急猶先。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尙將奚及。因循危。巧佞之近。端直之遠。
巧佞者親近之。正直者疏遠之。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反見○住。是反復。聞言而驚。不得所由。所行
聞將危敗。亡之言。而乃始驚。行不仁。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大憂。此非
不義之所致也。故曰不得所由。由用也。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聲色美味死者所不得。說人不能
人得道者。生以壽長。壽故必壽。長終其性命。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
體道者生而能行。之故曰壽早定。論早定則知早查。愛知早查則精不竭。愛精神。故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燠。
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雨。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同於
雨。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體性也。情皆好。生故曰一體。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
地也。法象。尊。酌者衆則速盡。尊。尊也。酌。酌也。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萬
酌。陰陽以生。陰陽。陰君大貴者。愛君之德。以生者衆也。○損與起同。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
生愛。是受愛。仲子云。朱本作萬物酌君之德。以生者衆也。○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
酌之也。酌。取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資。猶給。而終不自知。知。猶覺也。功雖成乎外。而

生虧乎內。曲通記曰張修操而內通故曰虧生乎內。○案妄國曲通賦有此語此與必已篇注皆作曲通記當仍之。張謂張發事見莊子淮南修務書作循操今依後注與班咸合。耳不可

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此下舊提行今案中問。文亦無缺豈往有附耶。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

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歎而不知所爲用心之人。世人之事君

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孫叔敖楚令尹讓賈之子也。○近時毛檢詩大可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蔣氏乃期思之鄙人盧云竊案左氏宣十二年

傳隨武子云蔣敖爲卒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在隨云云兩令尹南懷反掩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是蔣敖即令尹孫叔敖軍事皆主之前一年令尹蔣文子城沂比年之開楚令尹不開置兩人知分無難有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之語乃是子文之事諫記耳況在軍中必無輕易置置之理其爲一人無可疑者與共信諸子不知信傳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荆國

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適致之於荆荆國得之幸也。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廋盡傳其

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曰勞盡使付孫叔敖使慶之也。○傳與付舊作傳誤錢校改。孫叔敖日夜不

息不得以便生爲故。休息也不得以便利。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

之霸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夜不息以廣其君君德之所以成也。生性故不休息也。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也。○作書七十二篇。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

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一色入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

也。○然舊誤作紛今據墨子所染篇改正。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舜顯項五世之孫晉暇之子也名重華許

時師之。再染於皋陶伯益。禹顯項六世孫鯀之子也名文命伯益皋陶之子也。○案皋陶子乃伯益非益也。益乃禹之子也。名天乙伊尹湯相許云實是阿衡實左。右顯王仲

者也。於伊尹仲虺。湯與後十二世孫太公之子也。名天乙伊尹湯相許云實是阿衡實左。右顯王仲

也。○當曰外書或母與景丑語。武王

染於太公望周公旦

武王之子名發太公望內叔人也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染伯子云齊魯皆武王所封此與長見篇

生同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敬也舉天下

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以爲喻也夏桀染於干辛岐踵戎桀夏后桀之孫癸之子也干辛岐踵

戎桀之邪臣○干辛舊本作辛知度齊亦同案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夏桀篇與此書贊殷紂染於

崇侯惡來紂帝乙之子名崇國侯魯名虎惡來纘紂飛廉之子紂之諫臣周厲王染於虢公

長父榮夷終厲王周夷王之子名胡號榮二卿士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幽王周厲王之孫宣王之子名

官皇號公祭公二卿士也傳曰號石父驕詭巧佞之人也以此數王其能久乎○墨子作染於傳公夷蔡公敦在

官皇號書多作宮遲染伯子云當從劉越外紀子由古史作宮遲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生權名僅故又作生也

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儆不當者不得其人懲辱也舉天下之不義辱人

必稱此四王者稱其惡以爲戒也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桓公齊僖公之子名小白管鮑其二卿也晉文公染於

咎犯卻偃文公晉獻公之子名重耳咎犯卻偃者其二大夫○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筮

莊王楚穆王之子名鄰乃鄰之俗字墨子作高偃御覽六百二十作郭偃閻廬吳王夷昧之子名光伍文其二大夫○文

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句踐允常之子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

戶它書引吳越春秋有云文種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見蠡案鄭是時命書未屬楚尊節篇注又作楚鄭人皆誤當

作楚之鄭人錢詹事曉錄云太平寰宇記江陵府人物云文種楚南鄭人此必本於高氏注北宋本猶未誤也種

知米育歷數會稽先賢初不及種較道四明國經實慶四明志錄人物亦無及種者當依寰宇記改正此五

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吉射晉范武子之子也

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墨子作長柳朔王莊實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

焉中行氏之臣

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

夫差吳王闔廬子也雄與嚭二人其大夫也嚭

○墨子無黃字

孫雄嚭絕吳越春秋皆作王孫嚭說苑作公孫嚭國語舊本亦作嚭宋庠補音從史記定作雄且爲之說曰漢改

格爲嚭疑格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訛誤也嚭有顯有雄見於魯頌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經我傳作伊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迄至於維漢書宏農

郡上維非後漢時始改也今不若名從本書爲得

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

智瑤宣子甲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

中山尙染於魏義懷長

尙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義長其二臣也○經墨子作偃

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禪

唐田宋康王之二臣○荀子解蔽篇楊倞注亦作田不禪古今人表作田不禪御覽亦同墨子作恤不禪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

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

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因安也以爲行理也

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

論猶擇也

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

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

愈益也益危得其所

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

所從染不得其人也

所染不當理奚由至

至猶得也

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

爲帝王者亦當知所從染也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轲學於公

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

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

惠公魯孝公之子隱公之父

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

止其後在於魯

墨子學焉

其後史角之後也亦染墨翟

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

二士謂孔子墨翟

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

稱謂也

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

溢天下

言二士之徒顯榮

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

無時之絕。子貢子夏會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梁仲子云：禽滑釐，子陽間，爲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皆作釐字。比書尊師篇作禽滑釐，列子揚朱篇作禽滑釐，人表作禽屈釐，列子殷敬，原本亦同。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當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

淮南記曰：人甘非正爲醴也。醴而焉往，故曰不可得。逃。○案：德福訓曰：人之甘非正爲醴也。而醴焉往，彼往云臣之死，君子

之死，父非以求醴也。而醴焉往，言

逃乃往，至也。彼後又往云醴，願也。

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影，晷也行則影隨之。呼則響應之。善推此言之，故功名何可得。逃也。

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

七尺曰仞。下猶底也。

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

弋，繳射之也。詩云：弋鳥與鴈下猶願也。

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

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爲蠻。其反舌，本舊說。舌字孫據李益注。文選：陸佐公石闕銘補。

水泉深則魚龍歸之。樹

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才過百人曰豪。才過百人曰聖。

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務人使歸之末也。而務其所行。可歸本也。故曰務其所以歸也。

彊令之笑不樂。彊令

之哭不悲。

無其中心故不樂不悲。

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

虛稱可以爲制。顯實難以詐成。虛小

實大也。故曰不

實笑也。實故能致酸酸故能致嗜。

徒水則必不可。

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

不能致也。

以茹魚去蠅。蠅愈至。

茹，諫茹船漏之茹字。茹，臭也。愈益也。○案：易既濟六四：繻有衣袽，子

夏易作茹。又通作縠。縠會引黃庭經云：人聞紛紛臭如報。

不可禁。

禁止也。○孫云：李益注。文選：左大仲卿。縠賦引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

以致之之道去之也。

致之者茹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暴。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去之不可也。

急懲利殺，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大寒既至，民燠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去移也。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知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鈞等也。欲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殷紂暴亂，武王以仁義伐之，故曰不可不異。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傳曰：以化平化謂之治，以亂止亂何異也。民無走，則王者廢矣。夫民以王者為命，王者以民為本，本無所走，命無所制而不廢者，未之有也。暴君幸矣，民絕望矣。

無明天子，故暴亂諸侯以為幸也。民無所於救命，故絕望。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務其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事其仁義。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分猶異也。○舊本異作與，說今以上文正之。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若美惡之不可移。善惡為美，桀紂為惡，故曰不可移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

殘義損善曰桀，廢仁多暴曰紂。賢主於行何可虛得？○案獨斷殘人多作殘民多。○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開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之故曰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後稷好稼，不能使禾自生，名固不可以相

分，必由其理。為善俱，舍名為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功名

功名

功名

功名

功名

功名

功名

功名

功名

功名

功名

功名

功名

呂氏春秋卷第三

季春紀第三 盡數 先己 論人 園道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季春夏之三月胃西方宿道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案淮南天文訓胃經之分野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姑洗。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氣發生去故就新竹管音中姑洗也○注發舊本 其數八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鴽也月生故曰始華田鼠鴽也鴽鴽青州謂之鴽

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發泄猶布散也象陽達物亦當散出貨賄不可賦斂以內之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窮。

賜貧窮。振乏絕。

方者曰倉穿地曰窳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振救也○月令窳作廩

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勉諸侯府庫常帛也周賜勉

聘名士禮賢者。

聘問之也有明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興化致理者也○注首聘問之也四字舊本缺孫據李善注文選棗道

是月也命司空口

日。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圭土官也是月下

上瞻恐有侵瀆害傷五稼故使
行過視之廣平曰原郊外曰野

修利隄防。導達溝瀆。聞通道路。無有障塞。障塞塞絕也。田

獵羣弋罝罟羅網餒獸之藥無出九門。羣掩網也。弋射飛也。詩云弋鳥與鷹宜。羣網也。詩云羣羣兔宜。罝羣也。詩云駕羣于飛羣之罝之罟。

得時戒之如言無也○畢弋月令作畢註云鬲或作弋九門舊本作國門云一作九今案注作九爲是注

如言無世李本如作加謝
云如而冉李本不可從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
野虞主材官桑與柘皆可以養蠶故命其官使養民不得斫伐
鳴鳩拂

其羽戴任降于桑鳴鳩斑鳩也是月擲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任戴勝鸞也爾雅曰鳴鳩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彊飛從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戴任月令作

戴愚惟南作鷓鴣生不當訓鷓鴣但舊本月令正義引爾雅亦作鷓鴣此作鷓鴣鳩二字之誤郭生於桑云云不知所出

具俟曲簾筐

按讀曰殿俟特也三韻謂之按開東謂之待曲薄也青徐

此書舊本作具扶曲蒙筐救與撰皆扶之說文也說文云扶之橫者也趙卽橙也方言橙宋魏陳楚江淮之間

正統從隱省方言不省作發注按持也舊本原今從淮南注補則下文方有所承持丁革反舊本作關東謂之得

記之錄也亦節也今依改正案郭璞注方言云錄古管字
 曲文作篇云靈薄也廣雅又從俗作篇段云蒙乃靈字之誤
 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王者一后三夫人姐

禁婦女無觀遊謂省婦使勸蠶事省其他使蠶其趨蠶事蠶事

既登登成分蘭稱絲效功效致世鑑多爲上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郊祭天廟祭祖周禮內子章仲春詔后率內具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石
之數也○盛月令作清司

角齒句羽箭句脂膠丹漆句無或不良句百工咸理句監工日號句無怙於時句工

工官之長句特選也句尋可用作句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句淫巧非常句說若宋人以玉為諸菜三年

等無逆之也句不作無逆也句是月之末句擇吉日句大合樂句樂以和民故擇於是月句下旬吉日句大合六樂

舊本詩上衛說字今刪句是月之末句擇吉日句大合樂句樂以和民故擇於是月句下旬吉日句大合六樂

無敵國子鍾雲門句大卷大威大顯大夏大讚大武大合句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親之句視其是月也句乃合蠻牛騰馬游牝于牧句蠻讀如詩葛藟之蠻句蠻牛父牛也句騰馬父馬也

黑淮南作獵淮南句犧牲駒犢句舉書其數句舉其價駒在犧牲者句國人饒句九門磔禩句以畢春

氣句辨說語語鄉人饒同命國人饒索宮中區隔陰陽之處擊鼓大呼逐逐不祥句如今之正歲逐逐是也句九門三

方九門也句燔非王氣所在故燔大半以禳本氣盡之故曰以畢春氣也句國人饒句月令作命命饒淮南作令

國雖此疑饒饒饒本作難故注讀從論語之饒句行之是令句而甘雨至句三旬句行之是令句行是之令

同字疑後人所增區隔亦作饒句又一作歐陽句行之是令句而甘雨至句三旬句行之是令句行是之令

無此句句淮南句季春行冬令句則寒氣時發句草木皆肅句國有大恐句發草木肅句肅氣之令故寒氣早

南有下同句季春行冬令句則寒氣時發句草木皆肅句國有大恐句發草木肅句肅氣之令故寒氣早

不和故國大懼恐也句○注行句行夏令句則民多疾疫句時雨不降句山陵不收句行夏陽之令火

冬下舊本有令字衍今刪句行夏令句則民多疾疫句時雨不降句山陵不收句行夏陽之令火

傳不降故山陵句行秋令句則天多沈陰句淫雨早降句兵革並起句秋陰氣用事水之母也句而行其

器故句並起句行秋令句則天多沈陰句淫雨早降句兵革並起句秋陰氣用事水之母也句而行其

並起句行秋令句則天多沈陰句淫雨早降句兵革並起句秋陰氣用事水之母也句而行其

一二日句天生陰陽句寒暑燥溼句四時之化句萬物之變句莫不為利句莫不為害句時逆者利

害句聖人察陰陽之宜句辨萬物之利句以便生句故精神安平句形而年壽得長焉句神

時聖人察陰陽之宜句辨萬物之利句以便生句故精神安平句形而年壽得長焉句神

安形性安則壽命長也句長也者句非短而續之也句畢其數也句畢盡也句平其無欲之情不句畢數

季春紀

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
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于招瘳也愚射不能中不知精微精藝而反修其標的故曰何益於中也○舊校云修一作猶招一作的在尋舊讀作瘳
仲子云本生篇注云招導的也外傳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
越語韋注云藥射的也于招蓋連文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古之人治正性保天命者也不然則邪氣乘之
止沸以湯不去其火故曰為其末也

數盡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湯為諸侯時也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

取可取身將先取。言不可取天下身將先為天下所取也凡事之本必先治身齊其大寶。齊變也大寶身也○舊校云治

一作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用藥物之新棄去其陳以療疾則腠理肌底遂通利不閉也○趙

而出故吸而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孫云御覽七此之謂真人。真德之人昔者

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王道成也治其身而天下治。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故善響

者不於響於聲。聲響也善影者不於影於形。形正則影正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

身正則天下治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忒參言正諸身也故反

其道而身善矣。禮道無欲故身善行義則人善矣。行仁義於所宜則人善之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

矣。樂服行君人無為之道則百官承使化職事也○萬民已利矣。君無為則萬民安利三者之成也在於

無為無為之道曰勝天。天無為而化君能無為而治民以為勝於天義曰利身。能行仁義則可以利其身君曰勿身。為君之道務在

利民勿自利勿身督聽督正也正聽不須聽也○蓄利身平靜行仁義故能平靜也勝天順性無為而不

性順性則聰明壽長順法天性則聰明也虞書云天聰明自我平靜則業進樂鄉行仁義則

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其化榮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其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若無道則敵

得其民也論語曰上失其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內失其行不能反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

未摘於上本根也商周之國謀失於智季也令困於彼彼亦故心得而聽

得得也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後德五帝黃

高辛堯舜先治而後德故德莫盛焉德之大者無三王先教而後殺三王夏故事莫功焉成王事之功

先德而後事故功莫大焉五伯先事而後兵五伯昆吾大彭故兵莫彊焉兵之彊者無彊

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代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愈益所事者末

也事夏后伯啓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有扈夏同盟諸侯傳曰啟伐有扈書曰大戰於甘

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勗絕其命今手推翼行天之罰此之謂也○夏后伯啓乃召六卿王曰大事之人予誓世後有扈氏威侮

不應但據啟事為詔考御覽八十二帝啟事中引此作夏后伯啓乃知今本誤也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

宋時本已誤矣虛云案伯古多作六卿請復之請復夏后伯啓曰不可吾地不淺吾

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修子子女不飭不文飾也○飭與飾通親親長長尊賢使能

期年而有扈氏服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傳曰惟無親

亦由無聞者可以爲人。身有聞而論人是爲自知也。欲知人者必先自知。知人與智雖其難之故。然必先自知而後求知人也。

詩曰：執轡如組。組讀組縶之組。夫組縶之匠。成文於手。徐長卿說。孔子曰：審此言也。可

以爲天下。審實也。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

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

者安矣。穴而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沈而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茂孔子

見魯哀公。哀公定公宋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夫入皆

右禮治國亦當以禮故曰爲之堂上而已矣。○說施政理爲家語賢君爲俱作衛驪公問寡人以爲狂言也。狂孔子曰：此非狂言也。丘

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論語曰：君子求諸己。故曰得之身者得諸人。失之身則失之人也。不

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反者大也。

先己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於身也。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

推之彌疏。索求彌益也。○注其求之彌疆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

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釋亦去也。巧而游意乎無窮之次。合事心乎自然之塗。

事治也。自然無爲塗道也。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身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明知精則知神。

知神之謂得一也。一道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萬物得一乃後成也。故知一則應物變化。

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測盡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豪士時之遠

方來實不可塞也。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〇收變當作故與韻叶故亦訓守故知

知一則復歸於樸也。樸本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離

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辭世不羣量行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

不可無威得威方服〇注不可二字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

舉錯以數取與適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

過此之謂也章更人困窮賢者遂與不可匿也。匿伏也〇注伏故知知一則若天

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任也何物之不應。應當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

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〇復食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人故日殺慘而不

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亡主若桀紂者也以罪為在他人故多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己

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人民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

智殊異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禦仇也〇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

亂也〇主舊作王案下有賢主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貴則觀其所

進。進薦也堯薦舜舜薦禹傳曰善進善不害親由至富則觀其所養。養則養賢聽則觀其所行。

仁也故觀之也止則觀其所好。好則好義習則觀其所言。言則言道窮則觀其所不受。窮則窮賤則

觀其所不為。不受非其類也不為詭諛〇不喜之以驗其守。守也樂之以驗其僻。樂則樂怒

之以驗其節。受非分之財不為非義之事哀之以驗其人。人不可哀苦之以驗其

志故曰以驗其志也聖攻難不處不止

入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

論論論

論人者又必以

六戚四隱

大戚六親也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也○往短字舊闕今案文義補

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

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入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

惡無所失矣

言盡知之

譬之若迷雨汗無之而非是

皆是

此先聖王之所以知

人也

論人

五曰天道圖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

上君下臣

何以說天道之圖也精氣

一上一下圖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圖

雜發匪無所稽留不止也○御覽二及十五俱作圖周復無雜此出後人所增益不

可信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

不能相為

主執圖臣處方方圖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圖道也

圖天道也

月躔二

十八宿軫與角屬圖道也

躔舍也軫南方鶉尾角東方蒼龍行度所經也○

精行四時一

上一下各與遇圖道也

精日月之光明也

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而成

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圖道也

藏猶也

雲氣西行云云然

雲也

冬夏不輟

輟止也

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休息也

上不竭下不滿

水從上流而東不竭也

小為大重為輕圖道也

小者泉之源也流不止也集於海是為大也水涇而重升作為雲是為輕也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

刑法也言無常處言無為而化乃有處也

也天道正刑不法故曰圖道也

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入虛

居說曰居處之居居猶壅閉也

入虛甚久則身斃

虛病斃死

故唯而聽唯止

聽則唯止矣

聽而視聽止

視則聽止矣

以言說一道一不欲留留遲為敗

圖道也一也齊至貴

道無匹敵故曰至貴也○孫云李魯在文選江文通撰孫廷尉詩引作一也者至貴者也

莫知其原莫知其端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

道無形其原始終極莫能知之道生萬物以為宗本

聖王法之以令其

性以定其正

○舊校云令一作全正一作生

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

官職受而行之

○官職謂官之長官職謂官之職

日夜不休宣通下究

宣通布也

纖於民心

遂於四方

○注舊本還周復

歸至於主所圖道也

令圖則不可不善

無所壅矣

○注舊本還周復

不肖安危之所定也

○言細忠受諫臣備上達無所壅蔽是為君之道也

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也

賢

危無怨德故曰定也

○正文安下舊本衍之字今刪

人之有形體四

枝其能使之也為其感而必知也

○感者痛急也手足必知其處所故使之也

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

使矣

不能相使則形體法也

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

不可得而使則國亂

有之而不使不

若無有

不若無臣

主也者使非有者也

○傷使策臣武王使紂臣皆非其有也

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

高官也必使之方

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

不相隱

隱私也君臣上下無私邪相壅蔽之

堯舜賢主也

皆以賢者為後不肖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

以賢者為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肖與其子孫也

立官不能使之方

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

方正不私邪之謂也

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

父死子繼曰世

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

以私欲亂之也

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

自傳子孫世世不失是其所欲者之遠也子孫不肖

不肖

歷歷虛見改置不得
最久是所知者之近也

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密也

各守其聲集以成
和故曰其分密

宮徵商羽角

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

受亦應也○舊本脫無字則義
相反今依上文補之注也字舊

作之亦
改正

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愚字本亦有不屬
者今從許本注本

圖道

呂氏春秋卷第四

孟夏紀第四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衆

一日孟夏之月日在畢

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案淮南天文訓畢總之分野與此往不同

昏翼中旦婺女

中

翼南方宿楚之分野婺女北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往婺女北方宿舊作南方說淮南作須女吳氏以火德之天下

其神祝融

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官之神

其蟲

羽其音徵咸陽用事鑄散而羽故曰其蟲羽羽蟲鳳為之長鸞火也位在南方

律中仲呂其數七

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也故曰仲呂五行

數五火第二故曰七○舊本在中作其中旅陽作類陽成功二字隱在下

其性禮其事親

○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

後亦無此句

其味苦其臭焦

火味苦火臭焦

其祀竈祭先肺

吳河同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也肺金也祭禮之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日

肺火自用其勝○住吳

螻蟴鳴丘蚓出

螻蟴蝦蟇也是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丘蚓從土中出○住丘蚓下舊本有蝦蟇二字乃衍文今刪

王苦

生苦棗秀

舊或作瓜瓞瓞也是月乃生爾雅云不榮而實曰秀棗而不實曰英苦棗當言英者也○王苦舊本并住皆說作王舊案月令王瓜生住云今月令云王莢生此書必本作苦古莢莢通用郭

璞注穆天子傳茅莢云莢今苦字音倍集韻音落與莢通此書劉本疑王

天子居明堂左个

明堂南鄉

乘朱輅

駕赤駟

衣赤衣服赤玉

皆赤順火也

食菽與雞其饗高

以飴菽豆也飴大也

是月也以立夏

春分後四十六日立夏立夏多在是月

先立夏三日

太史謁之天

子曰某日立夏

盛德在火

太史說在孟春以歲德在火火王南方也

天子乃齋

說在孟春

立夏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

南郊七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

禮也封侯命以孝士傳曰費以素夏刑以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所

我冬此之禮也無不故說歲禮其所賜命太尉贊傑儒遂賢良舉長大命使發白也千人為俊焉人為傑遂選也有賢良長

故命樂師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秀出於衆者則以告謂之俊賢而舉之此之謂也大之人皆當自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於子之鄉有

說作自達又於子之鄉作於天子之鄉聰慧質仁作聰慧質直仁齊語無天字質字今皆刪正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也當直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象陽長養物也○瘳月無起土功無發

大衆無伐大樹關氣所以順是月也天子始締締細葛也論語曰當命野虞出行田原勞

農勸民無或失時勞勉勸教使民不失其時○命司徒循行縣鄙縣鄙河之縣縣二千五百

民故使命農勉作無伏于都伏藏都國○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為天

循行農乃升麥升麥○月令作農乃登麥升登天子乃以麋嘗麥先薦寢廟麥始熟故言嘗虞水

農乃升麥登也舊本作收今據注定作升天子乃以麋嘗麥先薦寢廟麥始熟故言嘗虞水

之至是月也聚蓄百藥麋草齊亭歷之類○瘳月令作瘳麥秋至斷薄刑決小

臯出輕繫是月陽氣感於上及五月陰氣伏於下故斷薄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

以桑為均均平也桑多稅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

用禮樂酎春醴也是月天子乃與羣臣飲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行此之令也旬

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感陽而行金氣殺之令水水生

民長歲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早

也行春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當繼長增高助長陽而行春故發之

風應氣而至使嘗秀之草不長茂令故有蟲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藥疾之

孟夏紀

一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
 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
 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忠不
 不學。生指出不學。孝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也。不仁不慈。故臣子不得其所欲也。不知義理。生於
雪同上。文作廷義。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學者師達。達其義而有材。秀言聖人之言行重。
 之行。是則聖人矣。故曰。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理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
 吾未知其不為聖人也。大行可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言道重
 日不爭。輕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易蒙辯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所求盡得。
 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趨也。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入者。
 未之嘗有也。名德之士。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信從也。言從則其道見。韓給矣。故
 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易曰。匪我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
 本作來求我。此往所引從或本也。而反召師。亦不宜化師之道也。○梁仲子云。案周易釋文。童蒙來求我。一
 又而反召師。舊本師說也。今改正。自卑者不聽。言往教之師。卑師者不聽。謂召師而言也。師操
 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言愈遠於尊也。學者處
 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
 而惡濡也。濡。濕也。臭。變而欲其香也。水。必困而惡之。皆不可得也。凡說者。免之也。非說之也。○舊效云。一作本。今世之

說者多弗能免而反說之夫弗能免而反說是拯溺而碎之以石也能殺殺
人何極之有○舊校云是救病而飲之以薑也救治也薑毒藥也能使世益亂不肖主
極一作承案據承道

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行尊道貴理勝義立則

位尊矣王者不臣師是位尊也○孫云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不敢驕侮上至於天子朝

之而不慙天子朝師尊凡遇合也合不可必師道與天子遭時遺理釋義以要不可

必要求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爲師如是不見尊之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

尊會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也其有師者可也夫無父而

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會點使會參過期而不至會點

父也詩云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此之謂也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邪畏危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

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

回之於孔子也猶會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

竭道以教尊師猶會父期師不爲之愛

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勸學○一曰

三曰神農師悉諸悉諸諸名也大撓作甲子○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悉諸黃帝師大撓新序雜事五引臣子作悉老大撓作大真人表作大真帝顓

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孫據御覽四百四所引補支字與莊子漢書

人表皇甫謐高士傳皆合貴生篇作子州友父嵇康

高士傳亦同見御覽五百九此即舊校者所據本也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新序湯師小

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新序有隰朋晉文公師咎犯

隨會咎犯咎偃也隨會施武子○案隨會在文公後此與說施尊賢篇晉文侯行地登秦穆公師百

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子桑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尹大夫○舊本尹作申說其名多不同實樂篇作沈尹燕察

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越文字禽楚鄧人○注鄧舊本說作鄧今改正說見當樂篇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

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新序樂作嗜此五帝之

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

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梁仲子云

不如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如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聞也○新序樂作嗜

爽爽病無所聞也○新序樂作嗜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新序樂作嗜故凡學非能益也

之鄭家也○鄭家能益上有焉字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新序樂作嗜子張魯

與魯○注庸景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高何縣子石○墨子書弟子有高齊國之暴者也○新序樂作嗜指於

鄉曲○曲人所居也學於子墨子○墨子書弟子有子索盧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學於禽滑黎○禽滑黎

俱○此在末有一作滑黎四字當出舊校者之辭但滑字各書或作滑或作滑黎字或作滑黎字各書同未見有作禽者墨子粉莊篇有說禽者好勇聞知有勇士必殺之墨子謂非好勇是惡勇則非墨子弟子也

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

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

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禮也。故曰得之。凡學必

務進業。心則無營。營。意也。疾。調。誦。力。謹。司。聞。司。候。司。司。觀。離。愉。問。書。意。以。問。書。意。順。耳。

目。不逆志。不自干逆。力學之志。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是而行之。時辨說。以論道。辨別道。之義理。不苟辨。必

中法。不苟口辨。反是。為非言中法。謂。得之無私。失之無慙。矜自伐。無。必反其本。本謂本。生則謹養。謹

養之道。養心為貴。貴。向也。所。謂。養志是也。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四時之節。此所

以尊師也。治唐圖。疾灌養。務種樹。唐。隱。以。蓋。水。圖。農。圃。也。樹。稼。也。織。葩。屨。案。結。屨。字。之。說。說。文。施。泉。實。也。或。作。屨。蓋。能。屨。即。後。人。所

謂。涼。竅。耳。案。晏。子。問。下。篇。有。治。唐。圖。考。菲。屨。之。說。能。音。與。菲。亦。相。近。益。明。為。能。字。無。疑。

結罫網。捆蒹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事。治。也。

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

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

稱師以論道。論。明。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

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換。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君。以。換。是。自。放。縱。訓。叛。換。易。也。詩。卷。阿。仲。奧。徐。邈。音。神。換。義。云。自。然。聽。之。意。學。者。以。己。聽。見。易。師。之。說。即。叛。其。師。也。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賢。明。君。子。不。與。交。友。人。為。交。友。故。教。也。者。

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

以仁義利之教。然後知。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途。為。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身成

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

可以爲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廟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太學明堂也

尊師

四曰。達師之教也。達通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塞斷也理義之術勝矣。術道也勝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

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徒與役謂弟子也。案此段疑非高氏之文。

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久長也反諸人情。

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子華子古之體道人樂其所以王故得王焉武是也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樂其所以亡故得亡樂紂是也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幾近也然則王者

有嗜乎理義也。嗜魯樂樂行理義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嗜理義則獲福嗜暴慢則獲禍故曰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

怒無處。晏陰陰也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肖自非。謂若樂結罪人懷過自用不可證移。證其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

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故不諂其材行阿諛諂之爲不見及弟子居處修飾。身狀出倫。倫聞識疏達

就學做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幾近也。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怨。弟子欲去則冀終其業且由我。居則不安。居近也。若其惡不安也。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

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悲悼。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恐尤也。造作。

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廢失。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徒謂弟子也。反己以教。則得

教之情也。情理。朱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所施於人者人樂也。故曰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

禮行。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

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苦讀如鹽醋之鹽苦不精至也。功名也。欲得功名。○注鹽醋作

監說此以鹽醋訓苦。但會亭未詳。亦恐有訛。精至即精續其云功名也。誤。功與苦相反。與下文淺深一例。齊語云。工辨其功。苦注云。堅曰功。脆曰苦。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

欲人謂之。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讎詬遇之。讎詬遇之。則亦讎詬報人。讎詬猶報惡也。○讎詬變

即買誼端之美。詬謂遇之。不如其分也。彼誼注云。無志分。此注云。苟惡亦各以意解耳。舊校云。讎一作讎。更難通。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達通也。故

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不中不正也。不專不壹也。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不

好之故不能深。就業不疾速也。辯論則不審。不能明。教人則不精。教效也。教人則於師慍。慍怒也。不能別是非。不能精核。於師慍。慍怒也。不能別

懷於俗。懷安。羈神於世。羈牽也。神也。世時也。○蓋謂其精神縈擾。於世務而不能脫然也。注訓神為御夫詩。矜勢好尤。故湛於巧

智。矜大其權勢好為尤過。之。事。湛沒於巧詐之智。皆於小利。惑於嗜欲。皆惑也。惑也。問事則前後相悖。悖。悖亂。以章則

有異心。心猶義也。○舊校云。章一作軍。以簡則有相反。反易。○舊校云。簡一作文。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離。離事。

至則不能受。受爲成也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言

誣徒一作誣役

五日。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跖雞足也。喻學者取道衆多。然後足也。跖讀如捋。捋多。然後足也。

之。蓋○淮南論山訓數千作數十。雖不足。猶若有跖。

食雞跖衆而後足也。若有博學多藝如食雞跖道乃深也。○正文雞跖在重釋上文。於此句。殊不比。

附竊疑正文不字乃衍文。謂雖足而爲若有跖。未盡食者此則學如不及。唯恐有闕焉。足以形容好學者貪多務得之意耳。

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

長短亦有

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

不知。故孔子人太廟每事問。是不陋。不能不惡。不知。

醜不能惡。不知病矣。病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尙矣。

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

桀作丘紂作胡。紛今人業之尙可取之一隅。

故學士曰。辯議

不可不爲。

不可爲者。不可施也。

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

褐而出。衣錦而入。

被褐在外。衣錦。感內故不可。

戒人生乎我長乎我。而我言。不知其所受之。

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我。我人長乎

楚。則楚人戒言。我人楚言矣。

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喑之。雖日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楚之聞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言。亦不可得矣。

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

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

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

裘。

粹。總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三皇伏羲神農黃帝。五帝黃帝。總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帝帝總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

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故以衆勇無畏乎孟

賁矣孟賁古大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有力人能舉千鈞以衆視無畏乎

離婁矣離婁貴帝時明目人能舉針末於百步之外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堯舜聖帝也言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

王曰孟賁庶乎畏於堯舜也慮術而邊境弗患齊之邊境不以孟賁為患者衆也楚魏之王辭言不說不以言辭為說

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用衆一作舍舉

呂氏春秋卷第五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修樂 適音 古樂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五月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亢中。日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

分野是月日躔此宿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小暑至。螳蜋生。小暑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蜋於是生螳蜋一曰天馬一曰鼯虎兗州謂之拒斧也○注

鼯虎月令正義鄭荅王肅問作食脫俗本作食脫誤淮南注作齒脫當是脫其半耳初

學記引此注正作鼯虎鵲始鳴。反舌無聲。鵲始鳴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

又云竟豫謂之巨斧鵲始鳴。反舌無聲。鵲始鳴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

陽發於上初學記作陽發於上又磔之句作乃磔之磔上而始鳴也案辨反即獨反古辨編通天子居明

堂太廟。明堂南向堂也乘朱輅。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饔

高以牔。養壯狡。壯狡多力之士藝之慎陽施也蓋所謂旱則資丹夏則資皮備之也○壯狡月令作壯

狡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師樂官之長也鞀鞀所以節樂也故修之琴瑟管

簫也○注管六孔似簫舊本執干戚戈羽。干戚成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翹舞調竿笙璠

作一孔似簫說今據廣雅改正執干戚戈羽。干戚成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翹舞調竿笙璠

簫也○注管六孔似簫舊本執干戚戈羽。干戚成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翹舞調竿笙璠

簫也○注管六孔似簫舊本執干戚戈羽。干戚成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翹舞調竿笙璠

簫也○注管六孔似簫舊本執干戚戈羽。干戚成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翹舞調竿笙璠

簫也○注管六孔似簫舊本執干戚戈羽。干戚成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翹舞調竿笙璠

者皆祝之之等早祭也帝五帝也乃命百縣粦粦祭祀百辟卿士有公益於民者以祈穀

實百縣內之百縣大夫也祀前世百君功於民者粦粦之農乃登黍登進黍是月也天

求補助成穀實○祭字衍月令無注首百縣舊作百辟說今改正

子以雞嘗黍雞黍雞也言嘗黍而不言嘗雞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是月正熟故進之先致寢廟孝而且敬

令民無刈藍以染為藍青未成也無燒炭物○月令作毋澆灰無暴布是月炎氣威猛之門闔無閉

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也民須陽氣布散在外人當出提重囚益其食也游牝別其羣

則繫騰駒班馬正告也馬正羣馬之官周禮五尺曰駒○馬正月令作馬政注陰陽作牝是月

也日長至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故曰長陰陽爭死生分是月陰氣

盛陽蓋覆其上故曰爭也品物滋生齊麥亭歷棘刺之屬死君子齋戒處必揜身欲靜無躁

故曰死生分分別也○注覆字舊本脫在起於下今改正

止聲色無或進揜揜也聲五音色五色止節之無有違御也○月令無欲靜二字鄭注云今月令毋躁

寒氣皆以居處言也今人多讀處必掩身為句故月令正義引正文已如此但其所釋薄滋味無致和

亦是居處言並不謂身之不嘗憂慮故疑正義處必掩下之身字亦後人所加也薄滋味無致和

和齊和也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後行也晏安陰微陰○月

令退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蟬蟬鼓翼始鳴半夏生半夏藥草木莖朝榮暮落是月藥華可

作止是月也無用火南方火王南方為揚火氣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

可以處臺榭明顯也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為榭皆所以順陽宣明之○觀此則仲夏行冬

令則電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冰凍故電霰傷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電霰道行

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騰動股之屬

也時起為害故五穀不時國飢也應說近殆兖州人

謂繼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有說曰果無說曰續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熟非其時氣故民

仲夏紀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遠久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

陰陽。兩儀天地也。出也。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章猶形也。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

復離。渾渾沌沌如變易之象。離讀近屯。離散會會。是謂天常。天之常道。天地車輪。輪轉如車輪。如車輪則一又五百六十六皆無如字。

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咸當合。日月星辰。或法或徐。日月不同。以盡

其行。不同度有長短也。以盡其行度也。起牽牛至周于牽牛。故曰以盡其行。御覽五百六十六作宿日不同。四時代與。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

柔或剛。冬寒夏暑。冬至短夏至長。春柔而秋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造始也太一也。陰陽化成長物者也。御覽作萌芽始厥凝塞。物者也。御覽云造一作本。案二字皆有。萌芽始震。凝濛以形。震動也。謂動足以成形也。御覽作萌芽始厥凝塞。形體有處。

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而不生。由和生也。御覽作由和生。二字疑衍。注由和下似

嘗有天下太平。萬物安寧。御覽作民皆化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

慾。節慾止嗜慾不辟。樂乃可務。成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正。公出於道。

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知於雅故不樂也。御覽作不樂。不樂也。御覽

本作不樂。其樂云御覽五百六十九作其樂。不樂案下篇及明理篇俱作其樂。不樂今改正。溺者非不笑也。傳曰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

當死也。歌不樂。御覽作狂者非不武也。狂者之人。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

二字。御覽本作今。御覽作狂者非不武也。御覽作狂者非不武也。御覽作狂者非不武也。御覽作狂者非不武也。

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

以民人呻吟則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哉

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

得不求欲貪也人情欲故弗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滑辟遠也故曰弗得不辟人情有所憎惡辟遠之也欲與惡

所受於天也受之於天人不得與焉不得為天之稱也○注不得為下舊衍一焉字今刪不可變不可易天所為故世

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樂識出發生○案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

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和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

狀言道無形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幾近也有人能是近於知

也道也者至精也精微不可為形不可為名疆為之謂之太一○疆為之下疑脫一名字故一

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從聽從先聖擇兩法一擇棄也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

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為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

害終其壽全其天天身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

下者寒暑適風雨時適和也時不參成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疑當知一二字

大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

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

俗實重也俗殊也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

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為木革之聲則若

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

搖蕩生則可矣。性生。以此為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鬱國愈亂。主

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

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鉅以衆為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

聞。目所未嘗見。假給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案倣詭亦作倣詭。莊子德充符釋文云。倣尺叔反。李云。倣詭奇異也。又見天下篇。此倣詭訓倣為始非也。務以

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故曰務相過。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鍾律之名。○千鍾御覽齊之衰也。五百六十六作十秩。

作為大呂。大呂陰律十二月也。○此注非也。貴直陰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延注云。齊之鍾律也。案史記索隱云。大呂齊鍾名。王厚齋云。此即樂毅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楚之衰

也。作為巫音。男曰曉。女曰巫。○舊本注無男曰曉三字。今從初學記十五所引。續樂仲子云。向書是謂巫風。不特屬之女也。周禮春官神仕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

所謂散文。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則通也。

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傷痛。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

兵。兵災也。○生舊本詁作王從御覽改正。炎日。御覽作炭。往兵災也。或作兵災。兵也。非。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

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

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

則生長矣。長。人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制乎嗜欲。

為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悍亂。

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特指淫佚姦詐之事而言今改正此與樂記文相似故疆者頑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慍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修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欲聞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心不樂聲音雖在前耳不聽之目之情欲色。欲觀五色

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心不欲觀之也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類藉也○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不嗅味也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味也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

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夫樂有適。心亦有適。○舊本夫樂下衍之字又亦字作非

孫並從御覽五百六十九刪正。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

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孫云太鉅御覽作大鉅已下凡太字並作大以蕩聽鉅。則耳一不容。不容則

橫塞。橫塞則振。振動○舊本作橫塞則振動無注今從御覽改正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嫌嫌譬自嫌之嫌○注有誤字似本為嫌字作音而

後人妄改之。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足也詹讀如詹然無為之詹○御覽作詹音詹也疑是蓋詹古詹欲也師古曰詹古詹字體給也當讀時體切若依此注則如字讀從臣切矣恐亦是後人妄改也不詹則窳。窳不滿密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

則耳聾極。聾虛極病也不聞和聲之故也窳極則不鑒。不鑒則竭。鑒察也太清無和耳不能察則竭病也○鑒御覽並作監注未也字舊本說作之

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不搏入不專一也。故惑怒也。〇搏猶

本皆誤作特孫從御覽改正案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不鉅不小不清不濁得四者之中乃為適此四者皆

言其太故曰非適〇舊本太何謂適哀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

小在太清下從御覽乙正輕重之衷也。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本始於黃鐘十一月律清濁之衷也。衷也者

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

也。民聞其樂安之日喜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險危凡

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風俗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

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清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貴其樂和故曰

矣下亦作遺味鄭注遺餘也今此俱作進文不同大饗之禮上系會而俎生魚。大饗饗上帝於明堂也系會明水也俎生

今改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大羹肉湆而未之和貴本古得禮也故曰有進乎味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

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時但也〇舊本於將字下往特也二字誤案將以教民平好惡

行理義也。平正也行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適也多侈也賢

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也也昔古朱襄氏之公治天下也朱襄氏之治天下多風而陽

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土達作爲五歌瑟以來陰氣以定

羣生土達朱襄氏之臣○來書本作采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蹠蹠長闋終○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見文選上

林賦注操舊作抄俗字今從初學記九御覽五百六十六陳齊禮禮會改正

二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

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舊本建帝功作建帝功案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微帝功李善謂以

馬相如傳索隱及通注皆作總禽獸之極今據改正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孫云陶唐乃陰

傳云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謬不觀古今人表妄改呂氏本

文案李善注文選竟沿其誤唯章懷太子後漢書馬融傳引作陰康

傳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藝雲宣民氣鬱闕而滯著閔讀曰遏筋骨瑟縮不達七

骨瑟縮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宣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黃帝臣○說苑修文篇

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陰之陰阮陰山名山北曰陰○阮陰漢書律志作昆侖說苑

世說總行篇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雨節間以爲律管○漢志

引呂亦同作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說苑其長二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寸

風俗通亦同世說注厚上增薄字發中黃鐘之宮○其長三寸九分漢志無說苑及御覽五百六十五分其長九寸錢詹事云三寸九分不必改作九

寸安錄李文真爲黃鐘長八寸一分應鐘長四寸二分此三寸九分即二律相較之數是也案此三寸九分備有

十二律非謂黃鐘止長三寸九分下云以爲黃鐘之長者即長於應鐘之數蓋應鐘十月律素歲

首所中也增長三寸九分而得黃鐘方是十一月律呂紀本用秦法進攻上古知安錄之說不謬

少次制十一簡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簡金成金矣○說苑無吹字舊本曰作日說苑作日又舍

之考晉志及御覽五百六十五並作舍少明宏治中諸人李文利主舍少之說謂黃鐘實止三寸九分其說與古

骨不可用御覽竟改作其長九寸又近人謂當作四寸五分皆非是簡說苑風俗通御覽俱作管李善注文選邱

希篇侍宴詩作篇與簡實一字差又別引作篇誤也

以之阮隄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大。

雌鳴亦大。以比黃鍾之宮。適合。合和諧。○此舊本誤作此李倉注馬季長長笛賦引作比漢志說范皆同黃鍾之宮皆可以

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雄雌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

榮將。○舊校云一作援今案御覽作營援路史作樂援往引隋志及國朝會要皆作樂援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

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名之爲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

處空桑。處居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合風化也。○越云言八方之風各得其正也其音若熙

熙。凄凄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教。八風之音。八風。八命之曰承雲。其之風

以祭上帝。上帝。吳乃令鱣先爲樂倡。倡始也。○乃令初學記作乃命鱣乃偃寢。以其尾

鼓其腹。鼓。鼻。○說舊本說侵其音英英。英英和盛之貌。○舊本英英不重。樂倡樂人也。似不當訓爲始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

○舊校云聲一作唐九招六列六英。○此六字。衍說見下有倕作爲聲鼓。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

推鍾。○有倕御覽倒作。倕有有管誤爲又帝嚳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曰抃或鼓聲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

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

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爲謨。○路史以質與謨非一人質亦作謨乃以應路置缶而鼓之。鼓乃拊石擊石

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拊五弦之瑟。拊分作以爲十五弦

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命舊本作仰。實機路史改正乃拊瞽叟之所爲瑟。益

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質機路史改正

樂名也。帝謂舜。○招列其至。此始見。禹立。勳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

門。降通膠水以導河。○決壅塞。故壅龍。疏三江五湖。往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

皋陶作爲夏箴九戚。以昭其功。○九戚。九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

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舊校云。討一作誅。案。功名

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

九招六列皆。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

樂名善矣。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號也。徑隨翼佐三淫。謂桀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制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

也。○古文恭誓有斷朝涉之語。語究不知何出。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斷朝涉之足。視其持水經注。九棋水下云。老

人晨將渡水。而洗吟。雖齊封。聞其故。左右曰。老者。謂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斷。歷而

視。猶是相傳。有此事也。今此云。斷材士之股。先讀覽注。亦同。淮南傲真訓。亦有此語。散宜生曰。殷可

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爲。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

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繩。繫也。見左氏莊十四

位。以大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歸乃薦俘馘于

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立。殷民反。○反。王命周公踐伐

之。○踐。往。○尙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續其室。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象。獸

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尙矣。非獨爲一世

之所造也。○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尙久也。自黃帝

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古樂

呂氏春秋卷第六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理

一日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昏心中日奎中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奎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

中於南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林鐘鍾聚陰陰氣起萬物聚聚而成

竹管之音應林鐘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

宇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螢秋節將至故鷹

宇是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月令涼風作巡風居宇作居巡風州為之秦集一日蠶火也○月令作腐草為螢此書

舊本作腐草化為螢蛻蛻蛻蛻字淮南無觀注當與淮南同蓋昔人讀此書偶旁記異同之文而因以誤入也說文

引明堂月令曰腐蛻蛻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南堂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

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犧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龍漁師擊魚官也

魚讀若相語之語蛟鼉龜皆魚屬鱗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鼉鼉鼉可為樂傳曰楚人獻鼉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

子宋靈公公子怒塗指於鼉管之而出是也皆不啻人易得故言取也故有饒甲鼉管人難得故言伐也龜神可

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也故曰升也○漁高讀牛倮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官材葦供國

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魯內方千里分為皇縣縣有

下大夫受卿周時縣大卿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四郡郡有卿故秦秋傳曰上大夫受縣

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常所嘗芻故聚之以養犧牲○月令作大合無夫字令民無不

咸出其力咸皆也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

之靈為民祈福新本也○月令是月也命婦官染采諸讀文章必可以法故無以或

婦人含鴈五色故命其官使樂采也白與黑謂之體黑與青謂之髮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修其法章不有差忒故黑黃蒼赤之色皆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天禮記以爲

旗章以別貴賤等綴之度。熊虎爲旗章服也貴有長尊賤有等威故曰度。○等威蓋誤作等卑。今依左氏宣十二年傳文改正。是月也。樹木

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視山木禁民不得斬伐。○無或月令作無有或亦訓有也。不可以

與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土功築臺榭池合諸侯侯

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

農之事耜耨之事〇千時月令作待無干字水鏡盛昌命神農將巡玩譽大事具有天殃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巡行堰畝修治之是月也十

潤澤暑大雨時行。燒離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甘

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二旬

一。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爲。旬。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

多風效。人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竅實散落民病風效上氣也民遷徙家春陽布散也。○解落月令作餘落。行秋令。則邱

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氣不時鷹隼早驚四鄙入保
界之民畏瘧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寒氣月令作風寒

龍能平九土死託其蟲果其音宮。陽發散越而屬保蟲便蟲識證爲聿中黃鐘之宮其數

卷第六 季夏紀第六 五五

五黃鐘陽律也竹管音中黃鐘之宮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王中央故

也其數五五行之數土第五也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向中央室曰太廟又乘大輅駕黃

火也用所屬也一日心土自用其藏也食稷與牛屬土其器圓以揜揜象土含養萬物

舊校云一作揜以問

季夏紀

二日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生太簇太簇正月律太簇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

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生

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仲呂生

林鐘林鐘十一月律林鐘生大呂大呂八月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仲呂生

鍾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仲呂生

鍾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律呂相生

上者上生下者下生○案蕤賓不當爲上當在林鐘之首考周禮大司樂大師兩章注蕤賓皆重上生即朱子鐘

律篇亦並不誤而近人反據誤本謂蕤賓亦下生謬之甚者晉志俗本亦誤作蕤賓下生宋志則不誤可以正之

此注當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如此方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

鍾其風以生十二律○御覽月鐘作日行蓋亦依說苑之文以改呂氏仲冬日短至冬至日短至則生黃鐘

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

長至夏至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季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

無射。孟冬。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泄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又且泄作泄。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大呂十二月也。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役○禮記月令而農民上有專字。太族之月。陽氣始生。

大族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草木繁動。動生。令農發土。無或失時。發土而耕○此月去世種向遠而必至於發土者。蓋所謂勿震勿濫。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行仁德去刑也。無或作事。以

害羣生。事兵戎事也。故曰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講讀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降。故修利溝瀆。申之此令。

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嘉喜之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眾。巡勤農事。仲呂四月也。時雨陽長。農無役大眾妨農。故戒

之日無也。必循行農事。勸率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營務農。長養穀木。無役聚則心。蕤賓之月。陽氣在

上。安壯養佚。蕤賓五月也。壯感佚少也。皆安養之助陽也。○在上舊本作在。土案是月陰始生。本朝不於下則當云陽氣在上。今改正。月令是月養壯。役此養佚。亦當是養佚之誤。本朝不

靜。草木早槁。靜安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槁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也。刑殺也。夏

我則行刑。戮故曰陰氣將始殺也。○感無發大事。以將陽氣。發起將。夷則之月。修法飭刑。

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救。勅正刑法。所以行法也。簡選武士厲其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云柔遠能迓。以定我王也。南呂

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文王之什。○舊本本文王下有一什字。非孟春紀注可證。趣農收聚。仲秋大雨。故收聚。無敢懈怠。以

多爲務。務猶事也。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有罪。當斷故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

亟法。應鍾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應鍾十月。陽伏在下。修別喪紀。○舊校云。審民所

終。審慎終卒。修別喪服。親視殯。重之紀。故曰審民所終也。

卷第六 季夏紀第六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黃山。孔甲禹後十四世皋之父姦之罔桀之宗田獵也○注宗會也謂會祖天大風晦旨。旨

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是舊本作見孫云御覽

三見俱作是今據改之子是必大吉。其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

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橋斧斫斬其足。○祈斬疑斫斬字御覽作斫遂為守

門者。以其無足為守門之官向謂之子有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

東音。之音為東陽禹行功○孫云李奎注文選張平子南都賦左太冲見塗山之女○梁仲子云水經

此並作塗山案宋柳食本元作塗山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孫云李奎注文選張平子南都賦左太冲見塗山之女○梁仲子云水經

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塗山在九江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候舊本作待今從初學記十改女乃

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孫注無令字實始作為南音○南方曰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

周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音以為樂歌也周昭王親將征荊。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荆楚也秦莊王諱楚

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右兵車之右也還反涉漢梁敗。○案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之

本出何書此言梁敗又互異也王及蔡公扞於漢中。扞陰音曰類韻之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

公。振故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日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綰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

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

得振王北濟哉○孫云周公乃候之于西翟實為長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振王之功故

振者振其尸也注非周公乃候之于西翟實為長公。○注功舊本作力非是今

政殷殷整甲徙宅西河○案舊書紀年周宣王名懿元年自墓治酒田思故處也實始作為西

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之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取音以詩

有城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成音重○孫云王逸在楚辭引有城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

此文爲下飲食必以鼓。樂帝令燕往視之。○舊校云鳴若論隘。○孫云安陸昭王碑文在引作隘

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須臾○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呂氏作

載一諸篇皆然無作小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帝天也○案列女傳一引詩有城方將立子生而亦無帝命余鳥降而生而○舊校云又曰有城方將立子生而此之謂

也○案列女傳一引詩有城方將立子生而亦無帝字舊本作有城氏女方將因上文誤衍二字今刪去○舊校云一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

北音。北國之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蕩音成於外而化乎內

內化生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作意下同觀其志而知其

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士

弊則草木不長。弊惡水煩則魚鼈不大。擾澤○據此注則正文本作世獨則禮煩而樂

淫。淫亂鄭衛之聲桑間之音。說見孟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辟詭越

慝濫之音出。出生也○則沿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

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而民鄉方

矣。鄉仰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

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二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

之所以止殃翦妖也。謂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樂熒惑五星之

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能占宿度者故問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

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

移死焉。不祥。祥吉。○往吉。疑本是益字。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

死。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故曰將徙爲君乎。○案衆非元后何。諸后非衆。罔與守邦。此晚出古文尙書大禹謨文也。漢時未有此故。謬皆以爲傳。子韋曰。可移而歲。公曰。

歲害則民饑。穀不熟爲饑也。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姑也。其誰以我爲君

乎。傳曰。衆非元后何。歲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

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二。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

徙三舍。○今昔本多作今夕。今依李本作今昔。昔訓夜。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

言必有二賞。熒惑必三徙舍。○必三徙舍。舊作有三徙舍。訛今據淮南道應訓及新序四改正。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

當七年。三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徙三舍固其理也。死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二十一歲。謬無

也。聞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

舍。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盡。盡也。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非賢主也。夫

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未嘗得焉此之謂大悲。此之爲大是正坐於夕

室也。夕室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徙正其坐也○梁仲子云墨子春秋六日景公新成柏慶之室使師

者南望北斗北戴極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因之西方以尊周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悲人所爲如坐夕室自凡生非

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也。及至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適時其甘雨則不

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雪而霜寒暑則不當。不當暑而暑陰陽失次。○舊校云四時

易節。謂不得其所○舊人民淫燦不固。淫邪銷燦不一也禽獸胎殯不殖。銷燦不咸不草

木庫小不滋。滋亦長○庫與卑同五穀萎敗不成。成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言不

爲樂故曰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君不廷臣不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

交相倒。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冒族危疑相族則相猜疑故失人道之綱紀○案

非心若禽獸長邪苟利。○舊校云不知義理。亂政之化也也如其雲狀有若犬若馬

若白鵲若衆車。雲氣形狀如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衡物之氣

百七十七有其狀若懸旛而赤其名曰雲旛。雲氣之象旛旗者○懸旛舊本作懸金說有其

狀若衆馬以鬪其名曰滑馬。五行傳爲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舊校云黃上白

下其名蚩尤之旛。○舊本作蚩尤之旛又作蚩尤之旛旗皆說今據史記天官書學書天其日有

闕然有倍倍有暈現。○舊校云

有似單登相國守故曰量也○告備有不光有不及景○舊校云有蒙日並出有畫旨也

亦有背錄又作背錄○其月有薄蝕○其月舊本作其日誤今改正有暉現○有偏官也

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其月有薄蝕○其月舊本作其日誤今改正有暉現○有偏官也

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樞有天機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

有賊星有闕星有寶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至有豐上殺下

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

如帶○有鬼投其陣○陣也音楊子愛許一毛之肝○秦陣字音義皆可疑或

生鵝○鵝一名冠鵝於五○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食心為螟音錄飛匈匈

於五行傳為地獄也西東○馬牛乃言○犬跪乃連○連合皆妖也○有螟入於國○國都

示民旋遷國不安寧也○市有舞鵲國有行飛○舊校云馬有牛角○於五行傳

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彌也音也○於五行傳為青黑之雞○雞中多暇○也從玩切舊本作假

其主不知驚惶○孽孽上帝降禍凶災必亟○有豕生狗○於五行傳為豕狗

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益荆越之竹猶不能言○楚越竹所出也○故子華子曰

夫亂世之民長短頓許百疾○疾病也長短者無節度也頓許大許也○既無節度大

疾為變許之疾也○案莊子徐無鬼篇頓滑有實向秀注頓滑錯亂

也此類許與與類義同注類爲大舊本

民多疾癘道多祿緼旨禿僂危萬怪皆生

兒被

作許猶大說又逆作逆亦詭今並改正

萬怪者也○注總樓格緼也舊本格作祐又作拾下又衍一上字皆說案樓格卽總格方言總謂之格義得通也

後直諫篇注作總樓格若唐云總樓爲絡其綱謂之總樂仲子云論語德負疏引博物志云總樓爲之又漢書宣帝紀注李奇曰總絡也

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舊校

云烏一作焉

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亂國之樂總以惑不聞至德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呂氏春秋卷第七

孟秋紀第七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一曰孟秋之月。○舊此下有長日至四句六日七字又往云夏至後日命長至四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句六日二十五字於文不類且後文自有往不應預出立秋時亦不得云晝夜等難以辭義俱凌兩定日在翼。孟秋夏之七月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皆斗中且畢中。斗北方宿吳之分今併刪去又往畢遠之分野畢遠說作越案淮南天文訓則屬魏其日庚辛其帝少暤庚辛金日也少暤帝

金天氏死配金爲西方金德之帝。其神蓐收少暤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殺者衣毛毛蟲之屬而虎爲之長商金也其位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

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祀之肉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風爲攝降下寒蟬鳴鷹乃祭鳥。孟秋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擊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罰氣秋氣○始用月令淮南皆作用始此誤倒也高往淮南云用

是時乃始行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章乘戎路駕白駟。戎路白駟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旗金也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大金蓄也廉利也象

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多在是月謁告也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金主西方也齋自濯鬚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秋於西郊。九里之鄉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不齊故賞軍將與武人於朝與衆共之天子乃命

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備材備萬人曰禁千人曰備○舊本選練又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義在正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行也遠方天下也是月也命有司修法

制禁也繪圖圍具桎梏禁止姦圍圖法室桎梏謂械在足曰桎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

傷察創規折審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理獄官也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

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決之者必得其正平不直者天地始肅不可以肅肅殺素氣始行不可以肅

說而刑之○正平月令作端平此反不為始皇諱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升進也先致饗廟孝經命百官始收斂收斂孟

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屬于畢俾雨降修宮室增廣也圻牆垣補城郭增廣也○月令增

作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我侯殺士封之邑也大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無割土地

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

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介蟲龜蟲冬玄武行春令則其國

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燥之令而穀更

合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鬱熱相干

災淮南作冬多火災

孟秋紀

一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信兵信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後王上古○舊本始

有民俱與

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

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革而工者不能移易兵所自來者久矣黃

炎故用水火矣黃帝炎帝也炎帝爲少昊黃帝燬之也御覽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工

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爭爲帝而五帝固相與爭矣通與廢勝者用事人曰舊本作又

改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

矣御覽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剗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

故立君也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

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爲長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廢

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不可禁不可止御覽往本子罕語見襄廿七年左傳

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敵視怒咎之威則小

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凌奪掠之罪御覽與許偃並獨

拂偃當爲偃許古字假借耳今本史記作拂辭誤用史記韓非傳大慈無所拂偃索隱云不拂偃於君正義云

也朱本於此書又刪去偃字輕改古書最不可訓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伐可

大衆小也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

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

禁天下之食悖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

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燄湯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

熟多作熟說唯朱

本作熱此可從 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

傳曰能者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求禍此之謂也○案左氏成十三年傳劉

子言能者養之以福此注頗與今本同凡注家引書誠不必盡符本文然此頗有後人妄改痕跡錢高氏本作養以之福讀者不解因改為求福而以之字移於上又於文句亦增一之字以成對文未句此之謂也刪去也字則必刻成之後說板增兩字而未句只有一字之空故分也字去之始整齊耳元和陳芳林云改之福為求福則非定命矣斯 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

亦大矣義兵陰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

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少選須賢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微喻微與抄觀未萌之萌也察

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案援推義當與推挽同義當

之使來或推之使去有分別見即兵象矣舊校云一作挂刺所未能識也兵也連反○連反當出易寒交辭連與人也反自守也兵也修有同有異而兵與矣舊校云連一作連綴誤兵也修

闢○修闢修也謂以蒙修相爭勝也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

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

見聽○以辨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知悖者不聽從也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舊校云一作弱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

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

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中主非

蕩兵○一作用兵

三日當今之世獨甚矣○獨也君諱言不可禁衛故時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不暇

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

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而行與民

爲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土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絕而捨之也必舉兵誅之

死者也而生○且將也治主之兵救其民故曰將生

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且苦者也而逸

民見邪○世主亂主也秀士治土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絕而捨之也必舉兵誅之

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

子矣○世主亂主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

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

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

之長民其利害在○舊校云一本下有此字朱本從之今案

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

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爲悖

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趙云言說雖

君可聽而斷不可用也下文申言其故

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爲安而安之以覆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

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說若是者爲天下之患

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論則也○別

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

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是息

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以惡爲

無道不義者。爲其罰也。惡猶畏也。所以斬有道行有義者。爲其賞也。斬讀曰新。今無

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雖存幸耳。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此所云賞罰豈眞賞之罰之也哉。使無道者安全。即不重賞之。使有道者不得伸天討。即不重罰之矣。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

治整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詩若是者。賞所當罰者。罰所當賞者。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爲大也。○案此篇之論其謂天下攻伐人者之皆義

兵乎。苟非義兵。則能收守者。正春秋之所深惡而樂弇也。而此非

之是與聖賢之意相違矣。下篇雖稱持平然亦信主攻伐意多。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

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深重也。無有重之者。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言也。〇往

次說。次說其大之者。以兵。以說則承從多。〇舊校云。羣一作從。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

臥則夢之。自今單肩乾肺。費神傷魂。單盡乾時。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〇自今經本是自今。上稱三

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悅也。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說。早朝晏

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敵之主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單單皆盡不

則必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人。〇鬪爭二。是

殺無罪之民。以與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下妖

害者得而止天下之利。晉厲公曰利不謂也。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厲公伐靈氏史蘇曰也。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今不別其義

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

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故不可非也。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守。故不可非。救守不可

可取。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救守不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以有道

道故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謂諸侯起救封疆以無道攻有道。兵不義。攻伐不可。若以義

攻伐。傷武。救守不可。築紂堅守而往。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

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差吳王闔閭之子。智伯瑤宣子之子。襄子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

此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公共之子。平國也。宋康王在春秋後當戰國時。僭稱王。○案厲公實名州蒲。史記作壽曼。聲同耳。梁伯子云。左傳成十年正義引應劭。諱諱云。周穆王名滿而有晉。

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

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

奪之至於此也。夫差智伯爲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爲趙王句踐所滅。智伯爲襄子所殺。於晉陽之下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匠麗氏

家也。厲公無道。樂書中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所生也。靈公逼於夏

行便殺之。於匠麗氏也。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所生也。靈公逼於夏

出。自其康射而殺之。故曰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

也。溫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辟兵之子也。立十一年。自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三百

里。西敗魏。軍於溫。與齊楚魏爲敵國。以車盡。威血。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咸曰。宋復爲紂。不可不討。即位四十七年。齊孫王與楚魏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溫。○宋康荀子王璠爲作宋徽侯。依云。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證。故不同。案此往依宋世家爲說。四十七年。表偃立止。四十三年。梁伯子云。宋實無取齊。

焚地及敗總軍之事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
諒所著史記刊誤中 萬人一數之言多不可勝數○大
爲無道舊本爲諒作而今改正 壯佼老幼胎隲之死○讀與 大實平原廣堙深谿

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恤險阻犯流矢蹈百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

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言 爲京丘若山陵
戰國殺人合土築之 以爲京觀故謂之京

丘若山林高大也 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 察此

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也○恣行幸矣 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

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用不得該誠是乃幸也 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正文似說當云

守而爲不肖者之幸也如此方與上下文順 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疑怪其何 故大

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疾猶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理必

當義然後後議言 故說議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爲士

也說爲士 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 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

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境 則民知所庇矣庇依 黔首知不

死矣知 兵救民之命不殺害 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

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慮奉而隨歸之事 以彰好惡好其類民惡其惡若也傳曰其

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故以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

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子之

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據當與倍通。朱本即作倍。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

醜先王。排譽舊典。上不順天。讀下不惠民。惠愛微斂無期。求索無厭。期度厭足。○注

說今改正。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爲君。今兵

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舊校云天一作民。民有

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猶護助也。故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赦。貸也。○

說改正。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間也。周禮二十五家爲比

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爲州。五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爲井。四井

上鄉邑皆不從周禮。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爲縣。四縣爲都。然則國都萬家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及罪

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恤。恤也。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皆益其祿

加之。授以上位。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治理。○救亦當作赦。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可

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

之。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今有

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

○案一字衍

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

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誅國之民歸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也。孟子曰百姓歸食。盡賡以迎王師。奚爲後乎。此之謂也。兵

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接交若被其化也。○若化本多作其化。今從宋邦又本。

懷寵

呂氏春秋卷第八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一日仲秋之月日在角

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緯 皆牽牛中。日當觜中。牽牛北方宿緯

方宿緯之分時是月當旦時皆中於

南方○案淮南天文訓謂觜宿緯 其日庚辛。其帝少暤。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說

孟律中南呂

南呂陰律是月陽氣內藏陰旅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涼風生。說在孟秋○月令作盲風

疾風也孫 候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是月候時

燥中來南翅周維之彭蠡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鴈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雲氣將至羣鳥養羞

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往北漢各本作北漢說今從注本與淮南注合鄭注月令云羣鳥養羞也此注

又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太 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麻與犬。其舉廉以深。說在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

賦行飲食糜粥之禮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紛綯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

之杖○應與應同本亦作糜周禮羅氏掌獻鳩也養國老禮記郊特牲有大羅氏此參用彼文術杖字缺國字周

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鄭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

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衣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

帝亦如之事先王則委冕享先公委駟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鷩冕祭社稷五祀則緡冕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

章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施皮冠服者素積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舊注多脫誤今致禮注補正

命有司司嚴百刑。斬殺必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 無或枉撓。枉撓不當。反

受其殃。後嗣為枉撓強 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鄒豢。宰於周禮為充

權社繫于牢錫之三月也。稅太祝以辟除事神。祈福祥也。巡行權。瞻肥瘠。察物色也。物毛必比類。量

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饗。饗佐疾以通秋氣。饗逐

不祥也。雖曰鄉人饗朝服立於階。階止也。佐疾謂瘵也。饗以止之也。也以通達秋氣使不蘊閉。○月令無饗佐疾三字。以大嘗麻。先祭寢廟。大金音也。麻

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日都無日邑。穿竇窮。修困倉。穿水通竇不欲地泥壅也。穿窮所以盛穀也。修治困倉仲秋大

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罪罰也。○無或當從淮南作若或不如從月令。宣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御冬也。

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秋分分等也。晝偏五十刻夜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

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秋分分等也。晝偏五十刻夜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聲此乃始二字當衍其一。始二字當衍其一。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陰

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權秤衡也。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斗甬皆量器也。○斗甬舊本作升角。說今從月令改正。是月也。易關市。來

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貨貴曰商旅者行商也。貨賄賄賂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故曰以便民事。四方來襍。

遠鄉皆至。襍會也。關市不征故遠鄉皆至。○據月令作集。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無乏用所求得也。事非一故言百

事遂成也。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數天道○舉事月令作舉大事天職作大數。必順其時。其時乃因其類。因順其事類不

令作。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故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

木生榮。國乃有大恐。天陽亢燥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向生育故草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懼恐也。行夏令。則其

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恒燥之氣○其國旱必本是其國乃早上節必本是國有大恐後人以

月令參校。後記一乃字。恐有大恐之上。時國旱人後來校者本欲去上乃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

月令參校。後記一乃字。恐有大恐之上。時國旱人後來校者本欲去上乃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

雷先行。草木早死。冬雷則枯或風或雷發收積之雷先動行未嘗行或曰先也

仲秋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上治亂安危過勝

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過猶取也勝有所勝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

死。欲貪也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一於紀凡軍

欲其衆也。衆多也以多舉寡雖拙者猶以克勝故欲其衆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

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若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

重也。○往至重似不當有至字。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發也

未是捷或營焉欲不可搖蕩。蕩動也物莫之能動。動移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者勝敵不足以爲武故言胡足勝矣

小之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貴不覆刑不誦也故能使其敵弱而屈服也先

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堂彼遠謂原野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

也。兵者戰鬪有負敗勇者殘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

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可馬法曰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威畏也懾懼也以威畏敵使人使之畏懼已也

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隆威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孫云才民御

百三十九而威已諭矣。諭諭敵已服矣豈必用袍鼓干戈哉。鼓以進士干槌也戈戟也故善論

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皆皆冥冥。莫知其情。冥冥皆字不嘗覺此之

謂至威之誠也。

誠實也。

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

急疾捷先之分也。

○孫云而字御覽作緩徐遲後四字

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

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免起死殤之地矣。

起走舉飛也。免走免也。免急疾也。殤音閱。謂絕氣之困。○注謂也。殤音閱。謂絕氣之困。○注謂也。

雖有江河之險。則後之。

後也。

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

陷也。

并氣專精。

○字非術。御覽二百七十一作搏精。搏與專同。前卷五適音。搏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注云不搏不專一也。則知呂氏書多用搏字。御覽所見向仍是古本。後人不知乃徑改為專字。余嘗考易左傳管子史記而知搏之即專文繁不絕。

心無有慮。

無有由。

目無有視。

耳無有聞。

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

而齊國皆懼。

冉叔魯工田侯齊君也。

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

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

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

畏其義。

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

必乎。則何敵之有矣。

言無有敵敵者。

刃未接而欲已得矣。

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

言無有敵敵者。

敵人之悼懼。憚恐。單

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

咸皆明飛。蕩若狂在人形性相離也。

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

有險阻要塞。鉅兵利械。

鉅兵利械。

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

今以木擊木。則折。

折也。

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塗投塗。則陷。此疾

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

○句疑。

則得之矣。專諸

是也。

專諸吳之勇人焉。闔閭刺吳王僚也。

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

專諸一舉而成。闔閭為王故曰吳王。一成。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

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蹕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

議哉。

論威是論字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厚祿大將也。教卒習戰也。老弱罷民。

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學勇。有力之材。離散係系。○疑係為桑字之誤。可以勝人之行陳整齊。

行陳五列也。整齊周旋進退也。○注五列即伍列。鈎擾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鈎擾白挺杖也。長銚長矛也。鈎讀曰華。若之若。此不

通乎兵者之論也。通達也。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

別。為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器械銚利。發之則不時。縱之

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法卒。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

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年齊人皆勇捷有力也。○梁仲子云。陳年即吳越春秋之陳音善射者。楚人也。古年音聲相近。簡選精良。器械銚利。令能

將將之。能將。上將。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湯殷主。梁之子。○孫云。御覽

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齊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孫云。御覽

必死下。有士字。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穢。穢。梁多力能推移大穢。因以為穢而禽克之。○移上舊本

南主術訓。梁之力能推移大穢。此注所本也。據墨子。明鬼下。篇禽推移大穢。則皆人名。此推移即推哆也。所染蕭

云。夏桀桀於干辛推哆。此下又云推哆。大穢主則咒虎指畫殺人。此大穢即大穢也。誘不參攷。而以大穢為桀號

待桀有禮見於他書者多矣。從未有言禽桀者。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夏。殷湯也。夏。天下。桀既

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為殘賊。湯為仁。惠故曰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

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古之帝也。○故王。之王子。說反注讀如字。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

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要。威也。甲子之日。纣紂於牧野。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

閭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謂殺結也。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

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武王爲天所子。〇韜極明白而往故迂曲。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

人以爲兵首。首始也。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也。南至石梁。石梁在彭城也。西至鄆郭。

鄆郭在長安西南。〇梁仲子云齊桓因狄伐邢殺之狄未嘗亡邢也邢爲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

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兩枝也五枝之人兵車五乘七十五人也。〇鈐銚卒

千人先以接敵。在車曰士。步曰卒。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敵。反屢覆鄭城埤而取之使衛耕者皆東敵

以遂晉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衡雍踐土今之河陽。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

三千人。以爲前陳。趾足也。陳列也。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郢楚都。東征至于庫廬。國名也。

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中國諸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

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精猶銳利。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教習也。此四者

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專獨也。此勝之一策也。策謀也。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孤獨無助。敵孤獨則上下虛。〇舊校云

一作民解落。散也。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誅。亂內作。誅誹也。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

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繼舍之數。數術也。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

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繼舍之數。數術也。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

電颶風暴雨。能若崩山破嶺。別辨貴賤。若鷲鳥之擊也。謂如鷲擊也。搏攫則

瘡也。瘡死也。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

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當知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

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

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商周也。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

相過也。過絕也。以公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

於勝。多而不能以克。故曰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

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爲害猶死。死故害大。善用兵

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廝與白徒。白徒。徒也。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廝役與衆

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窮。勝不

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能勝不能所以勝。故曰不可勝。夫兵貴不可勝。孫云。御覽二百二十

不可勝此勝四字。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心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

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

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顯矣。顯布也。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

○上必搏與此搏字。舊本皆作搏。蓋因下文搏字而誤。案搏之義。爲專壹正與分辯相反。故今定作搏字。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

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狐之搏雞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雉見而信之不驚憚遠飛故得禽或亦或是戰字誤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人之

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

國士得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羣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服上義是也兩馬在邊爲繆公自往求之。○舊本脫此句孫據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所引補

而及之說苑復恩篇亦有自往求之句皆於語義爲合此文脫無疑見羣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外傳作羣山繆公歎曰

覽四百七十九又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偏飲而去。處

一年。爲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

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

六札矣。甲鎧也附之六札○孫云御覽作其甲之板考已六札矣在左者配讀也文有所失也說文繫傳手

部振字亦引之此文疑已爲後人竄改分注左路去盧云案振者配讀也語不可曉疑或是振音類

引說文殆後人所益又脫去說字耳羣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二百有餘人。畢

力爲繆公疾鬪於車下。畢盡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

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爲君子作君正法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

此處詩也爲賤人作君範範之人士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胡何也○舊本行德下行

德愛人。則民親其上。○右德二字舊脫從御覽補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金馬肉人皆

愛其死以獲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給病也○注以

惠公是也亦正相類。漢書人表載胥渠無處字。○趙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

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晉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止愈不得則死。謁者

入通。章安于御於側。慍曰。謫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卽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慍怒卽

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

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御覽四十九無處字樂仲子云處趙與

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殺衣甲人主其

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不得且以走爲利。

敵皆以走爲利。○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則刃無與接。○接交故敵得生於我。則我

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殺敵也敵殺敵故已得

去則本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此兵之精者

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

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愛士○一作

呂氏春秋卷第九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一日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昏虛中。日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每旦

時皆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

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說在候鴈來賓。爵

入大水爲蛤。是月候時之屬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未成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維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

也傳曰魯入于海爲蛤此之謂也菊有黃華。豺則祭獸。獺食。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令鄭注以獺鴈來賓爲句與此異

天子居總章。左右个。右个北頭室也垂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

犬。其器廉以深。說在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季秋畢內以會

天地之藏。會合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爲天官冢大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

也舉書五種之要具文簿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天子籍田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之收於倉受穀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

海經論衡齊民要術皆有此字或從水誤今從篇海從禾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寒露露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

則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有司

禮爲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窒熏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吹笙習禮

禮憲向墟戶室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始於天。禮記云秋嘗饗帝是時此之謂也○月令作命樂正入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始於天

子。大塚上帝嘗饗牲一日先殺毛以告全故告于天子也。○此注似有說。歷案周禮大宰登給祭天禮云及鉤亨發王牲事鄭注給牲將殺殺謂鄉祭之晨則非先一日殺也。許慎南山篇云殺其寶刀以獻其毛取其血簪鑒云毛以告神血以告殺此注告。合諸侯制百縣。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數各如其命數百縣全即告鄉也。舊本誤作告今改正。○

案周禮遂人攬作鄧舊本五鄧訛作四鄧今改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則僅數百縣言為可若遠方諸侯則有不能逮者矣。注據此即為秦制吾未之信。以給郊廟之事。少之數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盧云案若以十月為來歲而於九月始受朔。以給郊廟之事。日則僅數百縣言為可若遠方諸侯則有不能逮者矣。注據此即為秦制吾未之信。以給郊廟之事。

無有所私。鄭孔天廟祀租取共事而巳。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獲馬。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獲擇也。為將田故習辟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獲馬月令作班馬政。命僕舊本獲下有一作蒐三字乃校者之辭此無政字避始皇諱而月令不諱則月令之非秦制益明矣。命僕及七廟咸薦載滌旆。僕於周禮為田僕掌御田執七廟於周禮為趨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廟之官也。田僕掌佐馬之政令獲者植旆故載旆也。○旆與旌同令獲者植旆舊本作令獵者揚旆今改正。與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也。○

本作令獵者揚旆今改正。與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也。○月令無與字。又受作授。司徒摺扑北嚮以誓之。摺摺也。扑所以教也。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是月天子向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為也。周禮司服章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案月令夏田冠弁服秋冬章弁服章弁服即所謂戎服也。鄭云。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經始以款章為弁又以為衣裳然則垂衣乃章衣之誤也。○

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經始在故博求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本節解弁入山林故伐木。○伐木舊作伐林訛。○在穴。皆墜其戶。咸皆俯伏藏於穴墜塞其戶也。墜讀如斤。乃趣獄刑。無畱有罪。陰氣殺復故之故曰無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祿秩也不宜者謂若屈到畱有罪也。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祿秩也不宜者謂若屈到末舊作所宜養故收斂者也。脫不字者當作之今補正。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

廟。稻姑升菽嘗之先季秋行夏令。則

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餓。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滋用。

二氣相并故大水也火氣熱故冬蕞殃敗也火金相干故
民斃望鼻不暹也斃讀曰仇怨之仇○斃望月令作斃望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

地分裂冬令綿陰蠡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疆境之人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創爲鄰國所分裂

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

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墜也。本千金故師旅並興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師旅必興月令作師興不居。

季秋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

治天下之功聖人之名也○
 註名字舊本作功謚今改正

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

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是也故上世多有之

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

也。蚩尤夷蚘紂下至周厲幽王晉厲宋康衛懿楚靈之屬皆有餓
故曰未之會有也。○注夷蚘蓋夷羿也。未知高氏有所本抑字誤。

亡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曰

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與義也

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

民之要也。

要約置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

正也

天大旱。五年不收。

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言五年亦非
誤李善注文選應休鑒與廣川長書亦作五年

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曰余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

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不敏使上帝鬼

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殷

於是翦其髮。擲其手。

注鄧砥也竊意鄧若作歷音則似當從歷得聲蓋又往劉孝標辨命論引此竟作歷字恐是歷字之誤從邑本無

乎而音又同故余以隱寺爲是孫侍御主簿金龜注作應與若新
 龜單曰鼎銘故鼎以予願室隱室獵索爾控寄之朋貲破室王遊佐
 以爲身爲犧性蜀志注引作自以爲

用祈禱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

變通至

雅正通順也。綽號案桓文王而侮慢之。文王正順諸侯之禮。不失其時。上

貢貢
也

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

以爲娛樂故名爲炮烙之刑○秦炮烙嘗作炮烙江鄰叢雜志引陳

和叔云漢書作炮烙乃今本亦盡改作炮烙矣此注云作銅烙乃顯是銅格之誤格是度格亦作度闌小司馬索隱於史記殷本紀引鄒誕生云一音闌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此二音皆是格非烙烙乃燒灼安得言

銅烙且使罪人行其上乎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
鑄內銘康列女傳云齊國注則與康成所言契亦不大相遠耳

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

炮烙之刑。必欲專民心也。專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

王苦會稽之恥。恥辱。次探得民心。以故必死於吳。必死戰以報吳。欲身不娶枕席。

三菩會稽之耶也。俗誤得且心以至死放三以佛會稽耶也。○舊本甘專二字割今據李會注目不見重曼。靡曼耳不慮童鼓。不欲聞

口不甘厚味。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乙正。目不視厚。色。丑。不顧金。音樂。

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歡心有甘願不

足分弗敢食不獨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同味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

禁珍珍異衣禁翼重蘘二青色禁黃也一。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瀆病。

續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疢者大病也○案公羊莊二十年經齊大災傳曰大災者何大疢也大疢者何別也○亦作疢鄭注曲禮引之此似所見本異高注賁公籛亦引公羊大疢者何大疢也又不同或皆字後人所妄改

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瞻猶足也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曰願一

與吳數天下之表。徵求要畧○命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

五瓜與王接頭交善而賁債僵比瓜之大頭也。苦比而不可得也。內量吾

死孤與吳王持鬯交臂而餞也。此孤之力。願也。老此而不。得也。比量。

國不足以傷吳敗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之害吳其孤將棄國家竊羣目朋

劍臂刃。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而臣事之。服帶臂手以與吳王爭一日之死。旦朝

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爲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出必死

以伐吳也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

戮吳相。夫差吳王國盧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諸民心二年齊莊子

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齊莊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

後爲齊侯因曰和子也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力戰也故曰而今已死矣和子

曰。以告鴞子。齊相鴞子曰。已死矣。以爲生。以爲生爲民所說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

後可舉。審定也定民心所察而舉大事以攻伐也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

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枹之與鼓。枹特鼓鼓待枹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

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御覽八靜郭君善

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爲薛君號曰靜郭君○案國策作靖郭君齊總辨古今人表作昆辨昆或是兒之訛然據元和姓纂有昆姓夏諸侯昆吾之後齊有昆奔見戰國策今嘗各依本文可

劑貌辨之爲人也多譽。○國策作施高竊注施闕病也鮑彪注施病也謂過失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証

靜郭君。証○証舊作證注同案說文証訓該證訓告不同此嘗作証今改正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証

靜郭君。竊私証靜郭君侯也上謂之証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刻也類也揆吾家苟可以餘劑

貌辨者。吾無辭爲也。謂是也。若謂吾貌可辨。則又無辭爲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善。以貌貌辨也。且寡也。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俱。謂無幾何。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甚也。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謂止也。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劑貌辨見。見。謂見也。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荅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願嫁視。若是者倍反。願嫁。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願嫁。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字書無願字。注法所請下。亦偷視。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靜郭君令廢太子更立校師爲太子也。○校師。國策作如師。靜郭君法而曰。○舊校云。法一作。拉案國策作泣。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驛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聽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肖聽辨。此爲二也。二。不見驛。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變也。一猶乃也。少小故不知此也。客肖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貌辨荅曰。敬諾。謂願。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

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爲相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許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

知人知術貌辨也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阻止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辟難之故也○國策作外生樂是趨難者也孫云觀注似此亦本與國策同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於不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走水非

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

之也。以用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

子。以中於關尹喜聞尹喜師老子也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荅曰。弗知也。關尹

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中者未可語退而習之。三年。又請。習學也又復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

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

守求諸己不求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

以。求諸己則存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

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反還也以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

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爲是魯君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柳下

季荅曰。君之賂以欲與今鼎也。

○魯言欲以其所欲之魯鼎與齊

以免國也。臣亦有國

於此。

○亦有國於此言已。有此信以爲國也。

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

眞岑鼎往也。

○韓非謂林下岑鼎作爲鼎又屬之樂正子春若是兩事。則各是一鼎名各不同否則傳者互異岑與議聲近轉耳。

且柳下季可謂此能

說矣。

○新序作可。謂守信矣。

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

王亡居於衛。

○亡出。奔。

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

者果何故哉。我當已。

○不自知爲何故而亡。果亦竟也。竟爲何等故亡哉。○案史記季武本紀索隱云。風俗通齊魯王臣有公玉丹持音節錄反又引三韓錄云。杜陵有王氏音節今

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盧云案丹與持字形相近。實一人耳。

公玉丹荅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

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肯而惡王之

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魯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

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

○魯王不自知其所爲亡之故。愚諫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

此公玉丹之所以過

也。

○過謂不忠也。魯王愚也。或阿順而說之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

授句踐五世之孫。其弟欲殺王之四子而以己代焉之後也。

○案句踐五世孫則王翳也。爲太

子諱各所殺見紀年與略略相合。前真生傳有王子搜疑一人。往其弟二字舊缺。案文義增。

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

○非魯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

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

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過既愚也。其或國亦甚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亡。○正文亦不知下季本有其字。注首疑有脫誤。

審己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淮南記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

一名女羅。詩曰。葛與女羅。越于松上。○案注所引與今詩異。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

靡。或輟之也。○案淮南記。論相親以刃者。太祖韓其財音讀。貴注讀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心在號

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違坐也。其精誠能通。周於民使之然也。夫

賊害於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趨負而去之。不違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

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慈感。不樂

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者也。德

也者。萬民之宰也。聖主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

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感。其中皆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虛蚌蛤肉隨月虧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羣陰

化乎淵。形見也。羣陰蚌蛤也。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光也。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為真光也。○光乃聖之或體舊諺作先。校者欲改焉。虎非也。日本山井鼎毛詩

考文云。照鏡。吉本作鏡。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學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

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鄺班

鄺班。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鍾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使人召而

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

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

舍氏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
○謝
載此微不同云。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微。鍾子期歎陰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
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孫云。薪岸義較長。
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
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
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御覽五百七十曰。何故而乞。與之語。
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李善注文選。曾子建
如緣皆作一。體而分形。一。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
求自誠表謝希逸宜貴
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
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精通

呂氏春秋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一日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皆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

時是月昏且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

也少皞氏之子曰摯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曼胡也羽水也

高陽氏舊本作湯氏說今改正又循左傳作倍律中應鐘。其數六。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

曼胡謂皮長而下垂亦似閉固之象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穢朽者皆屬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內故祀之行或作

味鹹其臭朽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為蜃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堂也乘玄輅。駕

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順水色食黍與稷。稷水其器宏以弇。

宏大多深象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三日。太史謁之天子。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故多是在是月也謁告也。曰。某

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感德在水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六里之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是月也。命太

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三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三三易之

用今作命太史龜策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捨擯赦。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

法度必察知之則行其罪

舊無令禮匿者○月令作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推蔽占是月也天子始裘始裘先也裘溫服命有優尊者故先服之

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冰霜凍烈成冬命百官謹

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增益也令高固也圉城郭圉月令作坏戒門閭修捷閉慎

關籥固封蠶蠶說曰移徙之使門閭星門開宮固蠶印封也○月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

塞蹊徑要塞所以固國也關梁所以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

尊尊者厚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審慎也○往正二十五月之服之服數遣送衣裳棺

數舉重者則其餘皆正可知也之服數舊作服之數今案文義乙正營丘壘之小大高卑薄厚之

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丘墳壘塚也度其制度貴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

程法也○月令工師上有命字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也必功致為上勸勸工名以考其誠

物器也勸銘工姓名著於器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

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齒列也

神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禮于

六宗此之謂也○注班齒列即周禮之正齒位也舊本倒作列齒誤又禮解亦缺齒字又求明年於天宗之

作之神於天宗今皆改正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大以休息之大割殺牲也祠

土也生為上公死為貴神也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本正句芒其祀戶火正祝融其

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金正壽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官稷為木官俱在五

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閒故勞犒休息之不役使也○舊本大割下有天子乃命將

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

賦稅無或敢侵削眾庶兆民創刻也天子曰以為天子取怨于下稅斂重則民怨其

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代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

得葬之情也○舊校云避一作備下同 舍棺槨所以避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修其葬則

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為葬者避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 侈靡者

以為榮榮譽也 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故而徒以生者之排譽為務此

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忘重尊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

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

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 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塗肝以求之禮古野人之

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醜其為利甚

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亂聖人在上治平之世猶有貪利

而冒禁者況於四海鼎沸而國彌大彌益也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王夫

玩好貨寶鍾鼎壺盞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盞取其冷也○梁仲子云壺盞劉本作壺盞注同案集

鑄虛云案壺子節葬篇云又必多為屋墓將鼓几榼壺盞戈劍羽毛齒革燄而埋鑄鑄胡暫切周禮春始治鑄或從水亦作鑄鑄故左傳襄九年正義引周禮作

之凡兩見蓋亦器名注似脫辭誤篇作壺盞云功名著乎壺盞銘錄著乎壺盞鑄鑄 舉馬衣被戈劍不

可勝其數字衍 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從從也 題湊之室室櫛藏也題湊

靈光傳便房黃腸題湊注引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塗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棺槨數重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炭

也○案積炭非但禦經亦使樹木之根不穿入也 姦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誦也○傳續志注作轉 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

不可止不能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

葬器如故。言賈賂不逾變。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輅。大輅車也。羽旄旌旗如

雲。僕妻以督之。珠玉以備之。謂織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僕

像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案禮記檀弓下云制綵金設襲妻為使人勿惡也。往云蓋襲棺之飾也。此作僕或書同。可借用此飭字義皆是飾。引綈者左右萬人以行

之。綈引棺索也。禮以軍制立之然後可。法以此觀世。觀世猶示人也。則笑矣。侈矣。以此為

死則不可也。於死人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

不辭為也。

節喪

三曰。世之為丘壘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本義生曰林也。○續志注山下有陵字林下有藪字。其設闕

庭為宮室造實阼也。若都邑。實阼阼階也。若為都邑之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

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頽川人相視曰瞬也。一曰瞬者謂人臥始覺也。○瞬與瞬同。李魯注文選陸士衡文賦引作萬世猶一瞬。

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久之續志注久者。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

慮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

置之壘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招。招發也。招之

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招墓富而得寶發故。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也。惑特

厚葬也有似於此。○續志注作而為之。謂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

國者。是無不招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

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續志注：作韓。韓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魯微也。亡國多也。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續志注：君之不令。世作德。

民。今書○續志注：句。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忿。而逐之。以釜引作。云兩同。今從之。史記蔡傳：傳過秦釜。兩於釜。憚耕稼采薪之勞。不官官人事。既薄耕。又不得治。與當作修治。

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過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

居。以微相之。○有人自關中來者。爲言。秦人掘墓。卒於古貴人家。旁相距數百步。外有屋。以居人。即於屋。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從其外觀之。未見有發掘之形也。而竊已空矣。噫。孰知今人之巧。無所不至。初無古今之異也。

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

藏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傳曰：宋文公卒。給厚葬。用屨。設

以伏死而爭。今二者者。若生則殺其賊死也。又益其侈。是葬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此之謂也。

林通樹之。○續志注：以爲樹也。傳曰：葬葬成陽山下。有穀林。○葬葬成陽水經注言之甚晰。又秦

州山海經云：葬葬山。或云葬葬山。皆妄之甚。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

紀后爲黃后。今何東皮氏東北有黃亭。黃亭。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黃亭。皇覽謂在零陵。營

備縣尤失之。據伯子云：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都州。無舜葬於此之說。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續志注：也。言無所與造。不擾民也。

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費財也。非惡其勞也。

惡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

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

○舊校云一作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者之衆多厚葬之知所以愛

儉葬者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扣。東家文公家也文公厚葬故家被發也家在城東因謂之東家齊未亡而莊公冢扣。

莊公名購僖公之父以葬厚冢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

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使見發獨之謂○續志注作欲愛而反害

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

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鄰類也。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兵掃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

不知鄰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比方

是非未定。而喜怒鬪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猶罪也而非所以鬪非所

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

惑之大者也。○故反以相非以下似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

主人以璵璠收。賈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

上。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

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利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之必見發獨故猶暴骸中原也也。雖然。以救過也。也雖違衆吾從下言不欲違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

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諱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爲字衍後漢書鄧

丹傳注引此無楚越之閒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用之○列子說將墓准南人開訓皆而

名甚惡惡謂丘名也○史記正義引作而前有垢谷後有辰邱其名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穢

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祿惡可長有也此見淮南注此注自謂穢邱名惡非有缺文唯獨

其子而子辭○後漢書作其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

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於俗

也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

聞多知將問所以自竄也○案高氏注淮南地形訓云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開直河

內對王縣是也此何以云處則未聞此山今在河南濟縣西北與山西澤州相鄰也其主俗主也不足

與舉舉猶謀也俗主不食凡君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

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

也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絕問其名族族則不冝告丈人不

解其劍以予丈人○舊校云予一作獻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獻上丈人不冝受

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遠與儲古通用今作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

不取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爲侯也萬擔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爲一鎰今我何以子之千

金劍爲乎○舊校云何一作易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五員過於吳吳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

金劍爲乎○舊校云何一作易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五員過於吳吳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

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何？不有語言，無不爲也。江上丈人無以爲矣。無以爲乃大有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案：注營云：「乃大有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脫兩爲字。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也。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

入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官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鉅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

異書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

本原

故國廣巨兵

疆富
○舊校云
一作充富

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

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

設備

其祝曰。從天墜

者也。

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

也孰誰
湯收其三面。

○舊校云收一

作放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引此改竄作拔舊校當是一作按置其一

欲上左者上左。欲

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梁仲子云李金注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

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招池。得死人之骸。

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也與邪古通用遂令吏以衣棺

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骨有肉曰骸無曰枯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

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也。材用也孔子之弟

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

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

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孫云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據杖作持杖代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倍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柱杖而問其兄弟良杖而問其妻子尊卑之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

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

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鈐。鈐錄

以養疾侍老也。侍亦養也路與企足得鈐。以開閉取捷也。路盜路企足莊蹻也皆人盜人名也以鈐取入捷。莊蹻人

財物者也。○案淮南說林訓拂下惠見鈐曰。可以養老盜路見鈐曰。可以結壯見

物同而用之異。莊門戶篇莊此云捷則莊也。結莊使之無聲。又開之滑易也。

異用

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昏東壁中。日軫中。東壁北方

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謂在孟冬。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

鷓鴣不鳴虎始交
鷓鴣山鳥。陽物也。是月陰感故

太廟中
乘玄輅。駕鐵驪。

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

發蓋藏起大衆地氣

房所以闔蕩也○且繼古本月令同今本作沮繼釋文不爲
沮作音注疏亦無解然則沮字非也音律篇亦作陽氣且繼
諸蠶則死

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也。是月也。

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閭宮室尹正也。於周禮爲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

門闥禁豔月令說作門闥云闥尹著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門宮中
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

習。無有不禁。禁則禁之。尊卑一皆也。乃命大舍秬稻必齊。麴蘖必時。大舍主酒官也。舍廩米。釀使之化。熟故謂之舍。於周禮爲酒正。

釀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材辨五齊之名與稻必得其齊與藥必為其時則酒善也○注會醴米麴及麥麴之會西倉字舊本皆作釀訛又麴與醴必得其時舊無與字案上云和與稻則此亦當相配且麴下注麴六片

史記索隱司馬相如傳上漱五下登
三章昭說作威又疾瀉月令作疥癩

仲冬二紀

二曰。至忠逾於耳。側於心。

賢亦

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聽受

故賢主之所說。不

肖主之所誅也。

賢主說忠言也不肖主反之春秋傳曰忠爲令德非其

人主無不惡暴劫者。

而日致之。惡之何益。

日致爲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

而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

美成

人時權之則惡之。

惡其

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

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

精者也。

精猶甚甚於自

荆莊哀王獵於雲夢。

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

諸宮舊事御覽八百九十皆作楚莊王

是穆王子也或有作莊襄王者亦誤

射隨兜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

隨兜惡獸名也

楚簡王也王邑宰稽公也以殺隨施作科雉

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

命吏誅之。

下陵其上謂之

也。

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

也。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

爲故也。故曰。願王察之也。

爲代王殺隨

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

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楚

晉負故曰大勝

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

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

於王車下奉王隨兜所以代王死之兄是有功

衛曰字今據

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

其懸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

忠爲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

其之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兜者。不出三月。

故記古書也此三月

是以臣之兄。

驚懼而爭之。齊王壽之不長故其故伏其罪而死。罪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

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

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勸進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齊王

也宣王之子瘠病瘠也○梁仲子云論衡道虛篇作齊王病瘠瘠蓋即周禮天官疾醫之所謂瘠首瘠首

也虛云案瘠首當有之疾未必難治此或與瘠獨之猶同李奎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又引作病瘠使人之

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

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怒摯之怒○則疾不可治。

○孫云御覽六百四十五治作活與下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合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疾臣

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

曰諾請以死為王。焉治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二。三不如齊王固已怒矣。文

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履以履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甚怒不與文摯言也

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已除愈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

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

變。變身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貴忠臣故曰易也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

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

至忠

三曰士。識之不知辱者大之也。識平也。平之不可得。污辱者士之大者也。大之則會於富貴也。利不足

以虞其意矣。虞猶回也。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

為樂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生焉。故曰無為樂生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

為汚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此走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

身出生以徇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徇也。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

者固難得。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愚者當其難也。雖得諒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若此士者得之固難。幸而得之矣。又患在於人主不

能知之。所謂以眾人遇之也。注殊失本意。有與又同。智諫曰知。墨子書皆如是。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國盧光莫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諫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惡安也。吾

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

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

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繫執妻子焚之。而揚其

灰。吳王係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孫云李會注。又選鄭關中上書作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左氏哀廿年傳云慶忌

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

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

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渡也。

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左氏哀廿

年傳云。王子慶忌。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

王子慶忌。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

文選郭景純江陵將之作梓而浮其作梓出如此者二其卒曰法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言汝要

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

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便猶威也夫爲故主殺

新主臣以爲不義○此文說案吳越春秋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夫摔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

忌爲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

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吳終也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

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衛懿公有臣曰卯濱

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

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此

之謂也遂濱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左傳韓詩外傳七並作發傳當從之殺之盡食其肉獨舍

其肝卯濱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殯因自殺先出

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殯表也懿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爲殯者也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

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卯濱可謂忠矣殺身出生

以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

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

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災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

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驚之。人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也。關開也中藏聖也。以外知內此幾於聖也○案妄意關內於文已足不當復有中藏字淮南應劭作意而中藏者聖

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大盜者。備說非六王五伯。備具也。說趙也。非者譏呵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也。以爲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兒子丹朱而反。舜舜故曰有不慈之名也。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害之。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遁此五者。

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成湯放桀於南
舉周武殺殷紂
 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骨肉相殺以大
衆小故曰有暴亂之謀
 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
舉周武殺殷紂
 禹有淫酒之意禹故曰有淫酒之意
 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骨肉相殺以大
衆小故曰有暴亂之謀
 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
舉周武殺殷紂
 禹有淫酒之意禹故曰有淫酒之意
 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骨肉相殺以大
衆小故曰有暴亂之謀

六王之聖五伯之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說論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之謂也○注引論語殊不切

見六王五伯將敵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嚴音設舉也辨說六王五伯之闕而欲見嚴其頭辨如此不若無辨也○嚴舊本作嚴注

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

音說作音說又一本作音說竝說段云說文殺聲頭也口卓切饒詹事云殺不成字當爲說之謂說文館从上聲下也孫氏說同盧案廣韻說竝直葉角切是其音正同也今俱改正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

謁告者上君也說直葉公告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誣之此之謂也

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

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鋸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言淫刑以逞難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諱父。故曰不若無信也。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尙胡

革求肉而爲。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染。政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

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禮以淫。勇而相啖。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注。廷甚。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

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尙爲

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

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太子所以繼世樹德。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爲姦。虛以亂天下。故曰不若無法也。○注。法當以法句有脫誤。其意蓋謂立長建善。不當徒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

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也。

也。來。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莫謔數犯我

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子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莫謔。說施君遺篇作鏡鏡新序一作鏡蘇。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數

得焉。與之居不安之也。曠。察之使我從義入也。○安曠。猶久也。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數

非猶罪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莫謔焉。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志意

也先意承志傳所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虞則安者諫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謂從而不違也。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傳七年傳曰

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從焉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也。上猶前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悼公之子調和也。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

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約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請為太公望使為太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太岳之裔。○注吾望公之久矣。史記齊世家作吾太公望子久矣。宋書符瑞志太公望本名呂尚。文王至磻溪之水尚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若曰望。尚得玉璽云云。蓋本尚書緯帝命驗之文。梁仲子云注蓋引左氏莊廿二年傳姜太公之後也。而偶涉隱十一年之文。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賢敬德也田成子桓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觀存。觀裁也。二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禽至頃公也田成子桓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請之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參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領北邊也武侯文

故能霸也。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桓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觀存。觀裁也。二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禽至頃公也。田成子桓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請之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參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領北邊也。武侯文

子侯之後魏表寫止。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案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杜預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止車而望

西河。○後魏表寫止。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

驪。○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魏表寫作雲注按也。君知

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焉之。今君聽讒人之讒。○魏人王而不不知

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

有聞。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畢由也。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疾。惠

王往問之。○惠王武侯之子。○座舊作座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曰。公叔之病甚矣。○舊本

之疾。虛疾甚矣。案御覽而引皆○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曰。公叔之病甚矣。○舊本

作公叔之病甚矣。今據改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執。願王以國聽

之也。○御庶子爵也。執衡之公孫也。故曰公孫執。或曰。衡執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也。爲不能聽。○爲御

令也。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

謂寡人必以國聽執。悖也。夫公叔死。公孫執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

疆。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

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十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一日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此書藝舊並從務案說文從殺今並改正。昏裏中。日氏

中。藝西方宿。魯之分野。氏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且時皆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訓氏屬宋。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

其音羽。律中大臣。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臣旅也。所以旅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注所以旅陰。即陽舊本旅下有去字。衍今刪去。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澤也。鵲始巢。鵲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澤也。鵲始巢。鵲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澤也。

而動是月始為巢也。雉雊雞乳。詩云雉之朝雊。向求其雌。乳卵也。○舊本作乳雉雊。今案注當與月令文同。今改正。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

乘玄駟。駕鐵驪。載玄旒。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稷。其器宏以弇。命有司

大儺。角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時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角磔。大羊於四方。以擾其畢冬之氣也。出土牛。牛令之鄉。縣得立春。節出。犢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注其畢冬之氣也。其字衍。又令之鄉。縣疑是今之郡縣。案續禮禮儀志。亦於季冬。出土牛。此云立春。節說。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鳥。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子神地日。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之語。是月也將捕魚。故命其長也。天子自行觀之。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

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復亦或也。復或作復。凍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野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月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律呂之也。

命取冰。冰已入。入。藏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仲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月令作水澤。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

命取冰。冰已入。入。藏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仲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月令作水澤。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

命取冰。冰已入。入。藏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仲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月令作水澤。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

命取冰。冰已入。入。藏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仲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月令作水澤。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

命取冰。冰已入。入。藏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仲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月令作水澤。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

而罷。周禮春官大司馬以辨尊卑也。夜遊亦如之。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

祀之薪燎。

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爲百縣縣有四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燒者積聚柴薪置薪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寢廟月令作郊廟案注所云燔柴之禮是郊也下文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廻于天。

次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曰日窮于次也月遇日相合爲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日朔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廻于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遺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于紀星廻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

夏以十三月爲正夏徵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是月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獨於農民無所役使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

以待來歲之宜。

飭讀曰勸勸正國法論時令所宜者而行之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

之職牲。

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次其列位國之大小賦敘其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

神謂列山氏子柱與周棄也享祀也

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粢黍。

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供之也牛全曰釧犬豕曰豕令宰歷卿

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

宰歷於周禮爲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

以御其衆故命之也○令月令作命正義云宰小宰卿注云歷猶次也此注以宰歷連文似誤或歷字衍掌字舊本脫今補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

獻其力。

咸皆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

終三旬二日。

行之是令行之是令也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

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

金氣白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爲妖災也金爲兵革故四鄰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四鄰月令作四鄰行春令則

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

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調故胎夭傷國多固疾之由故命曰逆行夏令則水潦

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火氣炎陽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消消釋而消釋火氣溫于時之徵也

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駟傳車也。郊境也。○闕各本多作驪李。本作駟。案文十六年左氏傳。楚子乘駟杜注。駟傳車也。與此合。今從之。讀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爲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舊本正文嬰之亡上有晏字。衍今據注刪去。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舊校云。窮一作貧。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

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有有人也。

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舊校云。一作反入介子推不冒受賞。自爲

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鸛。鸛。介子推也。

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露雨。齊輝。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

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案傳載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自爲詩而懸於公門之事。說施復。恩篇以爲從者。疑之。乃懸書宮門。說向可。通歌辭與此及史記晉世家新序

節士篇所載各不同。案仲子云。橋死。疑是橋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橋字。文公聞之曰。諫。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

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敬也。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簪。○舊本簪。誤從辨又

注音登二字亦與高注不似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

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噉。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

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土焉。曰爰旌目。○梁仲子云列子說符篇亦作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作應旌目并引列子亦作精目又新序

節士篇作族目說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餽之。爰旌目

二餽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謹。汝非

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

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餓者食於路有人載其履嘗嘗而來踰數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點數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一介相似旌目其類也○嘗著而來禮記檀弓下作賈賈然來鄭人之下轅也。轅邑名也義則未聞○吳志伊字疊補云轅音未聞一以革旁作者云古晉字未詳盧云韓哀侯城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此皆疑即漢志陳留郡莊躒之暴郢

也。莊躒楚成王之大盜郢楚都○梁伯子云商子弱民厲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躒起而高氏以爲楚成王時則又在商末如何據若史漢則以躒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杜氏通典與各氏相同氏通考南蠻二辨其說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爲定獨因事紀聞考史據韓非漢書以將軍莊躒與各氏相同

是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躒伐夜郎因躒王廣德杜氏言即莊躒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躒伐夜郎則之會秦華楚躒中地無路得反途躒王廣德此本非楚之域內地今此言躒躒非言爲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躒起楚分爲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虞之死與躒並言案秦殺唐昧即殺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躒當威懷時亦可見此注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未可知也

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長平坑其四十萬衆韓荊趙此二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

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盧云因相暴以相殺龍弱並有拜請以避死

先趙武平

先趙武平

卒遽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介立〇一作立意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注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〇舊校云磨一作靡注亦同

堅與赤。性之有也。〇各本多脫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

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汚也。亦猶此也。〇舊校云豪士一作人豪。昔周之將興也。有士

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〇孤竹國在遼西。設諸侯國也。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

似蔣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

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曰就膠鬲於次四內。〇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如富

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

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〇共頭水名。〇案共頭卽共首山名。在漢之河內共縣。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

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〇相魯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爲私邑也。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

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謹異乎哉。此非吾所

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〇時四時。其於人也。

忠信盡治。而無求焉。〇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〇壞求邪。又本作壞壞亦傷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〇遽疾也。

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加富三等也。阻依保持。〇阻丘疑是阻兵杜往左傳阻恃也。保亦當訓持。割牲而盟以

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厥殷之夢以事衆民。〇案事見周書程應鑄今已亡御覽五百三十三載其略云文

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棗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闢化爲松柏棗梓寤寤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上帝此其事也。殺伐以要利。

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續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

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漫行不若避

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

莫不有重於天下也。莫不有輕義重身也。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存於武王爲以全其忠也。〇注忠疑當作重。

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輕於身重於義也。以身爲人者爲人殺身也。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

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劍其喉。愚夫不爲也。今以義爲人殺身故曰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也。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爲己死也。賢

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爲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

孫宏。〇選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子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爲之報讎。言士爲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公孫宏故爲之不受折於

秦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中喜可知也。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

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湯武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受命之王。名天乙。

文王之樂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樂紂失天下之王。帝桀之子紂。殷失天下之王。文丁。紂之弟也。乙之子也。〇注文丁實本作太丁。說今據竹書紀年改。

正孔墨布衣之士也。墨子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莫張天子也千
歸之而歸孔墨故曰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
不能與之爭士也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
可也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

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
告語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
故事也故。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

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句是國士畜我也。

○是舊本多作謂則當以所謂與誠今從李本作是義長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
厚也之於己也爲念。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關東公孫宏謂孟嘗君曰。

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
言不能成從難之。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晚孟嘗君曰。善。願

因請公往矣。往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

以觀公孫宏。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隨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

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

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
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

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

○舊本意上脫不字又屑說作有案戰國齊策

云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屑爲人臣今據補正

如此者三人。

有此者三人也

能治可爲管商之師。

管仲

說義聽行。其

能致主霸王。

○策作能致其主霸王句順

如此者五人。

有此者五人也

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

劓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

臣公孫宏自謂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七人策作十人左疎贊

昭王笑而

謝焉。曰。客胡爲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

○論

公孫

宏敬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

○策作大王也

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

義而不可凌。

凌侮可謂士矣。

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策作可謂足使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

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涒灘經大也雖借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涒灘壽人短舌不能言爲涒灘也○案今謂始皇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

塘以超辰之法推之知在癸丑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爲辛酉而此猶云涒灘者失歲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跳辰周禮獨相保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故武帝太初元年班固謂之辰子者後

人劉謂之丁丑矣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閏十二紀。

良人君

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嘗得

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

圖天地矩方地也

汝能法之。爲

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

清

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

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

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

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

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公正也。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

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感。昧而意人之感。意感此西望日暮也。故曰倪而西望之也。○倪與曉同。李

史記天官書曰。昧。漢書天文志作日昧。謝云。本作兒。往昧與昧同。周禮大司徒曰。東則景夕。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昧。景乃中

此句文與上不屬。又下一段亦不在此篇。趙襄子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御不冒進。青荊

爲參乘。○舊校云。一作青荊。案李雲。注文選。趙襄子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御不冒進。青荊

子。云。僕書人表作青荊。子水經汾水注作清。辨今新刻亦改作青荊矣。襄子曰。進視梁下。

類有人。類象也。青荊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爲死人。叱青荊曰。去。長者吾且有

事。言將殺襄子。○選注無青荊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選注作子。而我言之。是

吾字是長者讓自謂也。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

爲可。適可得死也。乃退而自殺。青荊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

青荊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舊云一作豫。案康孝二

字與此無涉。必尚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此也。天地合和。

生之大經也。經。常也。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知。猶別也。舊本以。塞下衍以字。今去之。以殊形殊能異宜。

說之。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謂之也。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也。平和也。

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舊校云一作平也者。皆反其情。變其形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上有

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曰塞。有水曰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淮南地形訓作永有。六品後六川作六水。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為四方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宿。尊鄭分野。東方曰蒼天。其星

房心尾。東方二月建卯。本之中也。本。色青。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

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律。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北方十一

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也。婺女。亦北之分野。虛危。齊之分野。營室。衛之分野。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故曰幽天。東壁。北方宿。一名冢章。衛

之分野。奎。冀。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顯天。昂畢

魯之分野。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也。為少陽。故曰朱天。觜參。東方宿。一名南

野。五等。實沈。晉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井鬼。秦之分野。東南曰

方曰炎天。其星與鬼柳七星。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與鬼。南東南曰

陽天。其星張翼轸。東南本之季也。將即太陽。故用事。故曰陽天。張翼轸。南方宿。舊說。又南。說作北。今改正。何

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間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河西至西河

濟之閒為兗州衛也河出其北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

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

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在今太山都是為東嶽也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阪之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農

華陰縣是為西嶽也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未開冥

七字舊本缺據李善注文選魏武帝華嚴行所引補又

誘注淮南地形訓云孟門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脫

何謂九塞大汾冥隄荆阮方城大汾處未開冥

傳文殺井陘令疵句注居庸殺在弘農鴈池縣是也皆與此不同豈彼乃許慎注歟又塞字舊本脫今案

增舊說作居都關淮南注作運都關錢云運乃軍之說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東今皆改正

何謂九藪

流舊本說作流處據注是令流淮南注云令流在遼西則即是令支乃齊桓所刺者又軍都關

舊說作居都關淮南注作運都關錢云運乃軍之說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東今皆改正

何謂九澤

澤無水曰藪吳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間楚之雲夢雲夢在南秦之陽華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爾雅

作陽陽淮南作陽紆注云陽紆在鴻湖池陽一名具區

晉之大陸魏徵子所改魯楚之華容也梁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

○梁淮南作鄭之孟諸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淮南齊之海隅隅猶崖也趙之鉅鹿廣阿澤也何謂八風

晉有大陸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爾雅本無

東之鉅鹿而有魯之大野周之焦謨為十藪

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大昭何謂八風

東北曰炎風炎風良氣所生一日飈風飈風詩曰飈風自南○孫云李善注文選木

云熏風或作景風淮南作景風南方曰巨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俱作巨風西南曰

凄風坤氣所生一日涼風○淮南作涼風西方曰颶風兌氣所生一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日不周

北方

日寒風。次氣所生一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紅水。淮水。河水崑崙東北隅赤水出其東南隅遼水出磔石山自塞北東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隅紅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注自塞北東流經往北作外又下作直遼東無至字。凡四海之內。

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淮南注作徑小水萬數。陸無水水咸內乃注之也凡四極之內。

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玄明大明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于上

玄明。遠道外道也故曰周行四極玄明大明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于上

下曰高也。當極之下。分明不實。曜統一也。故曰。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無晝夜○注下曰變是夏曰不實。變是不實。

蓋天地之中也。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引之有皮黃葉若纒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注引舊作家字說案海內南經云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黃葉若纒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呼又無音響人聲故有皮若纒黃葉若纒其葉如纒其實如藥其木若纒其名曰建木在廣都西。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

此之謂大同。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曰大同也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舊校云斟一作堪注亦同案堪或是斟字會集也感也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斟萬物聖人總覽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初始成形也雷電之所以生。雷電為雷激氣為電始生時也陰陽材物之精。陰陽皆由天地陰陽陰陽例萬物也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其所樂故曰之所安平也

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與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微也黃帝之時。天先見大鯀。

大壙。壙壙皆土物。○注。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

壙壙皆土物。○注。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

其事則木。法本。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尙青。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尙白。其事則金。法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

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

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

賢於同名帝者同氣

同元氣也

王者同義

同仁義也

霸者同力

同武力也○文子淮南並作同功

勤者同居

則薄矣

同居於世

亡者同名則惓矣

同名不仁不義相惡也

其智彌惓者其所同彌惓其智彌

精者其所同彌精

精微妙也

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

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

○舊校云一本作桀爲惡而衆惡來

商箴

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職主也召致也

故國亂非獨亂也

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

存在也

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

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

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

足止人攻

治則爲利

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

國雖疆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

矣○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應同

○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篇目複舊校云一名應同今即以應同爲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

句其要

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

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扣其谷而得其鉄。○批舊說作相今從列子說符篇改正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己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綴甲以帛公息忌○舊校云一作忘以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用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孫云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爲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索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醜惡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笑也。彼以至笑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笑之惡。知惡之笑。然後能知笑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知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建生憲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噤。列子黃帝篇注並作掘。作掘文義各小異。此毀字無致。淮南說林訓又作鉤。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掘內語更簡而明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

尤也。

○兩事皆見去宿篇

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二代分

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

○舊校云聖王一作聖人

世主多盛其歡樂。

○舊校云聖王一作聖人

作觀。大其鐘鼓。修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天

勝。壯狡汙盡窮屈。

○說見仲夏紀

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

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

培淫。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庫。其守具寡。可

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

○與墨子非攻篇意同

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

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

善。本於義。本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

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

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

○舊校云

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

知情。惡能當言。

○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人。數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

○辯言善言

造父

始習於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蠶。

○習學也。大豆甘蠶。蠶門人姓名。○梁仲子云。列子。楊問。造父。始習於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蠶。造父。始習於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蠶。

史記趙世家傳皆同漢書人表作逢門子莊子作逢蒙法言學行言作逢蒙音蓬紅切趙世家能言篇作逢須雖今本孟子乃作逢蒙

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從人以

為性者也。專學不從不從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

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從之

故御射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

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

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

白圭問人也惠子惠施仕顯

見不

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王洛之遇也。

○說偃兵見應言言梁仲子云空洛之遇事見後淫辭篇作空堆地

名豈亦空

孔穿之議公孫龍。聖賢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十士者之議皆多故矣。

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聖賢皆辯人○二事亦見淫辭篇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

○梁仲子云淮南記論訓作一饋而十起

以禮有道之士。通

乎己之不足也。

欲以問知所不知也故曰通乎己之不足

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

情欲之愉易平物不爭

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

○舊校云得一作以

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

○舊校云言一作寧

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

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

以冥為明以亂為定以毀為成以危為寧也

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詩而不足以舉。

殷周以亂而亡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不可為忠而忠故特不可勝舉

之性。○舊校云一作任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

所疑者不致行故不過也其所不疑者不可而行之故以為過

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

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所專用而賢主能以法制行之以度量揆之以數衡驗之

若此則是非無

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

其慎所不疑審所已知故不失過也

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

天下而試禹

惡安試用也何以得賢於天下能用舜禹

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

也

反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也

感賊也

其欲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

也

成底也

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

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

逮及也

太上知之其

生自知其上也其

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

暮

暮晚學賢問二代之所以昌也

學賢知昌感

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

為不知夫不知者而自以為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

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

君不存其國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之謂也

賢者之道卒而難知

卒猶大也賢者之道隱落不凡惟義所在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愛

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

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

不深知賢者

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祥言

主賢世治則賢者在在上

主賢世治已下

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在下

主賢世治已下

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

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絕

亂莫大於無天子

王又二十六年始為皇帝所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末為皇帝之時往非是

觀世篇改正

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

今之世當之矣

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

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為而太公釣於茲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發仲子云水經謂水上佳引作太公釣茲泉孫云御覽七十又八

百三十四地作茲泉舊本句末王字脫亦從御覽補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

不知也○文王知太公實是以得之紂不知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齊民凡民非一故言

觀世篇亦作命令令猶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盡得而用也解在

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饑亡也○案勝書謂周公見精論篇齊桓魏文二事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說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

世古書也名者爵位詩云有瞻淒淒與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馳陰雨也陰

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後私也○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與雲當作與雨以班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為證錢愈事曉微作漢書致異轉轉奕篇祁

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有訛又段明府若庸云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與雨者與雲祁

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正相似案錢段二說極是然觀注意亦似本作與雨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

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無公後發大篇作無功公亦功也古通用皆患其身不貴於

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

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舊校云益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

說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

皆近知本矣。劉君平侯之子也。秦說稱君薄。疑劉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薄疑事見審應覽。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旗覆也。○旗當與葵同。乃極盡之義。舊攷云旗一作稍。一作揭。契仲子云。觀注訓覆則作稍。是稍即冒也。既足以

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之俗也。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

以服四荒矣。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

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

名矣。名聖賢之名。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二字當衍其一。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

神。乃武乃文。逸書也。故務在事。事在大。爲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翟。

常祥不庭。羣抵岐。母天翟皆微名也。不周。○此雖山名。然不應獨舉。當亦與上文爲一類。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蛆。皆獸名。不周山在翟。○羆

可虫。水大則有蛟龍龜鼉鱣鰪。魚二千斤爲蛟龍。可作鱗傳曰。楚人獻龜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

餽鮪皆大魚。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顯者鬼神之所

之長。可以生謀。長大也。大故可。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淮南記曰。鰲房

之謂。新林之無長木也。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

曰。○後穆大篇作孔子曰。梁仲子云。案孔叢子論勢篇。子順引先人有言云云。則作孔子爲是。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

駒駒焉相樂也。○駒駒後作區區。孔叢作駒駒。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

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人

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後句上有而字此脫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

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

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爲恃。○後作發然後皆得其

樂。定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系生蟻。蟻氣蒸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

君以王術。見壽大論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東西之後。君也。說見壽大論。及匡

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此見愛類篇。

論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第二 一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己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魯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

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猶求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也務其本也。

務本莫貴於孝。孝爲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

之以孝治天下也不致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權心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

忠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疾

道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者○孫云御覽七十七題作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義神農

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帝堯商帝舜有虞也紀魯黃因也○案初學記十七引紀上有初。夫執

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

及所疏。先本後末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

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所以

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

光耀加於百姓。加施也究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

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也居處不莊。非孝也。敬事君不忠。非孝也。

忠正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軻

立義揚名於後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孝。商湯所創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

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案禮記祭義聖作道所謂貴

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

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

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

謂孝矣。濟水載舟不勝涉行道不從徑徑爲免沒溺畏險之害故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

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廚食氣修宮室不上漏下溷故曰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

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具之音雜會之熟五穀烹六畜。養口之道也。五聲宮商角徵羽雜八音。

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具之音雜會之熟五穀烹六畜。養口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

故曰養口之道。養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養顏色以說父母之志意故曰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

用之可謂善養矣。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爲善養親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蹇而數月不出。

三月下同案祭義亦作數月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蹇而數月不出。

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故事也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而欲也吾聞之曾子。曾子

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

子無行跽步而忘之。余亡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自嚴親之遺躬也。體民之本教曰孝。始本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行敬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寧其安可能也。卒爲難。終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此皆祭義之文舊本獨禮者。履此者也。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舊校云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久無所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共治以立其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事化承上文之言舊校云化一作民本又作名皆訛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仇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仇讀獻之其君。其君令燔人養之。燔猶察其所以然。察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東發所見本作故命之曰空桑以爲地名且爲之辨曰此書第五紀云頤頤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末生已有空桑之地矣盧云案黃氏所指本非也同一因地命名不若伊尹之確張湛注列子黃帝篇伊尹生於空桑引傳記與今本同尤爲明鑿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舊校云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仇氏。有仇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仇氏喜。以伊尹媵女。舊本作以伊尹爲媵遂女與

云說文徐字下引呂不韋曰有仇氏以伊尹術女徐送也則爲

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

也。以用也。〇以也舊作在。以孫云御覽四百二作無

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爲隱言

不以也。又此下舊本有一爲字衍並依御覽刪正

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

主故曰相得然後樂也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

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也

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

陽續耳然後成

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爲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

人之德有以知之也

知其賢乃得而用之〇舊校云之德一作道德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

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

須臾

之閒也志在流水進而不解也

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

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

伯牙名或作雅鍾子期名字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鼓琴故曰爲世無足爲

鼓琴也

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

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共治國也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

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

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

伊尹被之於廟

〇風俗通記典引此句下有蕭以荏葦四字續漢書禮儀志中注亦同今本脫去耳

燭以燿火燿以藏報

火者所以致除其不祥置火於柱臬燭以照

之聲以牲血塗之曰燿燿讀曰權衡之權

明曰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

可對而爲乎

〇對字說當作傳御覽八百四十九作可得爲之手

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

可具夫三羣之蟲

三羣謂水居肉

水居者腥肉棲者臊草食者羶

者燔肉而食之謂燔臠之屬故其臭腥也 臭惡猶美皆有所以 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 凡味

草食者食草木謂臠鹿之屬故其臭腥也 臭惡猶美皆有所以 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 凡味

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爲始 五法誠苦酸辛甘三才水木火 九沸九變火爲之紀。紀也

品味特火然後成故曰火爲之節。○舊本 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

正文作火之爲紀今從御覽乙正與注合 理。用火熟食或燔或微治除腥臠臠勝去其臭故曰必 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

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 自從也 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

鼎中品味分齊微故曰不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說說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望毫毛之近而中藝於遠

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數。射者望毫毛之近而中藝於遠

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注馬口似當作馬足 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 鮮也語云

失飪不食甘而不濃。○鹽乃鹽字之說後害時舊得時之黍夏之不濃而 酸而不醅 酸而不醅 酸而不醅 酸而不醅

亦是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言皆得其中適 酸而不醅 酸而不醅 酸而不醅 酸而不醅

本此 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獾之炙。猩猩獸名也人而狗類而長尾獾獾鳥名其形未聞 獾獾獸名也人而狗類而長尾獾獾鳥名其形未聞

鳩其音若呵名曰鴝鵒注或作鴝鵒則此鴝鵒當作鴝鵒亦當作 雉鷄之翠。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 雉鷄之翠 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

七命注皆作燕選注傳作鴝鵒子規也鴝鵒內則有鴝鵒翠鴝鵒翠皆相合玉鴝鵒鳥尾上肉也 述蕩之擊

闕廣人以此爲美翠亦作翠鴝鵒雅雅翠也說文作翠翠皆相合玉鴝鵒鳥尾上肉也 述蕩之擊

獸名翠讀如捲腕之說翠者路也 鹿象之約。鹿鹿牛也 獸之齒以飾物也 鹿象之約 鹿鹿牛也 獸之齒以飾物也

形則未聞 初學記引作述蕩 此論味之美者何忽及於飾乎辭楚招魂土伯九約王逸注拘屈也九屈難解屈處是屈之說玉篇

云短尾也今時牛尾鹿尾皆爲珍品但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屈有屈云無尾也疑無字亦誤衍 流沙之

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丸古卵字也 流沙沙也 流沙沙也 流沙沙也 流沙沙也 流沙沙也

沃之國在西方 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魷。洞庭江也 魷魚名也 一云魚子也 魷魚名也 一云魚子也

○地大荒西經 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魷。洞庭江也 魷魚名也 一云魚子也 魷魚名也 一云魚子也

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璣。

鼈水在蒼梧境九嶷之山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東山經注引鼈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梁仲子云此注不解百璣梁當從下文作若碧蓋青

色珠

也。藿水之魚名曰鱖其狀若鯉而有翼。藿水在西極若如也翼羽翼也。○西山經泰品之山藿水出焉是多文鰐魚形狀與此同常

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

鱖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

菜之笑者崑崙之蔬。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嶺大積水藻也

○郭璞以類即西山經之蔬草其狀如葵其葉可以已勞。

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

指姑之東。○舊校云指一

衛十引作姑姑則枯亦指之說

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

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猷鸞難今據淮南覽冥訓改正。餘贅之南。○舊校云一作督南極之崖。○舊校云一作弱有菜其子曰嘉樹其

色若碧。餘贅南方山名也有嘉笑之菜故曰嘉樹食之而鹽

陽華之芸。

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間

雲夢之芹。雲夢楚澤芹生水涯。○孫云說文神部蘆字云菜之笑者雲夢之蘆徐璠云此呂氏春秋伊尹對湯

璠字題意切今案蘆亦是芹凡真文讀中字俱與支微齊相通不勝枚舉但以從斤者言之如折折折折頓斷等字皆可見祭法相近於坎壇讀為禮祈左氏傳公子欣時公羊傳作喜時證法治典不殺日祈祈亦作震則可知

蘆之即為具區之菁。

具區澤名吳越

浸淵之草名曰土英。

浸淵深淵也虞則未聞英言其美含土英華也

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

陽樸地名在蜀都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之德蕤桂之謂也故曰和之美

越駱之菌鱣鮪之醢。

越駱之菌或曰山名在西北

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鱣鮪大魚也

大夏之鹽

宰揭之露其色如玉。

大夏傳名或曰山名在西北

○梁仲子云初學記引作揭

長澤之卵。

長澤大澤在西方大鳥之卵卵大如雞也

飯之笑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

飯食也玄山虞則未聞不周山名在西北方豈嶺之西北

陽山之稌

南海之秬。

山南曰陽豈嶺之南故曰陽山南經南方之海經關西謂之隴冀州謂之隴在黑黍也

○孫云案說文禾部秬字注伊尹曰飯之笑者玄山之禾南海之耗注屬舊說廢又屬舊說堅今皆改正

水之笑者

三危之露。

三危西極山名崑崙崑崙之井最

沮江之丘名曰搖水。

沮江如紅

日山之水

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

最

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東流。經於冀州。故曰之原。原本也。○曰山當是白山。高泉中山。經作高。故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舊名山有之。○見西山經。
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有數曰果。先升。後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隱也。在潁川潁城之西。青鳥為羣山之東。二處皆有甘櫨之果。○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此或誤記。說文櫨字下引作青鳥。師古漢書注。說作青馬。海外北經注。引作有甘櫨焉。祖聚之祖。又不同。
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出於嶓冢。東注於江。石耳。蔡名也。所以致之。致。備味也。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禮七尺以上為龍。行迅謂之遺風。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仁義天下之道。道者止彼在己。彼謂他也。己成而天子成。己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孟子曰。得乎丘民為天子。天子成則至味具。天下貢珍故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輕易之貌。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化之。豈必越越然輕易多為民之事也。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急謂成功也。似遲而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俟未知天命也。還歸二年。似遲也。甲子之日。紂結於牧野。故曰待時。
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歷文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薨。故文王哀思苦痛也。有不忘爰里之醜。時未可也。紂為無道。拘文王於爰里。不忘其醜。取也。所以不伐。紂者。天時之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文王為紂所拘於爰里之辱。文王得歸。乃築豐臺。作王門。畫近上為王序。王三畫。正均。即玉字。淮南道應訓注云。以玉飾相。女章。擊鐘。鼓示不與紂異。同也。武王以此為恥。取而不忘也。○王門。即玉門。古以中門也。注擊字。舊本缺。據淮南往補。又下脫異字。亦案文義補。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立為天子也。甲子之日。紂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也。固當也。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夷之士。○史記太公望東海上。

人也此云河

欲定一世而無其主

主謂賢君

聞文王賢

文也經天緯地曰文

故鈞於渭以觀之

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

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

吳王王僚也王子光之庶長子○此注卻舛顯然劉本注本改子光二字為夷昧似

願而實非也梁伯子云史記以吳王僚為夷昧之子光為諸樊之子儀書人表亦以僚為夷昧子而公羊襄廿九年傳謂僚者長庶左傳昭廿七年正義據世本以僚為壽夢庶子夷昧庶兄而光為夷昧子先儒皆從史記不從世本乃高氏於當樂簡選家微三篇注云夷昧子光於庶庶簡云光庶父僚皆依世本為說此處若依劉注改本是又依史記為說且誤解公羊長庶一語以為夷昧之庶子而不自知其矛盾矣盧云案此注但當改庶長子為庶父便與前後注合且下文王子光即於此注內得見也

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

光惡子胥之顏貌不客請之王子光

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

請問也惡憎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

故事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

王子許

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伍子胥說之半

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搏執子胥之手與之俱坐德其說說畢王子光大說

子胥說諸衛為說霸國之說也許諾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

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諫士習戰鬪

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

柏舉楚南郢邑九戰九戰追北千里

北走也昭王出奔隨遂有郢

郢楚都傳云五戰及郢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

平王恭王之子棄疾也後改名熊居臨費無忌之讎殺伍子胥父兄故子胥射其宮鞭其墳也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

鄉獵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待天時須楚之罪惡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

田鳩齊人學墨之子也墨秦二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

之節以如秦

卿之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

遠之而近者。晉泰三年不得見萬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近也。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

不成。其王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

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隨之不可得遠之也。人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

分大竄。勤勞。○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豫讓爲智伯報之。殺子高其義而不殺豫讓。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也。○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卒不止。終得斬殺子高身之衣。然後就死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也。○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稜非春不生。智者之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

美。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葉之盡也。秋霜既下。衆林皆羸。羸。盡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

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始也。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獬狗。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廐。嘆然。○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也。飢狗盈窖。○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

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衛取繭氏。○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微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住大。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也。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

時不久畱。能不雨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不久畱日中則昃者也。

首時一作晉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

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未春無可爲生。未秋無可爲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

故物莫不爲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爲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

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

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爲不忠不信。人人自爲忠信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教者不以

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爲不忠不信。不能禁。姦僞賊亂

貪戾之道與。與作也。久與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用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

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禁止也。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公卒傳曰。文公過祀去者三人。定公頌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

去邪從正。故安樂也。氏完之民。其虜也。氏與完二種夷民。言氏完之民爲寇賊。爲人執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

焚燒也。皆成乎邪也。不得天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正。

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北地。召咎犯而問曰。楚衆

我寡。奈何而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因曰。咎犯。○古咎與舅同。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

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於禮也。詐者謂詐變而用詐也。○禮說云。一本。君亦詐之而已。文

是於禮也。詐者謂詐變而用詐也。○禮說云。一本。君亦詐之而已。文

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

文公用咎犯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也反而爲賞。雍季在上。上首也左右

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

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專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

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御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

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成也成乎？詐其成毀，雖

必其勝敗。雖勝後必毀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乃猶裁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

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同等也秦勝於我而敗乎穀。秦穆公破西戎而歸，使孟

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襲公，禦之，殺大破之，獲其三帥。莊王與鄭勝晉於鄆，故曰勝乎

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與鄭勝晉於鄆，故曰勝乎

爲安，患非獨外也。亦從內發之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

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張

韓非難一淮南兒論人聞訓說苑復思篇古今人表高赦並作高赫。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曰：一作慈。

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杜稷殆

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獨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一人謂高赦也。王伯厚云：韓

子事在孔子後孔已得其矣為六軍則不可易。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觴酒器也。孫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為酒器。遂定二家。韓魏也。豈非用賞罰當邪。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也。亡國之主。不聞賢。賢以收也。譬之若良農。耕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由耕耨始也。故曰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說苑德義篇四水今進說語與下文意同。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舊本脫其字。今據注增。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句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必得吳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

鄰境道易人通

○說苑無人字

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

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限，以有吳哉？

○說度也。越屋也。謂彼險難也。○九江，說苑作三江。

故曰：

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

○御覽八百四十卷作秦

財匱而民恐。

○說苑作怨

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說苑

此昔吾先王

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

○先王謂闔閭也。代更也。

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

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

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

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禽。○夫差，吳王也。禽，爲越所獲。楚王欲取息與蔡。

○楚王，文王也。息，

蔡二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嬖

也。

○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爲嬖。傳曰：吾嬖也。此之謂也。○案此乃蔡哀侯也。在諒又女弟當作女兄弟。

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

因而襲之。

○舊校云：而一作以。

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

旋舍於蔡，又取蔡。

○不勞師徒而得之。曰：取傳曰：易也。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

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

○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歎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暮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名也。觀望欲令取代也。

太子敬

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

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

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

○俗，土也。

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

之也。及歸。〇舊校云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姉妻之。〇案

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襄子之姊前為代王夫人是弟字衍代君許諾。弟姉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〇案

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黃州之北上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馬襄子謁

於代君。而請錫之馬郡。盡。〇案馬郡盡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辭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

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〇案羽舞者所持也置兵其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

酒斗也。金重大作之可以殺入。請飲酒合樂之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〇案舞者操兵以鬪。盡

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〇案磨笄以自刺。故趙

氏至今有刺笄之證。〇舊校云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

備遵理。三君趙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效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

雖王可也。此二君有功名假令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不復慎其為人修仁念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

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

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專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

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

憂苦於民。人也。苦勞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否。王天子同。同謂也〇註此其未遇時

也。以其徒屬掘地取水利。○時五穀水潦壅遏，結采網，手足胼胝，不居。
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

○孫云：振振，王元長曲水詩序，殷殷，均乎。姚崇李

敬啟莫不戴說，高誘曰：殷，殷動而事親也。殷，殷或爲敬，敬故兩引之。魏知萊切。敬仕勤切。蔡氏所引，蓋呂覽別本。又廣韻：一先有轉字在田字紐下。引天子，謂勤敬殷莫不戴說，注喜悅之貌。又十九疏有敬字，引呂氏素秋注云：敬，敬動而事親，輒勤敬殷莫不戴說，注喜悅之貌。又十九疏有敬字，引呂氏素秋注云：互異說。文欠部，敬云指而笑也。然則以支以受皆非。舜自爲詩曰：曾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伯厚云：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也。

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魏嘗爲虞百里奚虞臣也。

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獻秦，繆於是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魏諫矣。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飯牛於秦。傳以五羊之皮，公孫枚得而說之。○公孫枚秦大夫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

○魏進也。請以大夫職事屬付百里奚也。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枚對

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

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御覽四百二此下有號曰五穀大夫六字。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

知世之無百里奚矣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

之閒，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備當作德，德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此之謂也。故曰宰予億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

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

曰夫子逐於魯。創迹於衛。伐樹於宋。舊校云伐一作拔案風俗通窮通當作拔窮於陳蔡。殺夫子者

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案藉拔藉也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

也。若此乎。禮論取也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

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莊子讓王篇及風俗通俱作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蹙今丘也拘仁義之道。拘莊子具俗通並作抱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

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

柏之茂也。衆本通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

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僂嬴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幸國克復其恥為霸君故曰得之陳蔡之

隕。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瑟而弦歌烈然返瑟莊子作創然反琴子路抗然執干而

舞。干櫛也抗然莊子作抗然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

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樂其樂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

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窮極不為達顯故一之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為窮達變其節也

故許由虞乎潁陽。虞樂也潁水之北曰潁輕天下而不屈於堯舜志於箕山山在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也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也堯時諸侯大興唐云案潁時竹書紀年堯夏時諸侯大興唐云案潁時竹書紀年堯

其國遷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也。梁伯子云共伯值厲王之難攝政十四年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共伯歸共國得乎共首所謂途途得志乎共首之首云爾安得有棄國隱山之事關秦論往往又以共伯為夏時諸侯大興唐云案潁時竹書紀年堯

慎人〇一作人

七日。凡遇合也時。〇句下當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此目

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于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

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

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見大用。裁至於司寇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

侯之所以大亂也。言不知聖人不能用。之所以絕所以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

多幸愛不肖之人而〇言不肖之人而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

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處居也。不爲苟易。蓋於俗取察說也。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動則量力。

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〇舊校云。惡安也。

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達通也。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〇舊校云。善一作喜。

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繆二孔簫也。不繆五聲無失。越王不善。爲野音。而

反善之。野音也。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人有爲人妻者。人告

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不必生。謂終死。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

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藏私財。然外也。姑媵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〇舊名俗或謂舅。曰幸。又曰媵。舊校

云外心一不可畜。因出之。以爲盜竊犯七。出故出之也。婦之父母以謂爲己說者。以爲忠。終身

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不知其女之所。以見出由此也。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此不理。者故宗廟滅。

天下也。侵以失其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笑者。而笑

者未必遇也。故嫖母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

雖惡奚傷。惡也奚何也言勸厲女以婦德而不忘失付與女以內正而不衰晚故曰雖惡何傷明說福也。厲舊作屬案屬與下付與意複釋注以勸爲訓則當作厲字而說今并注俱改正

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昌蒲菹本孔子聞

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勝人有口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

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也海上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

去。去聲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推頰廣顏。色如漆赭。作麋案

李倉注左太冲魏都賦劉孝標辯命論並作麋御覽三百八十二同初學記作眉與麋同今定作麋推舊本作雄

校云一作推案魏都賦注作推今從之廣韻作狄頰廣顏色如漆今漆讀舊本作於讀校云一作漆赭漆或漆

字之誤漆即漆字辨命論注作漆赭今從之初學記作色如漆無赭字垂眼臨鼻。○舊校云長肘而盤。盤案注引正文作盤股今脫股

字誤爲股入注中陳侯見而甚說之。○選注引高誘曰說而有德也外使治其國。內使制

其身。訓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

見之。○舊校云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合曰。陳

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舊校云知而使之。是侮也。○舊校云侮且不知。不可不

攻也。與師伐陳。三月然後喪。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舊校云其言足以亡國也

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舊校云友愛敦洽讎麋無有出上者也楚怒夫

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舊校云反見是如死者不處久故曰必廢也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

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宜一遇明世在時聖物不遇之故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而不遇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尙幸。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至七十九十者乃大幸耳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舊校云賊一作殘豈能獨哉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爲楚所賊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入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殺之比干紂之諸父也諫紂紂剖其

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見紂之亂而佯狂也惡來飛廉之子紂諛臣也武王殺之桀紂亡。殺此臣人主莫不欲其臣之

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夫差不欲與越讎夫差不信之不信其言以賜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萇宏死藏其

血三年而爲珪。萇宏周敬王大夫諫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所壞故衛侯知其不得殺也及范吉射

襲周周爲之殺萇宏不當其罪故血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疑會子

悲。孝己殷王高宗子也會參以其至孝見疑於莊子行於山中。舊校云行一作過見木甚美長大枝

葉盛茂。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尙虛無著書五十二篇本模志今本十卷三十三篇伐木者止其刃而弗取

聞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

人之家。舍止也故人知舊也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

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

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鷹以不材死。○舊校云一作以不能鳴死先生

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莊子山木篇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

無有專爲。○事一上一下。以禾爲量。禾三變故以爲法也。一日禾中和。○往禾三變。謂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見淮南子繆稱訓。高誘注。舊本三上有兩字。

衛今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祖始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物言制作於物也。不以物自累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少典之子。赤帝也。居三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轅氏也。得道而仙。言二

帝以此爲法。則者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削。廉利也。劉缺傷

尊則虧。直則飢。尊高也。傳曰高。位疾類故曰則。飢飢曲也。直不可久。故曰直則飢。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此之謂也。○此約小雅谷風之詩。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二語而失之。合則

離。愛則離。離也。○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料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不肖則人欺。詐之

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耦沙下之邯鄲。沙爲耦。蓋地名也。盜求其橐中

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列子說符作步而去。盜

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總我於萬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禮爲辱。總告也。

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蹤也。於是

相與趨之。趨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缺爲賢人。故○盧云。知與不知。注皆不得本意。當云牛缺使盜知其爲賢人。

故也。下注當云孟賁不使他人知其爲勇士。故也。此孟賁過於河。先其五。○章懷注。後漢書鄭太傳引孟賁過河。先於其伍。古

伍字。船人入怒。而以楫慮其頭。先其伍。謂船人先其伍。慮其頭也。○先其伍。謂船人先其伍。慮其頭也。

願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

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

直豎指直○御覽三
百六十六卷作鬢

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

揚播也播散也
也人猶投也

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

直涉無先者。孟賁也。無敢先

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

故也。

船人不知孟賁
為勇士故也

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

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

○盧云此二句頗似注中語誤入正文。甚直接上注
猶未可必之下。正相駁合注未一也。字當為衍文。

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

桓司馬桓
離抵當也

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

年傳曰宋桓離之有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離離出奔衛公則宋
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妄言者也

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

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

充猶大

和調何益。

和調善之
者也紂不
能行之故曰何益也○盧云此注又錯說本意謂當紂之時善人亦不得免焉如魚之安處於池而適遭
求秦之害故曰和調何益茲篇皆言處世之難必耳高氏意常鼓鑒秦市之金豈亦知己之亦多誤乎

好恭。門閭雖薄。

○舊校云
雖一作優

聚居眾。無不趨。

趨之

與隸媼媻小童。無不敬。以定其

身。

定安

不終其壽。內熱而死。

幽通記曰張毅修操
而內傷此之謂也

單豹好術。離俗棄塵。

○舊校云一作
棄世謂不羣也

不食穀實。不衣芮溫。

不食穀實行氣
道引也芮絮也

身處山林巖壑。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

食之。

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調此之謂也○舊
本作治裏不外調說今據班孟堅賦改正

孔子行道而息。

○李善注文選陸士衡續運珠東
野有不釋之辯引此作孔子行於

東

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

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

○舊
作子耕東海至於西
海與淮南人開訓同

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

辯也。獨如嚮之人。

獨猶強也嚮之
人謂子貢也

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

方外
街

物豈何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己。○一作本知
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愈凡大者小鄰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

小也疆者疆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於達思窮顯不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懼也桀爲

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求無厭足爲貪天下顛恐而患之顛驚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

其情難得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于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于辛桀之諛臣也專桀

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莫敢

直言其生若驚驚亂貌民不致保其生也○舊校云驚或作夢大臣同患弗周而畔畔患憂也心懼盡見故故同憂

桀愈自賢矜過善非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舊校云矜一作給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惕懼憂

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湯言而親

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是曠之說言其枉不可竭也古語切慮云曠

夏似言曠夏傷令伊尹爲閑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伊尹與未喜比而亡夏者此出戰國荒唐之言觀此下云若告我曠夏盡知志又云往視曠夏聽於未達云云亦即此意是明明以伊尹爲開謬也伊尹奔夏二年反報于亳亳湯曰桀迷

惑於未嬉。好彼琬琰。

字者案竹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瑛琬瑛作琬婉琬阿意之人或作琬琬美玉也○觀注意則高所見本或有琬琬

交送以亡。夏。今本紀年未有訛字。此參用馬融所引。文據此則琬琰不但爲二玉名也。後愛之無子。野其名於荏華之玉。荏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落曰。妹喜以與伊尹。不恤其衆。衆

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卒盡也湯謂伊尹曰若

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忘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

未嬉。未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

東方曰不勝。尹尹以告易。爾固尋。潤枯。易會發而以言尹。尹之盟。故令而從。

東方出於圖西以縫。未接刀而裝走。逐之至太少。骨豐雖收。爲三六歲。不

夏乃出旂國西北進之持刃而祭走盜之至大沙身體壽散爲天下蓼不

可正諷。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

農不去疇也商不變肆也親鄰如夏夏氏也書武成殪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二字

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

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壽世也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輦。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

名○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稅與稅聲相近此三封黃帝之後殆誤也梁仲子云淮南復真訓治工之器註云鑄如垂稅之稅不齊如字周禮鑄器主云稅賁如主之主則謂荒同音也封帝

堯之後於黎。○御覽二百一作堯塞樂記云封黃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命封夏。三

之後於己立戎易之於桑林桑山之林湯所伐王乃思瞿不惠而爲

二衛放林王局踐云衛放於山差桑木
鑿也故使奉之 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

命周公立逋之遺老而閭之亡故又閭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

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大甲二十一世至丁之世與王世武王於是復盤庚

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般之中興王也
故欲復行其政也○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

武王於是復盤庚

之政。

不違民欲

發巨橋之粟。

巨橋封倉名

賦鹿臺之錢。

以示民無私

鹿臺紂殿府庫布也私愛也

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

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己不責彼也振救也發粟賑困曰窮無衣食

曰困○救罪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即左傳所云已責責古債字注非也

比干之墓。

以其忠諫而見殺故

靖箕子之宮。

以其子遭亂伴狂而奔故清其宮

表商容之

閭。

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其閭里

士過者趨。

車過者下。

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

三日之內。

與謀之士封

為諸侯。

與謀委質於武王之

諸大夫賞以書社。

大夫與謀為國以書社賞之二十五家為社也

庶士施政去賦

施之於政事。

○舊本濟於倒從譯史乙轉究疑於字乃衍文

西歸報於廟。

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歸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旅凱入欽至策勳

此之乃稅馬於華山。

稅馬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

馬弗復乘。

牛弗

復服。

○舊本作牛弗服今亦從傳史增復字

豐鼓旗甲兵。

殺牲祭以血塗之曰豐鼓以進祭旗軍械也熊虎為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

藏之府庫。

終

身不復用。

此武王之德也。

故周明堂外戶不閉。

示天下不藏也。

唯不藏也。

可以守至藏。

至德之藏

武王勝殷。

得二虜而問焉。

曰。若國有妖乎。

若妖妖怪

吾國有妖。

晝見星而天雨血。

此吾國之妖也。

一虜對曰。

此則妖也。

雖然。非

其大者也。

吾國之妖甚大者。

○新序雜事二甚作其

子不聽父弟不聽兄。

君令不行。此妖

之大者也。

武王避席再拜之。

此非貴虜也。

貴其言也。

故易曰。

懲愆履虎尾。

終吉。

懲愆懼也履之是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

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

所知武王拜之是終吉也。

○舊按云懲一作懲字讀如懲謝云引易以戒人君豈為二虜哉注非是

趙襄子攻翟。

勝老人中人。

使使者來謁之。

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虛

叙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也。

○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十一皆作左人中人淮南道應訓作尤人終人

襄子方食。

搏飯有憂色。

左右曰。

一

卷第十五

懷大覽第三

一六一

朝而雨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列子無以字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

長不過三日。三日則驟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昃故日中不須臾。○舊校云驟風

驟耳。即指風雨言。注非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驟風。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言無積。一朝

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句當如注所云耳。傳曰知。如。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案孔子卒

而雨城下。亡其及我乎。此斯不亡矣。時簡子向在此與義

費簫。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持

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校云取一作

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闕。而不宥以

力聞。勁。強也。孔子以一手提城門。闕。而舉之。不可以有力。聞於天下。○此殆即孔子之父事也。左氏襄

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宥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爲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

何爲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

下之。不宥以倉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缺

者十六篇。注未聞。善持勝者以術疆弱。言能以術疆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金

也。舊作聞之誤。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

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襲

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襲王傷。晉大夫呂錡將襲。臨戰。司馬子反渴而

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梁伯子云。內外傳。墨子十過。第二篇。梁書人

作區穀案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曰黍酒也注非十通篇作醕區穀邪篇作區酒

子反叱曰。訾。

○訾非

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

也。子反曰。亟退御也。

○說苑作酒也是

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

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

○超止

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

○飾邪篇作而謀事

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

○幄中

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

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

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

○十通篇作不以醉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惡子反也。說苑作非以知子反也。皆設醉字勝。

其心以

忠也。

○忠愛

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

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

必可得也。

○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縣馬者是也。

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

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

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

○舊校云一作然不敢受也。

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

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卑而著之外卑也。

○卑。輕也。

君奚患焉。

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寶。

○爲虞庭中之寶。

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

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

○濫。貪也。

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

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

○車牙爲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也。

弱克強。羸軍必弱。欲強。觸子苦之。苦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之。○舊校云。卒北也。北走也。天下兵乘之。○案。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舊校云。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惡能給若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邑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也。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齊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驕。夸。誇也。卑。爲布衣而不倨。擯。擯病也。擯。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懼。○懼。懼也。自有道。○其與陰陽化也。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恩。恩也。明貌也。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空也。巧。故。僞詐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上。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案。當有孫。○字。金。字。文。選。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確乎其節之不庫也。就就乎。○就。就。讀。如。由。與。之。與。○。注。由。與。即。猶。豫。案。爾。雅。釋。獸。釋。文。猶。字。周。字。故。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

從之其不肖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假乎其輕俗排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竭。充實竭盡。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時也。莫知其始。莫

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源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

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堯天子也。善綈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

面而閭焉。善綈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閭焉。○善綈莊子作善卷

其甚也。善綈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

弗若。若如也。故北面而閭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

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

十人。甕牖以破甕殺隱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遂始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

而成之。抱奉也。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

見。稷不見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

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輕也。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

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衛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韓非雜一作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論而內

行修。王猶少。也。猶命。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

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的倚。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夫相

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晉則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妄言也。○往還猶舍也。舊作全也。說今改正。謀志論行。而以

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以處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為法。則其唯子

產乎。也。唯獨。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

雖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也。僂。罷。反

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己也。文侯曰。段干木官之

則不冝。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實也。又責

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冝受實者其禮之。禮敬也。禮士莫高乎節

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

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華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作上詢。說案史。僕樊增傳。上聞。孫始立為侯。文證也。○梁伯子云。國策

經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訛。為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聞音中聞。恐訛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

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

謂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坐小故曰不亦易。此趙宣孟之所以免

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束脯以

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實禮義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於秦。

食驪桑之餘人以免靈公伏甲之難。秦會奉之故曰所以顯也。○注重

孟嘗君之所以御荆兵也。

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疆故

荆兵卻而不

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古立功名無咎殃者皆以

此仁義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堪樂也。樂士嘗以禮卑謙若魏公子之虛己故不可以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士舊校云屈一作有

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驪桑之下

○後漢書趙壹傳注云說古委字淮南人開訓作委桑左傳作驪桑

有餓人臥不能

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燭而餽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

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憎至此也○

注驪桑自取言憎惡徑自取之亦不買也

宣孟與脯二脔

○舊本作一脔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初學記二十六及趙壹傳注俱是二脔今據改正

拜受而弗敢

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饋之

○御覽八百三十六路作請持二字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

宣孟曰斯

食之吾更與女

斯猶盡也○詩大雅皇矣篇王燕斯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爲賜

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

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

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

曰噫君轡

轡車也敬宣孟使就車也

吾請爲君反死也

宣孟曰而名爲誰

而後反走對曰何

以名爲臣執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

○梁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公顯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人爲一史記晉世家亦同此誤案隱言之矣

水經注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

○案墨子明鬼篇爲艾之道之曰得幾無小四亦誤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案宗無大翟氏讀諸逸周書世俘解有爲艾

候之語嘗即此爲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

對多寡期應當問云耳未知爲艾之言意相同否得與德古字通用

德萬人乎。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

此周南之風，免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爲公侯，并難其城藩也。以喻嚴桑下之人，扞趙盾之難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維周趙盾以桑下之人去患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宋本補。又趙盾二字亦脫。今案文義補。

人主胡

可以不務哀士。

哀，憂也。

士其難知，唯博之爲可。

博，廣也。

博則無所遁矣。

遁，失也。

張儀，魏氏餘子也。

大夫庶子爲餘受氏爲張。

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

張儀，材士也。』

○孫云：文選袁闕無詩，荆楚多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

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

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

客或不遇。』

○舊校云：或一作警警猶數也。

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

北面再拜。

拜，昭文君之言也。

張儀行。

行，去也。

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畱有閒。惠王說而

相之。

○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

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

德，猶恩也。

周千乘也。重過

萬乘也。

○張儀重之。

令秦惠王師之。

師，昭文君。

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

○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

昭文君御，韓王爲之右也。

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涪于

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

○齊策：禮貌，謂涪于髡貌作體貌。

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爲憂。』文無以復侍矣。

○文孟嘗名也。侍，侍見也。○侍舊作待，認今從齊策改。往同。

涪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

○反命畢也。

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難以侵。衆人而薛亦不

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

清廟必危。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

○齊王宣王

也威王之子知翁發也
〇齊策作和其顏色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

〇坐拜之謁

〇坐拜策

雖得則薄矣

薄輕少也〇得舊說
作薄今從策改正

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

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

〇危厄策
作臨察

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

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

與益助也

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

歸終也

力雖多材

雖勁

勁強也

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

如益也

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

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歎

〇舊本說作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蹀遂今據列

女詩所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

引改正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〇惠盎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

立十一年謂魏王四十五年大爲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威之〇正文也不說二字舊本作

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往名侵當是侵字之訛四十五年與蔡寧篇注四十七年又異其實六十一

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

有道德於此勇有力者也

使人雖勇刺之不入

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

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
大王獨無意殺之邪

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

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

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

本無有驕大
刺之志也

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盜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靡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

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若處四分之上故曰四累

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

累即指上所言層累而上凡四等往非是而張憊在列子亦與之同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

○正文句未列子惠盜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當佐則之也孔丘墨翟無地為

君。以德見尊無官為長。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願其尊高安而是利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

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者惠盜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

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因則貧賤可

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惠盜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荆

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

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縕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

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御覽三百五十六引證一貧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

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

劍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墮壞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墮名不得為榮意

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寶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傳曰看侯誣人人亦誣之其此之謂也苟

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

其爲事如此甚不得安也。○舊校云人則一作久則。

二者臣爲

大王無取焉。

二者言與危臣爲大王計無取此二者也。

荆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

矣。

方道也。

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

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知誰賢之也。

管子得於魯。

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

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意林作皆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

十一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

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

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爲唱歌敬之令走也。○注

獸之疑當作聽之。

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

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是用萬乘之國其

術道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

必成猶必得也。

其人事則不廣。

廣博也。

成亦可。不

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

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

北方有

獸名曰蹶。

○說苑復恩篇作蹶爾雅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蹶。

鼠前而免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蛩蛩距虛

取甘草以與之。

○爾雅作距虛說苑作巨虛淮南作距蹶。

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

能託其所不能。

託寄也。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

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

白則必不立矣。

小白齊桓公名。

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

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

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

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

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

爲二京。古者軍伐克敵於其所獲尸合士葬之。以爲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爲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

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梁仲子云。孔叢論勢備以歸尸爲子順。諱餘亦小同。大異。越聞之。古善戰者亦

隨責服。莎隨倫相守不進不隨。責置也。服退也。卻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爲一金卻舍。以饒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乏。○七

本說在上句。中又云。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爲敵不收其尸爲京。則如何。○注謬甚。報齊指齊人爲敵人也。我緩之使得收而彼不收將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

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人。其罪二。與之尸

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二者怨上。○舊校云。怨一作罪。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

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

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

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

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

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勸發也成教垂名於此乎

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舊校云：與一作興。驪土之

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

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

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

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

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

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濬迴陸，注之東

海，因水之力也。通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也。四

井，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通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

皆喜之，故曰：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歸其不歸，湯武是也。衆曹所惡，歸其不敗，桀

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爲行也。車行陸而至也。○古者車皆

民所喜，好歸其不歸也。秦越遠塗也，罽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罽正也。械，器也。武王使

坐而至，有舟也。德之也。秦越遠塗也，罽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罽正也。械，器也。武王使

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纣虐勝良。勝，勝也。

而皆進用之也良辭

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

賢者出走矣。

謂箕子

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

曰。百姓不敢誹怨矣。

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

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

讒慝勝良。命曰戮。

戮暴

賢者出走。命曰崩。

崩壞

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

虛國人誦王王使衛巫監誦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

駕加

故選車三百。虎賁三

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

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

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

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

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

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

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

報白

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

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

武王疾行不輟。

輟止

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

休息

武王曰。吾已令

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

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

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己爲人之所惡。先陳

何益。

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故也己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

適令武王不耕而穫。

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奪之謂也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

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

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

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

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後隨處必非本文推歷者視月

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舊校云一本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

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歸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於衛云云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艾殺推此言之不得誇爲釐明矣○釐仲子云淮南秦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南西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所爲也注過宋野舊作于野說今依左傳

改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

因者無敵。○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作遵上文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皆認今改作道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榮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胡何也先王之法。經乎

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

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舊校云言一作世故古之命多不通

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舊校云合一作同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

所爲欲同。其所爲異。○舊本異上亦有欲字口實之命不倫。若舟車衣冠。滋味聲

○舊本異上亦有欲字

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誅。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故事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

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

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

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

故審堂下之陰。

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

之調諱也○將舊本作一辭謂盧云隆與鬱同舊本認其下而曰抄引作肺又脫其上今案史記○馬相如傳載有子虛賦有將割輪焠之語集解引郭璞曰將音鬱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傳節古曰陰

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舊

水暴益暴卒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

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聖訓其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尙猶循表。

而導之此其所以敷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
不知其長益也其

時已與先王之法_處廢矣_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

故治國無非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

蠶蠶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

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

變法者因時而化。

若此論則無過務矣。

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

以死守者有司也。

○守下亦嘗有法字。

因時變法者賢主也。

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

其法皆不同。

非務相反也。

時勢異也。

故曰良劍

期乎斷。不期乎鏌鋌。

鏌鋌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鏌鋌。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

驥騫名也。王乘之遊。

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

涉渡也。其劍自舟

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

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

舟求劍者同也。

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

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

任用也。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察今

此。似此。悖也。

爲治也。與此契。

舟求劍者同也。

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

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

任用也。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察今

此。似此。悖也。

爲治也。與此契。

舟求劍者同也。

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

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

任用也。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察今

此。似此。悖也。

爲治也。與此契。

先亡。

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爲威公威公桓公之孫也○謝云敬王五傳爲考王人表作考者皆此誤考烈西周威公爲桓公之子非孫也

對曰晉先亡威公

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

不當曰是何能爲

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爲也○謝施作多不當曰是何能然

又示以人事多不

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

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

屠黍居周三年也

威公又見

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

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

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

切靡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康切靡淮南齊俗訓作切踣注踣足也說施同

樂歌謠好悲

康樂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康樂上說施有淫二字

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

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

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時田邑而禮

之

二人賢者也○義時說施作儲時

得史麟趙駢以爲諫臣

二人直人○說施作史理趙駢

去苛令三十九物

告屠黍對曰其尙終君之身乎

其尙尙也○舊本君下衍子字今從黃氏日抄所引去之說施亦無

○說施無

臣聞之國之

與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

極國之亡也○說施無

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

次遺字舊校云一作子

威公薨辟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

下棺置地中謂之碑

故有道者之言也不

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廣雅

更廣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說苑作莫之必。則信盡矣。下疊字。發字上皆有必字。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無幸。舊本作無辜。誤。今從本生篇改正。說苑亦作毋幸。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爲章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聚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上。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爲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亡國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建此疑比。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

慎一日以終其世。段世為世。○疑是段身為世。賢主時以其亡其亡為憂也。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

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

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不如吾者。舊本作吾不如者。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會子。則言中盧往亦作不如我者。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

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

上上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天子舊本作天下。說此段與前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刻。刻。不得休息。

而後進。後。諸者進。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

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說見龍藏。篇虛云。說文茲則茲乃本字。後人加以水旁。實則一字耳。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

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衆齊民。不待知

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

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

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累新序節士篇。作累。即史記所云在縲紲中也。晏子曰。謹。遂

解左膠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

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校云。交一作友。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同。後人注邪字於

蜀以代音而傳焉遂誤入正文今去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

者吾是以請絕也。○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諸

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雖上篇嬰聞察實

者不置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嬰可以辭而無棄

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客俗人有功

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

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蓋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

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也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舊本列禦寇上衍一字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

圖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

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

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

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舊校云笑一作歎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

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有下罪字衍有與又同莊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列子同此吾所以不受

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長受人之養而不死其

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

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

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貪寵其所取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瞋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謂其所以為照所以

為瞋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瞋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瞋者目無由接也。見無由接而言見

說。詭譎詭妄之誣億不詳者也。○舊本說作詭段云當作詭說文詭謬言也從言亡聲。正如亡無荒蕪通用故可讀詭又惠氏於左氏襄廿九年傳祇見說也亦謂當為詭。智亦然其所以

接智所以接不智同。一同智也。○亦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與謂能智者其所能

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萌之前故曰接遠。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暗至而不知故曰接近。所能接近而告之

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何如故曰弗能喻。戎人見暴

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長大貌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

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為糞治之莽莽均長貌。○注不明壤壤紛錯之貌史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為人之獄。利往此指席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亂難理言教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大之福乎疑

己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為昏主謀以在將亡之國也。其主無由接故

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為智。○舊校云為智一作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為智。悖。悖若

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李本作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

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也。徒紂所以國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

之疾病矣。病困也。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理

謂臣居職有職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蔽蔽之於心也行謂則此也亦當論焉所知使若行之無有蔽蔽之於心中。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聞。言不聞。桓公

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豎刀舊本作豎刁字。俗刀亦有紹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獻寡人。快猶尚可疑邪。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於君。公又曰。

豎刀自官以近寡人。宦劉陰為奄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

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下人病也。猶

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隨魘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作苛病。本也。觀下文守其

本之言似。本字是。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惑也。公又曰。

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

之。食不甘。官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

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

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為不通人之命。○注矯公二字。當在令命之下。蓋先以命釋令也。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

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十三字疑衍文。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

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十五家。也。四十社凡千家以

降歸于衛公慟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寢堂也蟲流出於戶上蓋以

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掩以楊門之扇也三月不葬○史記齊世家正義引作二月不殯此不卒

聽管仲之言也○舊校云言一作敗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經無由接見也○疑見無由

接固卻其忠信接知也卻不用○案固與故通用劉本作見字屬上句非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極意林作及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

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焉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妙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

流乎江佐越王勾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孫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盧云案賈誼書耳埤篇建寧

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潭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昔秦繆公與師以襲鄭不鳴鐘鼓密聲曰襲蹇叔諫曰

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

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去之能疾也今行數千里又

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

勿輕易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

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案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三

也傳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遇師必於穀○穀是也女死不於上南方之

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

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

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

河南城所謂王城也。公半傳曰。王城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夫要微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

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豪

甲束兵。○梁仲子云。左傳僖卅三年正義引作蹇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約服回建。左不軾。而

右之。約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約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約服即左傳

以下字亦多訛。疑疑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爲句。高氏諫分之時。秦伯不自行。行亦不當言。超乘者。五

左君位也。蓋將在左。御居中。御主車可不下。今左弁不軾。右既下。復超乘以上。與左氏傳微異。超乘者。五

百乘。○左傳作三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踊車上也。不下車爲天子禮。故曰力

而之下。是蓋既下而即躍以上車。示其有勇。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淮南人開將

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

矯鄭伯之命以勞之。○禮經注命曰矯。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

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

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

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暗之道。○使臣無人字。舊本暗說作晉注。亦說今從魯注。改正而刪去舊

校一作暗注。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舊校云陷。入一作以及。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

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威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

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驪。

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

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爲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

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彊。謂也。○舊本注又有一作若是而。擊不可大彊。十一字乃校者之辭。臣請擊之。

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

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

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

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殽之敗也。故曰智不至也。智不至。則

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遇師必於殽。繆公不信也。○正文舊本作智至。案語當承上文。今增正。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也。師之不反敗也。殺梁傳曰。匹馬隻輪無反者。從蹇叔言信生也。○首句舊多作而言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說當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

故不至之爲害大矣。師敗

害大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

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

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

麇裘。投之無戾。

孔子衣麇裘投裘也。○字與尤同。言投裘孔子無罪尤也。○蓋魯人名孔麇子。作麇。說與鞞字。舊說與鞞當作鞞。與帶鞞故字同。孔麇子。陳子義爲正作帶。

用

三年。男子行乎塗左。女子行乎塗右。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

固難踰也。踰也。○盧云。踰。當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固不能使人易曉也。往就說文爲釋。非是。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施。都鄙有

服。封。界。也。薄。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

貯之。○左氏襄卅年傳。貯。作。諸。同。盧云。案。周禮。廛人。注。諸。諸。文云。本。或。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此之謂也。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殖。長也。我有子

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

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子產之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

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必無所能爲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爲也。雖施二人罪。施於民意亦可。○注。施。舊作此。說案王

肅注。家語。正論。解。施。施。生。施。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杜預注。昭十四年。左氏傳。亦云。施行。罪也。今改正。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

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夫開

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謂子產孔子。無用之爲事也。乃賢主所以爲事也。諱之

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曰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爲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

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實。盧云。疑是。負功。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

之。主書舉兩篋以進。○秦策作。一篋。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說。將軍還

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

矣。論士。識士也。殆。危。幾。近也。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致取以爲己功。一方寸之書。則亡矣。何

乃二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爲。而不可與

莫爲。夫唯賢主能無爲耳。中庸之主。凡舉無易之事。易一作爲。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不能無爲故不可與爲無爲也。

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

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也。而勾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勾踐破吳於五。網故曰能報其讎也。

小弱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差爲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與

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興而對曰。羣

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者得志則亂。故曰不可也。

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

而西門豹勿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伯子

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田水經獨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臣氏所言不足據漢書肅志乃諫仍之左太仲魏都賦云西門統其前史起繼其後斯得其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

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

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

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

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

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終古斥鹵。生之稻粱。○案漢書地理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似脫一賢字。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諠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陶陶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猶與故陶陶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陶陶也。止善。賢主以之陶陶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傳襄王五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

有水曰谿。無水曰谿。

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

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

○孫臏兩可。不文。倒據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作。不可爲是。

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

○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

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

○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

○說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者在尙書。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樂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爲周公兄。此又言蔡叔爲周公兄。益不可信。全謝山以臯鼫之會。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安得如此。往所言乎。

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

○猶微也。

察其秋毫。則大物

不過矣。○過失。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

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魯此之謂也。

○止魯贖本誤作亡，今據淮南齊俗訓本文改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謝德，此之謂也。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

○梁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比與吳世家所載皆異。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

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

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僑孫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

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

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楚以此大隆，格調也。吳公子光又

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

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晉名陳大夫。○案雞父之戰，獲陳夏齧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棄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在定六年，比穀合為一。釋文云：惟本又作惟，羣經音辨云：小帷子，又反伐郢。又復也。郢，楚國都也。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

○盧云：案左氏昭廿三年傳云：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辱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取楚夫人與其實器以歸，與雞父之戰同一年事。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

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

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賁康發云：此所引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傳曰：然則楚將出士也。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傳曰：然則楚將出士也。

和與其民人。楚不能之也。

合于禮義未言受命

宋華元率師應之

大將宋邑今陳

羊斟御明日將戰

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

與及

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

之事殺今日之事我爲制

宋師敗績華元虜

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

彼知己然後可也

魯季氏與郈氏鬪雞

金距以刺鐵作鐵

之子也

南陽作侵又下句作而築之宅

惠伯華禮記禮弓上注作惠伯黎正義引世本作華字形並相近

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

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賁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向不成樂就二八乎盧云秦泰還

戎王安樂亦是二八齊還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知此二人隨熱字誤魯自隨公初用六羽當有六

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

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

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辯則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遠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爲遠也

察微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開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昭也。○說苑雜言篇作邪。射子古謝射通。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慙。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悖誠也。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衰則庸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劍。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對釐惡也。有申謝佐劍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

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

中謝官名也在王謝法嗣也○樂仲子云楚官有中謝士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處云史記張儀傳徐陳彭越中謝對楚王云云索

隱云中謝蓋謂侍從之官則知楚之官實有中謝與此正同

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人也。一言而令威王

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

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

御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案淮南兵略訓謂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得矢。激則遠。史記買

不同但近所行雖個注謂冠子本亦作旱小。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

可馬又云說文旱與悖同音則亦可通用也。先有度也。度法也。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

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爲也。○注頗難通疑宥與園同謂有所拘礙而識不廣也。以下文觀之猶言蔽耳。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

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

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

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

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

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則能舊本作則能今案文義改。

去宥

入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而然不然。是

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然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

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悖

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錫罪已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惑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悖為句不當訓惑疑是惑字之說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

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

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為善而從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

所謂可從悖逆也。可者乃從悖逆之逆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

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奪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亂身不危矣待也。言亂亡立至無所復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

士而不知所謂士也。齊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王湣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所以行從謂之士也故尹文

問其故。問所以為士之故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

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湣王臣其讎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讎也然二人卒讎之湣王無道齒殺之

而灌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讎者也○梁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渚齒顏師古注人表渚音女敦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渚夫論作渚齒史記田單傳徐廣作渚齒注東廟後行論篇注亦同國策作廟梁

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

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

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矣尹文曰。王得

若人。賓以為臣乎。舊校云有一作用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

中。舊校云有一作用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

辱也。○大夫辱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

○大夫辱

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以

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

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

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

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

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為未至如是。○此注各本脫幸本有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

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

令也。○幸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

臣，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

殘身危，走而之數。數齊邑也。如衛也。齊僭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以老

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奉義以霸管子，請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僭王繼絕國之實，僭之不

義之人無管子之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一日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 姦僞邪辟之塗

可以息。息滅也 惡氣苛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 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

身治則國治故曰一理之術也 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作爲也遲徐也遲用其力而不動也 分地則速

無所匿遲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緣循則入己分而有之名自欲得疾成無藏匿無何遲也 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

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知故蔽之也 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 凡爲善難任

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

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爲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 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離也去轡去轡之去 必

多所不及矣。言力不隨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 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

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 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倭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

堅窮廉直。堅剛也 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盡 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

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 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

自以。謂亦教以用也 若此則百官惻擾。惻動擾亂也 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改在

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謂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

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莽曰：大示邪，無正多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莽復有

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

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悖也。夫名多不當

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

而愈塞也。名虛實稱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慎也。故曰：不可不審名分也。不審之而欲治，猶惡壅而居下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

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

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屬王周宣王

宣王之子，先幽厲偶文耳。殺說不辜曰厲，壅遏不達曰幽，皆惡說也。○壅遏，遠周書，獨斷，蘇明九並作壅遏。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

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也。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

官衆有司也。萬物○舊校云：一作邪。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

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愧。以用○舊校云：過一作過。又本說作說。今案：過說皆非。也。說音曉。又音德。王肅說也。莊子：大宗師釋文：廢忘也。譽

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以汙德之德，隨潔白之說，里諺所任以

公法，而處以貪枉。與上賣馬。贈義同。用以勇敢，而墜以罷怯。將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故苛窮之

玉非誇頓，不能則也。謂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誇高墜蔽，二世以鹿為馬，此之類也。○蔽，燕博物志作靡燕。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

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

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願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之類也。故至治之

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勝也。〇案注似主本

是生。閭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不自專獨為教詔。知而不為。雖知之不與。雖知其功也。和而不矜。和則成矣。不自矜伐。成而不

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此之謂也。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肩為使。者止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肩為人之使令者乎。清靜以公。公神通乎

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海外四衛之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行此之謂定。性於

大猷。性命也。大猷猶大寶也。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無形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忘人。無所忌慮。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乃所以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

也。得之也。故曰夫其非道也。〇舊本作夫其非道也。往同。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劉乙轉。知

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仰之。此乃所以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

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不幾也。靜安也。幾即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乃賢意相似。往似非也。大明不小事。假

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大明者垂拱無為而化流行不洽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僖公勸理成敗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

文夫其不能下缺。也字今依往補。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者務濟國事。濟靜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

旨也。其大乎子。輩有欲太字之志。於是生之也。〇注其大乎三字衍。仍當有一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是故

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妙微也。若此。則能順其天

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平。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

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以自始。自從。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

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以自始。自從。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

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二語見文子上。仁篇淮南主術訓。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

有繩不以正。○准法正直。○准說文本作準。从水。準。聲。而諸子書多當作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準。今姑仍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

以爲天下正。○寧安。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鳩範曰。

惟天陰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故曰。不出於戶

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故曰者本老子德經之言。下二語亦是。其出彌遠者。其知彌

少。○不知人而恃己明不。能察遠故謂少也。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關矣。○闕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

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以爲也。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

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之。不爲而有所成。與爲無異。故曰所以爲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也。東海之

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爲寒。寒暑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而物自成。

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吳天同。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乃謂不

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在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

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

得爲得者也。當於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匡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

有識則有不備矣。

物不可悉識備識其物則爲不備也。〇注則爲朱本作則反有。

有事則有不恢矣。

恢亦不備。

不備不恢。此

官之所以疑。

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

故曰數官然後成。

夫

國豈特爲車哉。

但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

方道也。

夫一

能應萬。

無方而出之務者。

一者道也。

唯有道者能之。

魯鄙人遺宋元王問。

能不解者也。

元王號令於國。

有巧者皆來解問。

人莫之能解。

〇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說宋人。拿辯者也。淮南人間訓注云。宋大夫。

乃能解其一。

不能解其一。

且曰。非可解而我

不能解也。

固不可解也。

問之魯鄙人。

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

我爲之而知其

不可解也。

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

是巧於我。

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

解解之也。

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

鄭大師文終曰。鼓瑟而與。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

效

於不窮也。

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

微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

自心傷也。

起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

智差自亡也。

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衛亡也。

智差自亡也。

奮能自殃。

奮強也。夏桀殛其能以肆無道自取

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

同。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

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

此

則姦邪之情得。

得。益。知也。

而險陂譴謬詭諛諛巧佞之人無由入。

無從自入。而見用也。

凡姦邪險

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

因。猶。謂也。

人主好以己爲。

己所好。謂所

則守職

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

阿主之爲。

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

人臣日得。得其詞主之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會之爲卑。卑之爲會。從此生

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於薛。蒼頡

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後鳥跡以造文章。后稷作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殖百穀。號稷以爲稷。○案柱。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道者。故不數弃。而以柱當之。皋陶

知曷知。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未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

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亡國之主所樂及脩其本者弗為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知其君不信脩脩其本者弗為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仁義無欲為可以致

治安國。治安國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亡國之主不知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秋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有士之君能察此言

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為可。理韓

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

釐侯景侯子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莊子人表亦全無韓簡子見左傳及史晉趙世家惟莊子無攷今史記據世本謬似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釐侯

子非景侯子也。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更易大者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

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聾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昭釐侯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聰舊本作聾說今案何以下文改聰與聾韻協何以知

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

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以

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其所以聞見

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讀十里之間。而耳不

能聞。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

以意林。南撫多顯。南極之國。○西服壽靡。西極之國。靡亦作麻。○大荒西經。北懷儋耳。北極

作而欲。○大荒西經。若之何哉。何以得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

經作圖耳。若之何哉。何以得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

固無一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賢愈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二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習近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沉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粒可食故曰不嘗不嘗劉乃維之說。說文繼以米和羹也。前漢人篇作不繼。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選閒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劉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飲李金注。文選陸士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形近致訛。今定作煤。食舊本注。煙塵下多之。煤二字乃衍文。又墮作鑒。今皆依選注。謂正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心憶妄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記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上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

則不爲兔。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似兔化而爲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

人時有止之者。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被讐日用。而不

藏於篋。或讐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則志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

之事未必能。當是自見。蒙闇也。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向儀即

代臣作。走力役之事。則心倦。容成作麻。羲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尙儀即

後世有據據之辭言。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

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舊校云。雅一作持。索荀子解蔽篇云。乘社

字之誤。社即相土也。寒哀作御。○寒哀即世本之韓哀。古寒韓通。哀舊本王冰作服牛。史皇

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

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

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能。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

日不知乃知。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豈必勞形愁

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日能燭之

無所風。而意不可障。○大風也。神與道合。生道乃無。精通乎鬼神。深微系妙。而莫見其

無所風。而意不可障。○大風也。神與道合。生道乃無。精通乎鬼神。深微系妙。而莫見其

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國而治謂之天子也。反本。○朱本注。未有也。黔首畢樂其

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無。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

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新序大作。報韓詩。外傳作墾田。似邑。

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爲大田。甯邀甯戚。○占戚。速同音。邀卽速。登降辭

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以朝諸侯。蚤入晏出。犯

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貴。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

楚有微尹之言。亦諫臣。○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七十三無臣字。樂仲子云。管子小匡篇作趙叔牙。爲大諫。平原廣城。○城疑城。新序作國。車不結軌。士不旋

踵。給交也。車兩輪。開曰軌。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新序作威甫。外傳亦作威。請置以

爲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也。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

弦章。○管子作賓。賓無王厚。齊云案說苑弦章在景公時。嘗以管子爲正。樂仲子云。小匡篇作子旗。爲大理。子旗蓋弦章之字。孫云。管非外僞說。左下作弦商。新序四作弦寧。請置以爲大

大理。治。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

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

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黃氏曰。抄引。作不任己之能。而以盡五子之

能。沉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

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

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

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贏，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渝綏。檢解疑據。○
願作入事其事，以充其名。上事治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舉正道，為淫學。邪說謂之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實正。行其情，不離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離飾之，以為華藻也。○行其情，舊作依乙。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聚于度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案功字必錄。疑當為効，又疑是効。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愛惡，好憎。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有用之言，謂處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立。相與植法，則也。植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曲。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曹，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無益之事。唯道是從，民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魯人。

也一事 正性^也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和唯

彼天符。不周而周。^{迷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明也。以用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伸。微自。}若此。

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教也。}則請者愈多矣。^{讓益}請者

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

其道固窮。^必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

又將反以自多。^{反更}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因

舊法不^多責而不詔。^{以偏見教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

審實。官復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道。向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爲實也。○自有}

道之主。以下亦見淮南主術訓一二文。異不復別出此爲實。^{蓋校云一作實。則正與淮南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實爲是。}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燭

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

夷之遠國。^{遠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韓非外儲說左}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

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韓非作中牟胥己。是二人。上在登作王登。}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以用}相

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易舊作見說}非晉國之

故。^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

舉登復假耳目哉。^{○舊本吾又耳而}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

目之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

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

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驢。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

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驢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爲霸

王之船驢故釋之非苟遠也。任庖人鈞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

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鈞者即臣仇人即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爲社稷功名之道爲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

知材木矣。譬功丈而知人數矣。○說施食實篇作此功校而知人數多少也故小臣呂尚

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此注諫小戶湯之師也謂伊尹見尊師篇管夷吾百里奚聽。○舊校云一作任案

說苑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驢遠哉。○當作豈特驢遠哉說苑作豈特驢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

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桀辛。○說見當樂篇紂用惡來。宋用唐鞞。○從說苑作唐鞞亦見當樂篇舊本作駭唐鞞齊

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舊本無知字又其字說作基今亦從說苑改正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

之日而欲夜之長也。○若說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中當舜禹猶若困。而況

俗主乎。○若說施作亦

知度

大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人信之故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恃有國故危也

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

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察知此禍福之門也。凡冠

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遠不用象譯欲觀方二千里。周禮象胥掌蠻夷國語之目使

方曰狄觀北方曰經國經所謂曰經南三千里內彼版五常華夏之感明則不用象譯欲觀也○注象胥下魯西

術古字今則闕越周禮作饒額王制東方曰寄此作饒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經南七字梁術文胡字亦梁術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

不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

重其義則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之休明雖大輕文有

溢漏今依傳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衆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

○孫云李倉注文選陸士衡五等論引作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

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王者之封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疆幹弱枝海上有十里之諸侯。遠也十里小國以大

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爲故曰。

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勝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逸也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

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欲盡辭故

曰彌湯其無鄒。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鄒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

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

名著乎樂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

之以遇亂世。王猶尙少。以尊勢賢士之佐。亂世而王尙爲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

王者之彌易。善封之民。封之亂與武王。由是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

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橐。○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輶。用輶山用橐。輶音云。輶乃鳥切。推

飾務訓葉本。亦作鳩矣。因其勢也者。令行。○案因其勢也。下似當云。因其勢者。其令行。指四字。語氣方完。位尊者其教受。受。因威立者。

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

家令乎一人。易。賞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化。○賞識。及此。疑是賞識反此。諸侯不欲臣於人

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

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

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

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

申不害韓非前申韓之也。○注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舊書。藝文志改。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欲望之也。由未定。堯

且屈力。而況衆人乎。也。屈竭。積免滿市。行者不顧。顧。視。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

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士畫界。各守其封。故定分。莊

也。○注。定分。似當作分定。莊

王國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也。國宋在魯宣十五年。○春秋國。康王。國宋五月。王。穆王。共

楚王之孫也宋君病
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宋十月宋王楚惠王繼章之孫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

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

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執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

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也陳成常懷乞之子恆也宰予字子我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

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故願去一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校云

而一作毋。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謝苑正諫聲作賊簡公於廟簡公喟

焉太息曰。余不能用執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執也。

與無悔同。悔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

君道也。○周鼎著象詳見先識覽

慎勢

慎勢

七日。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衆人之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

之謂。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闕尹貴清。闕尹闕正也名章

鳳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諸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老耽困學紀聞十引仍作老聃。子列子貴虛。禮道人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

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注舊陽生貴己。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隅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

本作一十五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諱八十九篇權之勢也。○梁伯子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王廖

用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諱八十九篇權之勢也○梁伯子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王廖

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

脫向多引此十人。然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諸後安死。驚故反以相。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鐘也。擊金則退。擊鼓則進。

非一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補矣。

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舊校云穴一作空。案空與孔同。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入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區以別也。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

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清濁編宮。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一者平。正者主。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主。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

執一。所以搏之也。○搏與專同說。見前舊作搏說。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

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驪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騾。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楚王閭爲

國於詹子。詹子詹子何。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爲身。詹子爲訓治也。意林兩爲字即改作治。

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

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爲。此四者異位同本。

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守宙窮日月。事亦約之。約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

事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近也。田謝以道術說齊王。齊王

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

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

幾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

不宜當。合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餘。語曰。鵠比於我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成五帝以昭

神農以鵠。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壽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

命矣夫。吳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為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

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

不若子。若如也。曰。今日置實為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住又不應。在次見下。得無後人所為乎。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

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二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

子。吳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

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此下云。御覽四百四十六。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臾也。與徐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

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

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錡。王錡。魏之武侯。故曰困於王錡。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

大難。車裂之難。盧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簞亦同。至魏國。秦策韓非難言。問田雨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說撰射矣。何處不射。割唯此注。言車裂則。

是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破齊於艾陵。而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王夫差於五湖。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案史表滅宋者齊湣王也。

而不勝於燕。

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

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論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人

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名德行之名也蓋虛名可以偽致顯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

也○注蓋虛名可以偽致舊本多作虛辭不可以爲致今從刻本改正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爲名實不相當也

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也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

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行去之他也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食。而皆以

然也。達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

駭。駭也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

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

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魏鄭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

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

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爲

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爲

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會爲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

請勿復言。

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故令客勿復言也

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

義愈益厚也。

厚多也

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

飾好其非遂成其過

田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哀王之子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

曰爲聖易有諸乎？

有是言不○注未舊衍可字今刪

田曰：對曰：臣之所舉也。

言有

昭王曰：然則先

生聖子。

于乎也○虛云古于乎通列子黃帝篇今按之鄭至此乎殷殷順釋文云本又作于

田曰：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

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田未有功而王問

田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曰：對曰：昭王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

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己因以知聖對昭王。

田謂

昭王有非其有。田曰：不

察。

察知也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

趙襄子後七世武靈王之子吳雄所生事治偃止也○在吳雄舊本作吳雄說今改正

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

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

虛空實誠

今離石入秦，秦也。今屬西河，而王

綽素布總。

綽素布總喪國之服○舊本布作出校云一作布今案出明是說字改竟定作布

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

得國之樂也言

秦得地而王布總，秦得國而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所非兼愛之心也。

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

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能衛衛嗣君欲重稅

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

自若也故以重稅告之謂民甚愚矣○說其誇爲王時下

一也字今以謂職後為君者謂之則八世以序次言之實六世也夫聚要也將以為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矣擇言民自藏要於家與藏之於官何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也其不知在上也○往失也似當作異也見下注為言言不如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知在民也○往失也似當作異也見下注為言言不如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知在民也

己審則令無不聽矣從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

反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為公子沓相說見公子而戰戰懼也公子沓嘗之

曰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豈發也說我我說之也而戰戰懼之言不任為吾相也夫不滿之辭○此兩節注皆非是公子沓為周之相非申向相公子沓

也毀其說我而戰懼將以我為相尊嚴之故而然歟如是與申向曰向則不食雖然公子年二

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孰難也公子沓無以應應者戰者不習也

也不慣習見尊者故懼而戰使人戰者嚴祖也嚴尊祖也○案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

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祖則可言以嚴祖者失則可也

審應覽

一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

矣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之喪也諒闇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也卿大夫恐懼患之

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也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

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

創摺葵以爲珪。冒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七寸。故曰余以此封女。

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

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

戲不誠也。○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

周公對曰。臣

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

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嫡唐而封太叔爲晉侯。此之謂也。周公旦可謂善說

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正

荆莊王立三年。

不聽而好讒。

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謬謬言。○案。駟虞辭也。史記。晉稽傳作書。謬。

成公賈入諫。

○孫云。史記。楚世家作五舉。新序雜事二作士虞。稽稽傳又以爲稽。

于楚說齊威王。

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也。

禁止也。

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讎也。

王曰。胡不設不穀矣。

設。施也。何不施讎言於不穀也。

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

不鳴。是何鳥也。

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

王射之。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

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

覽。觀也。

是鳥雖無飛。

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

仲至也。駭。驚也。

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讎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

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

蘇晉。柏州。魯之子。州。魯奔楚。嚭自楚之吳。以爲太宰。

成公賈之讎。喻乎

荆王。而荆國以霸。

莊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

發行

桓公

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

也。桓公曰。譴。日之役者有執。雖。而。上。視。者。茲論○譴字無致注以驗訓。雖亦難曉。我施

用。若。松。為。穴。戶。不。知。何。物。字。與。瘡。相。似。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說施作

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實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管子曰。子邪言伐

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牙曰。然也。○管子亦當作管仲子邪言伐。莒者文似倒而實順。注牙字舊本不重。今案文義補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

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也。鐘鼓之色也。愀然

清靜者。衰經之色也。雖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嚴也。○顯然喜樂。意林作

又清靜。意林作肅。淨本亦多同。唯李本作靜。又應作應。說施字句亦開不同。今不悉記。日者臣望君子在臺上也。雖然充盈手足矜

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咄而不吮。咄。開陰閉。○陰本或作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

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

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

雖善匿。弗能隱矣。匿。藏。隱。藏。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詹何。隱。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向賢仁而貴。翟義。魏文侯友之。老聃。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列子黃帝篇作有

每居海上。○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驛阮步兵詩作每朝居海上御覽九百五十同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

左右盡靖也。靖靖，安也。四翅一

蜻蛉小蟲細腰
四翅一名白宿

終日玩之不去。弄玩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

居所○注頗僻似不若譌處
或本作古処字而傳寫訛所

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靖無至者矣。

詠湖中鴈詩作
羣鴈翔而不下

勝書說周公曰。○韓詩外傳四但作客說苑指武篇作王肅生

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

則人知之。

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

不_レ明_レ勿_レ言之而不_レ成_レ精言乎勿言乎精微無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

說而周公且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

周不能疵矣

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氣多惡周之必不能

下似當有一己字

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見同惡同

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蘧伯雪子不言而出得道人子貢

曰夫子之欲見溫作雪子好矣

今世見之而不言其故

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巨響而鐘有矣不可以容聲矣擊一作解故未見其

人而知其志見其入而心與志皆見天竺國也
同舍也 聖人之精矢豈待三

書曰公問於子目曰與衛言立子牙不願
子建爲費無極所譖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庶分

楚縣也楚僭稱王守縣大夫皆稱公太
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

孔子知之故不應之○注
自公曰○告以石毀水奚咎○
喻微言若石虎○孔子曰○殺人能取

之。授以水中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渚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鴈與庶狄當作鴈請庶父。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力至者。水水中人不知。子三曰。經公曰。耳

謂屬齊之雨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諱味臣也

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

知言之謂者為可耳

知言言仁義言德信仁義大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

白公弗得也

以言矣

不微言言言者謂之屬也

求魚者鰭爭獸者趨

子微期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

去不仁不義之言

至為無為

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為因天無為天

無為而萬物成乃有為也故至德之人

公于高率方城外聚攻白公九日而殺之

法室法室可寇也

齊桓公合諸侯

合會也

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

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

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

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

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

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

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小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

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

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驪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

陸渾陸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徵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陸渾渾人不知

襄公復妄言也

○注引傳多訛今悉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齊也誤涉昭十五年傳非祭齊也之文

許之。天子周景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

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襄弘乃景王叔王之大夫

春秋之末也以世推之當焉劉康公乃微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

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襄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

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爲。

精論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

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舊校云毀譽一作巧辭衆口熏天。熏惑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

國。賢主猶惑之也。分別惑疑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

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昭字當重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

厲皆也。然有亡者國。句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

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不可不

可無辨也。辨別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爲治

禁故辨而不當理則僞。僞巧也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

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涓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死與尸同史記秦本紀晉楚

死死河二萬人漢書陸吏傳安所求子死桓康少年時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

此書期賢篇扶傷與死亦是意務作有人得富者尸

折。○意林作富人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意林作必無買此者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

鄧析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夫傷忠臣者有

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

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讒辨所以革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襄弘

以此死。以世論辨反白爲黑而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而容紂時賢人周公召公以

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范蠡子胥以此疏。放死生存亡安危從

此生矣。此讒辨無理若鄧析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

襦袴。○舊校云一作袴下同案玉篇袴子慣切襦衣也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

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舊校云日一作因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

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

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知鄧析者無能誅○案列子力命篇亦云子產殺鄧析考左

氏定九年傳鄭顯歆殺鄧析而用其刑顯歆乃代子太叔爲政者則鄧析子產並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

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

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尙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

顧。可以見人乎。願反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

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故古之

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

無擇。橋辰也。齊人有宿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為從也。約車十

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為橫。髡以合關東從。為未

言故駁不使之也。○有以說為又以。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辯。不若

無辯。周鼎著倕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倕之巧工也。以巧聞

舜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倕見之則自齧其指。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注前說是也。淮南本經訓道應訓皆有此語。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

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

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

也。約盟也。○空雄前聽言篇作。空雄此疑本是空雄寫者誤耳。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

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

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

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

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

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

辯士也。辯相易奪也。辯言辯之。三牙辯也。昔乘白馬。蔡不得渡。關固言馬白。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

謝云。藏三耳見孔叢子。公孫龍篇耳字。案文行。牙故傳焉。致辭。思意。藏。殺古字。通用。謂字也。此作龍。亦誤。盧云。作

牙。又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應出關。此虛言。難以奉實也。今此注意。又相反。非也。孔穿不

應。少選辭而出。少選須臾。明日。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

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願得有閭

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不知君將

從易而是者乎。○舊者乎。上有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

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孔叢子有其人理勝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令其父

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

取冠。進上。閭馬齒。閭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

藏去其二。少而均。故易。○正文與注皆難曉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折言

似當。○舊者乎。上有宋有燈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

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燈子曰。子不如

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

得哉。得。得也。燈子。續。認。路。婦。緇。衣。計。其。禪。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

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唐王也。言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

不善。善者故為不畏。○楊依注。荀子。解蔽篇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

不啻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

若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

民人。舊校云一作夏人。民人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爲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

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

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乎輿謬，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

輿謬或作邪。謬前人信後人和舉重勦力之歌謬也。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舉大木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淫辭

六曰：察士以爲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難窮，其爲禍福

猶未可知。猶命也。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爲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爲禍

矣。惑也。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

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也。惠子辭。謝不王又固請曰：「寡人莫

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

人也。」聽從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

猶尙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辭也，是欲惠子之爲

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鄆邑名也。自拘於鄆。將服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曰。和之孫孟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魏惠王也。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難於魏境內也。凡自行不可

以幸爲必誠。言惠王幸幸傳國之子惠子幸。幸以不受之名以爲必誠也。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

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雖禽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蝗。今宛州謂蝗爲蝗。以陳仲子爲孟子弟子。此以匡章爲孟子弟子。均妄說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

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甚於蝗螟。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

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樂乎城上。或負畚而赴

乎城下。或操表撥以善睇望。若施者其操表撥者也。施惠子名也。表撥。量度。使工女化而

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

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公何事比施於螳螟乎。惠子之治魏爲本。其治

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

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爲土地之故。廢糴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大術之愚。爲天

下笑。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舉其諱惡。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

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路。罷。疲也。○國家空虛。府藏竭也。天下之兵四至。救鄲之

兵從四方多也罪庶惡也誹誦惡也諸侯不譽皆道其惡也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翟翦社稷乃存言惠

子之法也而不可行又爲惠王說舉大本前呼與譚後亦和之言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名實散出言惠

地四創名實散出以略鄰國也土地爲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護國大實也說

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

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見以賊天下爲實以治之爲名臣章之非不亦可乎幸而獨

主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於煙視媚行婦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

婦曰蕉火大鉅○蕉薪入於門門中有斂陷斂讀曰勞○斂從欠呼儘切疑即坎皆注不可

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婦氏○此與衛策然而有大

甚者見遇今惠子之遇我尙新見遇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體

悌君子民之父母體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

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體悌新婦哉誹

因行誹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有

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

者

七日。白圭謂魏王曰。而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而丘魏邑也。鼎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樂仲子云。市邱之爲魏邑。無效而疑是市讀若貝。與市字異。師邱齊地。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年傳。作貝邱。師貝同音。省文作市。盧云。昭廿年傳。齊侯田于師。釋文。師音貝。是則師邱之卽貝邱。信矣。余案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呂氏春秋作西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梁嘗以西牛爲是西牛之鼎。大鼎也。與喻意似更切。又案蔡邕集載。萬經讀書記傳曰。西牛之鼎。以烹雞。多洎則淡而不可食。少洎則熱而不熟。其文與此正同。市邱師邱俱不聞。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必定取某地所出。少洎之然。蔡集舊本亦注云。一日市邱之鼎。故分載梁錄。以俟後來擇焉。又注能知五味也。上疑有脫文。

則焦而不熟。焦燥難離。離難熟。然而視之。蠲焉矣。無所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飢。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飢。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飢邪。白圭之論。自恃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無所用者爲笑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也。

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笑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

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曰。今王與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

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與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孟卬割絳潞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孟卬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芒卯。案魏策芒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廬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今此云割絳潞安邑之地。潞疑卽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仲子云。安邑魏都也。秦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殊不可信。王喜令起賈爲孟卬求司徒於魏王。○起賈疑卽須賈。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減爲司徒。無用卬。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減爲司徒。無用公。公謂孟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減。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潞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書與秦。致之於秦。秦猶善牛。○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卬之下者。舊校云。乃一作之。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卬如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責臣。卬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卬爲司徒。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爲有益也。今割國之鎡錘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鎡錘。鎡。兩也。謂分絳潞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論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卬得其

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殷讎乃從豐焉是豐程不得爲一地雍錄云豐在鄠
縣程在咸陽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鄠文王墓在今西安府咸寧縣畢程疑當卽畢鄠

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

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

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家語屈節解吏
機舊本作說說今改正

皆外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

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

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爲一二吏歸報於君報魯
君也曰宓子不得爲書

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

宓子吏邑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

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

發所愛發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

也傳書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宓子敬諾乃得行其

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

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

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
之化爲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

之德至矣使民閭行閭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

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

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飛行於遠

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

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

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

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精。精有精。乃通於天。

乃通於天。水

○五字疑誤衍

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沉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

之務莫若誠。

以誠說則信著之以誠治則化行之

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

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信 舉難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昭之者所有餘者妄苟也。妄作苟爲不尊理義君民

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

中繩愈窮愈榮。續正也行如此者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

亡天下聞然而以理義斷創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亦非也舜有卑父之謗

之而益貴然則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奇者非獨舜與湯也言雖聖不能

無闕倪賢者乎。○往身父之謗見下舉難篇及淮南汜論訓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

短。飛兔要裏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駘若兔之飛因以爲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

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要裏字讀如曲捷之捷也推掩綽文云音權郭音

室不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橙橙乎后之爲人也。○橙橙莊子讓王篇作

魯用力貌謀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戴舊本作妻說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爲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又欲以其辱行

漫我我羞之。漫奸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莊湯將伐桀因卜

隨而謀卜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就可卜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

謀。○莊子作務光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就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

子成相篇作牟光

何如。務光曰。疆力忍詢。詢辱也。莊子詢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

莊子無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

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

乃自投於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爲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爲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潁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也。○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下隨恥受湯讓。自

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紂夜高士傳。並言投潁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案莊子作潁水。釋文云。本又作潁水。可馬本作潁水。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

也。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云。武一作賢。仁者居之。居處也。吾子胡不位之。○莊子請

相吾子。胡何何不位天子之位也。言己請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殺民。非

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

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纂。纂水名也。音

募。無伯音。纂。募之訛。莊子作盧水。可馬本作盧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

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察見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賴

一曰。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物。故不侵於利。不牽於執。○舊校云。執。拘也。

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下隨務光。蓋居亂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四人介之大者。若夫舜湯

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

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

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卻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卻一作

謂路之人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戰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姪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戰也。戰非矛也。亡戰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也。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也。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此處人主之氣。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袖。績。纈也。縞。白也。縞。纈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也。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殺。卻一作還。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也。

離俗覽

一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自一作爲。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

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罰誠當。雖赦之。

不外。不敢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

錄所引改。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

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

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行去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

寇。爲魯定公之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舊校云一作不苟且也。子墨

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墨子魯問篇作公食過。公上過語墨子之義。義越王說之。謂公

上過曰。子之師苟肩至越。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社二十五家也。二百社七十五家也。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也。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

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

萌。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

無用越爲之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舊校云受一作愛。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

越。雖於中國亦可。墨子作是我以義翟也。鉤之釋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說釋字無致當是釋字之誤。凡人不可不熟論。秦

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

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

師衆。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

爲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遁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

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臣者。

○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篇補諸宮舊事作則。後之爲將者。此處者將二字。若乙轉可不添臣字。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荊

國終爲天下撓。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之字從諸宮舊事補此。應在下句下句可無之字。乃

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梁仲子云。案此節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自伐吳卒之事。據傳

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相傳異說。夫見可知。難軍之益。攻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與子玉子反同諒。殆不可信。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

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鄭岐之廣也。武王所居也。岐。萬國之順也。

從此生矣。○舊校云。生一作至。荆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作乾谿之

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爲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典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往舊本殺之作

殺報讎。今改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伐楚。楚人避之也。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

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志雖百世猶不可忘。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荆

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史記循吏傳皆作石奢。皆舊事與此同。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

使爲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珍。道有殺人者。○道舊作廷。新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記作道。方與下追之及反立於廷相合。石渚追之。則

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

有罪廢國法。不可。○阿私也。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小斧鑕請死於王。○免

殺身忠孝之義

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案渚言舊事作令吏捨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焉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也不

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

矣。太華之高。西岳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也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

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德週乎天地。週猶未是也澹乎四海。○往疑未是也

也亦是妄改或同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思不滅。滅匿也○思舊作惡校云惡一作思今從

舊校改藏之訓虛素以公。○素實也惡其實以奉公王之實也小民皆之。皆公己也○己亦疑是正之誤其之敵。

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

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明於後世說通而化奮。利

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行滿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季世親之則親也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

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

年。而三苗服。○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行德作修德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

爲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臺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注之險也疑是皆險地

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

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

作樂金鐘在後故曰先德後武舜其猶此乎○舊校云其臧武通此一作上

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

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

姜氏申生母也○注之字疑衍

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易以毒也○注本改作置也義不足

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

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案傳云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穀宣公庶子頑孫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注此與維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南人聞訓同黃氏曰抄云恐無

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穀宣公庶子頑孫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注此與維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南人聞訓同黃氏曰抄云恐無

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南人聞訓同黃氏曰抄云恐無

此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城父桓公御說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瞻諫

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

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穀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報對曰子安玉鼎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汲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洽兵錫于中原其誰君三

舍若不能命其左執轡頭右屬驪鑣以與君周。童子王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

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

天必有大咎乃從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爲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衍廉而儉傳作廣而儉無重耳二字

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當云納之晉也○注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

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

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鏹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博。大也。二。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爲陽城君所舍。○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聽其遺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往往非下云。我將之。而使其弟子皆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也。續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授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句上當有二人。二字以猶已也。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作當聽。非今改正。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

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可用也

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爲楚將萬乘之

國。其爲三萬五萬尙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

○孫云。御覽二百七十一守國作守固。兩用之下皆有衛字。餘案下文似不覺有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

不爲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無遺民不爲之用故滅亡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

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

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

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爲之用也湯武因

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管仲

民之用也有故。故事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

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

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句踐

試其民於寢宮。舊作寢宮。劉本作寢宮。案劉闕。新論闕武篇正作寢宮。今從劉本。民爭入水火。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貴在火也。臨紅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貴在水也。即此事。

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御之。御給止也。舊校云。御一作退。案新論正作退。賞罰有充

也。莫邪不爲勇者與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爲勇者利怯者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

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密須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攻距大邦。此之謂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

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一人

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本始也。似管云。不可不察之本。少一不字。三代之

道無二。以信爲管。管。維法。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鸕水。鸕。仲子云。水經。倒殺投棄之。

淮水注引作投之鸕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鸕水。如此三者。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於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

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爲之用。亡國之主。

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

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也。惡

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

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

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注。輕節。節其力也。欲走不得。故致千

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也。祈求也。若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

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

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也。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諡法殺義不辜曰厲。厲王之子宣王之父。有讎而衆

故疏于讎。禍及子孫。疏放也。義地名。今河東永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微無也。虎臣宣王時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微

我疆土。此之謂也。○趙云。此注大謬。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是爲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

之。○似當作多欲民衆。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其位。○注。位當作衆下同。有必緣其心。愛

之謂也。○注。緣其仁心。故曰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形體也。不可謂有。天下之位也。舜布衣而有天

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由此多其讎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知

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

以導之。○注。導猶先也。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

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

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事審

也。其所施行皆可爲人法式。故曰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韓詩外傳十新序。魏事五侯作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

亡者何也。

武侯文侯之子也樂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

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

驟戰也

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

極盡可欲之物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不臣之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取於干陰也。為越所破自劉於干陰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一作御下同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通猶勝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也顏闔入見。見焉莊公曰。子遇

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安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安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得載而歸也。○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生篇。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衛莊公。余攷莊子人闔世言。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讓王言。魯君致師。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為衛莊公是也。而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游序雖專五家語。顏回篇皆云。魯定公問顏回。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辭耳。高氏未加詳考。誤以為魯莊公。晉曰。子妄說。思載咸陽市門之金。而歸何其陋也。又荀韓新序人表家語稷字並作畢。

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魯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此注非是。猶求其馬。即下所云極是也。

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通責識知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此二句疑當作則難以為繼矣。難以為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

為是以罪召罪。召致也。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

舊校云：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禁。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

一作用案：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獮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極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遂因國人有逐獮狗之援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

鼎有竊。舊校云：一作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適威

大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勸。勸雖有。賢君不能得用之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

也。與為與隸同。與隸也。其視為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

也。誠無欲。則是二者不足以勸也。勸樂也。與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

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二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

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亂猶難也。錢詹事云：扶木即鑄木。古音扶如福。鑄轉為鑄。漢書天文志：鑄為扶。鄭氏云：扶當為鑄。鑄古耕字。案上既云務。犯白刃。冒

流矢。趣水火。舊校云：趣一作赴。不敢卻也。晨寤與。務耕疾庸。耕疾庸則與必非耕字。又

似為下句。關疑可也。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

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

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

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與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

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一同三王不能革。

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

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

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

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

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

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所

欲之故鬪爭之。往雨之字皆衍。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

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

民爭爲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

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

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懷縣北原城是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下降。○僖廿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作三

日韓非外儲說左上作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左傳韓非不合與士則必得原然

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

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爲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同書逸書也。滿猶成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也。他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在木曰實。在地曰蔭。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真正也。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

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魯也齊桓公伐魯。

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梁仲子云。關內侯

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嶺山西以關內爲王。魯故曰。關內侯。然則齊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臣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守衍虛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辭亦鄙。經不經。但以耳目所見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

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曹翽左傳作曹翽。君

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

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

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

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梁仲子云。注非也。左氏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宣僂以劍哀十

前即以頸血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

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

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

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恃刼君而不盟。君

不知。不可謂智。○御覽四百三十作人將刼君而不知不可謂智。此不盟君三字賦。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

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

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

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請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歸。

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

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

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入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

物事難全也

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

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

傷毀也

由此觀之物豈可

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

○梁仲子云此即以衆人望人之意

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

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

飾讀曰勸勸正也

故任天地而有餘

德餘也

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瞻難瞻則失

親

難瞻則恐恐則辭故失所親也○梁仲子云瞻疑當作體

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

苟且不從禮義也

故天下之

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

之玉必有瑕璣

○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璣皆見精也注云瑕璣玉病也今此加玉瑕乃俗作字書不載

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

○管子全上術一不字今刪

故擇務而貴取一也

分

季孫氏却公室孔子欲諭術則見外

季孫氏文子子也却公室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遠而見遠外○舊校云諭一作論案

注誤當云桓子季平子子也末疑有文脫似當云孔子欲以道術諭之而慮見遠外也於是受養而便

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

○注非也受其養則不見遠外於以諭道術則便矣

魯國以譽

譽毀也毀孔子也

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

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

螭龍之別也

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懼追逃者趨

趨走也魏文侯弟

曰季成友曰翟璜。○亦作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乃李克也季充對

曰君欲置相。○立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

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爲賢季成進之。○爲不肖舊本作而不肖賢作黃今並從新序改正故相季

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

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

之對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曰過猶不及言俱不得其適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

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問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下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下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

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辭亦遠矣且師友也

者公可也感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

士羽翼之也。○羽翼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注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補新序四作三士期之也往羽翼舊倒選注故叔七發引作羽翼佐也寧戚欲干齊桓

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將也○注非是與下辟任車不可通淮南道應訓注云任載也詩曰我任

我輩此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

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頌風也其詩曰頌風頌風無食我黍三歲

士愛得我所頌風頌風無食我黍三歲實矣莫我肩得遊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愛得我直頌風頌風無食

我黍三歲實矣莫我肩得遊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愛得我直頌風頌風無食我黍三歲實矣莫我肩得遊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愛得我直頌風頌風無食

寧威飯牛於康衛舉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寧威飯牛康衛舉車輻而歌願見桓公得之願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願見當是碩鼠之說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寧威疾舉其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裨短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經魚長尺半懸布單衣裁至軒席朝飯牛至夜半黃憤上坂且休息吾將拾俸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噓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令厲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懸布衣令經緯時不遇令堯舜主牛令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嘗與爾適楚國三歌真屬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備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

也。○新序五 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

威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治桓公大說。將任之。在

也。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而

與如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矣。

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

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新序作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衛扞也。肌膚不足以扞寒暑。扞禦也。筋骨不

足以從利辟害。從隨也。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禁止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

狡蟲。狡蟲蟲之狡害者也。寒暑燥溼弗能害。古人知為之備。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

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故道立。故君道立。則利出於

羣。羣衆也。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其民聚生羣處。知母

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

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上荷所無

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為患。明也。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明也。自上古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

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行奉也。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章明也。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非疑當作北論言北海之東也。夷穢之

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無有君長。揚漢之南。

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越有百種。傲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

越之夷無君者。氏羌呼唐。離水之西。獫狁野人。獫狁如獫狁之匈奴。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

鄉多無君。

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
完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

信

門之北。鷹隼所鷙。須臾

地。叔迺之。

所。儋耳之居多無

君。北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君不如諸夏之亡。故曰多無君也。

有此四方之無君者

也。其民慶

鹿禽獸。不知禮義無三別如麋鹿禽獸。

也

少者使長。長者畏壯。

有力者賢。賢豪者也。暴傲

者尊。日夜

相殘。無時休息。以

盡

其類也。類種聖人深見此中

藝年

也。故爲天下長慮。

也慮計莫如罾

且天子也。

置立爲一國也

長慮莫

如置君也。置尹

右。非以阿吾也。
阿猶私爲也

置天子。非也。

以阿天子也。置官

又。

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也。

世

然後天子利天

下。幼奉長尊事
之聖王有千

事尊疆不得陵弱衆不得暴
天下而不與後世則以天下

爲己

以此利之○盧云注非是利天下言
利故有興有廢而亂難時作如此

此方以王

人下爲己利也古國君與下文意相承接

利國。官長

利官。此國所以遞

興

號廢也。亂難之所以時

时作

也。不得常施時盜作耳故忠

臣廉士。内

之則諫其君之過

也。

公。昔子國也。敕公。公君也。○案此與列子載符。篇同說施立節篇作甚穆公有臣曰朱厲。而遠去居。夏曰則食菱芡。菱芡也。茨雞頭也。一名屬頭。生水中。冬曰則食橡栗。橡。阜斗也。其狀似栗。甚敕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往死。敕公之難也。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故爲不見知於敕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知不見知無別異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公果知我。爲不長臣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敕公弗及也。死其難。所以使後世不知長臣之君。懸於不知人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也。人君務在知人。知人則哲。所以厲人主得察則節厲。正指人主言。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也。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爲。施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也。自此觀之。陳無字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字。齊大夫陳須無之子。短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樂高氏。戰于稷。樂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進之又敗於展門。樂高氏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後也。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爵。殷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字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

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莊子天地篇作其故何也伯成子高

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

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作起也○莊子作刑自此立

世之亂自此始。始音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豈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協而援

遂不顧。協和說也援覆種也顧視也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

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以正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

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

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引辛寬曰太公

恐不得言渚也梁仲子云賦云齊東隅鉅海注引此者渚當爲渚盧云案韋昭注越語云水邊曰渚此正言邊海耳山高疑本是一渚字誤分爾雅山大而高嵩中嶽蓋依此名爾雅本非專爲中嶽作釋故齊亦可言嵩餘當從

選是故地曰廣。子孫彌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曰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

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

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

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特德不待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

道也。得之者若湯武也失之者若桀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

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鵲鵲。鳳凰皇應。則必不得矣。燕爵論幸寬也言寬亦不能爲賢者應也其所

求者。凡之閒隙屋之翳蔚也。

燕喜志小

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

大。則不至其郊。

焉聖德之君至其郊也

愚庫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排訾。豈不

悲哉。亦如燕喜爲鴻歸鳳皇。慮何時能得既不得

戎夷達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進去去齊至魯也後

門日夕門已開也

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

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土也。爲天下惜死。

惜愛也

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

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

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之衣

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

死之道其不濟也

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

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也。識知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戎夷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

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竊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食之。不亦不義也。○注末也。字當與邪同。猶言此豈可謂之義所引淮南記見說山訓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

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生弗爲也故曰達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觸其喉懸夫弗爲生貴於天下而死君親

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於死生之分者也。

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不爲利存而遂苟生不爲害亡而辭

死故曰利害存亡弗能惑移也。

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杼者不與晏子仰天歎曰晏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故曰不

變其義。○舊本注多說今從許本參以左傳改正。是與下左傳有有如上帝四字。

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肖。季子吳壽夢子札也。不肖爲王去之

延陵不入吳國。故曰延陵季子也。○注子札舊本作孫子說今改正。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故殺鬻賈三去令尹而不憂。

令尹楚卿也。論語曰：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類有所達，則物弗能惑。惑，動也。荆有次非

者，得寶劍于干途。干途，吳邑。○次非，漢書宣帝紀注如清引作茲，非後漢書馬融祭也等傳注及北堂書鈔百三十七並引作枚飛，李善注文選郭景純紅賦作枚，非唯揚係注荀子勸學篇所引同干途如清。還反涉江。涉，度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鰐二千斤爲蛟。○淮

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

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

江刺蛟。赴，入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圭，主楚以

次非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

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

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憂懼也。龍儼耳低尾而逝。逝，去也。

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

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金息。○金，梁仲子疑金麥賈。諺書金冒楚說一作金。人亦有困窮

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遂，達也。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

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性也。愈然而以待耳。俞，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

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軍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晏子。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

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謂也。崔杼不說，直兵造質，句兵鉤

頸。直矛也。句，鉤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

已已竟也言今竟子○注竟舊本作競競與竟同晏子曰晏子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

莫莫葛藟延于條枚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

願於天姓以正直受大福○延于條枚此詩見外傳二後漢書黃琬傳在同堂弟作凱弟禮記表記同往旱麓李本作于藟

矣惟宜也○梁仲子云當訓爲思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綆而乘○援舊本作授今從之

其僕將馳○撫其僕之手○撫舊本作撫良說案晏子雖上及韓詩外傳二俱作撫新序義勇篇作捐俱無良字今據刪正

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

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

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義以去死求生未必生故曰去之未失也

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公子之名

事夏后啓曰鄩人也焉足以問○言不足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啓曰

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禁止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

弗能使矣○釋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

則利曷足以使之矣○也但以利論之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

之矣。死重害輕也言爲義者雖死爲之故曰不足以禁之死也且猶弗禁何況死也何足以禁之也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出凡使

賢不肖異。使賢以義使不肖以利故曰異也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矣使賢以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

不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盡可得也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和也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小宮應鼓角

而角動。舉大角小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日中則影隨之故曰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

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召致也獨亂未必

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

則攻者利。得其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名也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況於

賢主乎。有讀曰又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足以止人攻治

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利動者不來攻己爲名者不伐矣。爲武移者不來伐己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

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爲攻矣。無名實之國雖疆大則無爲往攻之矣傳曰取亂侮亡此是也兵所自

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備岸也一曰崖也梁仲子云。舜卻

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啟伐有扈言屈驚不知出何書也案路

史國名紀。夏后攻曹魏。屈驚。古號云啓。啓夫。爲曹魏。屈驚。伯曰。自夏以穆。魏。魏。爲吾。西土。諸會。圖云。二王。嘉。姓。屈之。吉。卿。北。有。古。屈。城。北。屈。也。實。本。肩。攻。曹。魏。下。有。小。注。攻。伐。二。字。此。處。可。省。且。其。辭。句。亦。非。也。

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

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不成故功大。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錫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司空故改為司城。錫當飲尹池酒也。南家之牆壁於前而不直。擊猶出曲出。士尹池問其故。止瘞之故。司馬子罕曰。南家

工入也。為鞬者也。鞬履也。作履之工也。一日鞬鞬也。作車鞬之工也。○者也。舊本作百也。說今改正。說文云鞬履空也。徐曰履履。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鞬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鞬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鞬不售無以自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僚

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主其相仁。相子罕。賢者能得民。得民心。仁者能用人。

人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衛車所以衝突敵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故曰三大萬乘之閒也。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則則為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

故仁節之爲功大矣。

按春秋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是樂善乃宋賢臣奈何以爲殺君乎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

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議書所載耳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

雖云儉節實所未聞○案大戴禮篇云周時德薄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

睹視也

御覽四百二引作瞻之

期以一月。

六月而後反。

反還

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

深

今遽伯玉爲相。

史默佐焉。

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蘧諡曰成子

孔子爲客。

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

易曰渙其羣元吉。

渙其羣元吉。

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

之始也。

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公

賢也○案左傳蘧瑗下有史狗陸德明作史朝此公子罕疑是蘧之訛即

荆公叔發公子罕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故曰其佐多朝也但公子朝通於宣姜淫而作亂不得爲賢梁伯子云或是公孫朝

趙簡子按兵而不動。

凡謀者疑也。

疑則從義斷事。

從義斷事則謀不虧。

謀不虧則名實從之。

既有美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

定矣。

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若知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

九竅。

五藏。

六府。

肌膚欲其比也。

比猶致也

血脈欲其

通也。

通微密

精氣欲其行也。

其行也

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

病之留惡之生也。

精氣鬱也。

鬱積不

水鬱則爲汚。

水滲不

樹鬱則爲臺。

臺積木

草鬱則爲蕘。

蕘積火

之義也

草鬱則爲蕘。

實積

○梁仲子云積實

○梁仲子云積實

○梁仲子云積實

○梁仲子云積實

○梁仲子云積實

○梁仲子云積實

○梁仲子云積實

○梁仲子云積實

草鬱即爲舊鬱本甚高字即舊也因形近而訛

國亦有鬱生德不通

○生德疑主德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

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

叢聚也

上下之相忍也由出矣

出生

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謫

謫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謫者

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監視○召公奭未必至厲王時尙在據韋昭注周語以爲召

穆公虎也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

以目相視而不敢失言

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

謫矣

弭止也

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

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

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

目不見曰矇師誦詩云矇叟奏功

職曲史獻書師箴矇矇誦百工諫注引詩與今毛詩異案詩釋文云矇依字作叟又案史記屈原傳集解亦引作奏功

庶人傳語

庶人無官者不得見王故傳語因人以通

親

親親

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

斟酌取其善而行

是以下無遺善

善皆達王所

上無過舉

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

流放也

河東眾安是也

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

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

觴也徵求也○日暮舊作曰暮訛今改正

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

晝出

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

父爲樂將幾之

○疑是幾何

請夜之

以夜繼晝

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

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

怠老

而解則無名

無善終之名○往舊本作之始訛

臣乃今將爲君

勉之。勉勵君使不沈於夜樂。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

樂今樂而益飭也。飭正也。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也。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

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獨不置桓公夜樂所以能致桓公於霸也。○梁伯子云。管子中匡篇所載略同。又說苑反質篇

以為景公晏子事恐皆由左傳而附會耳。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晉王。列精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行見於齊王也。晉王宣王之子。善衣東

布衣。白綳冠。額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額推之履。祛步。衣而步也。列精子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頭如何也。○鄭注禮記祭衣曰。魯衣朝祭之服也。然則額推之履。必非弊履可知。列精子高方且自矜其容。以問侍者。惡有若弊履者乎。高不能往。不若關諸侍者曰。

公姣且麗。姣麗皆好貌也。○孫云。李會注文選。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高臺多妖麗。引此姣作妖。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

丈夫之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故。曰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

阿曲媚也。列精子高言侍者以我為齊王所聽。而敬謂我。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

美惡不言惡。故曰阿我也。○注以我舊本缺。以字今補。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

阿之亦甚矣。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且。猶阿我而云矣。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夏而言其良甚。於已侍者之言也。○此又影合鄒忌修事。而無所鏡其殘。

亡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殘。畢也。亡無期日矣。孰當可而鏡。鏡能鏡照其唯士乎。獨士履履正不阿。人皆

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明見人之醜。而人不惟鏡破之而挖以糸錫摩以白。游是說鏡之明己也。士有明己者。陳己之短。欲令改之。

以除其病而不德之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細。士之明己也。功大。正

之服而以匡君致治安。定社稷故功之大也。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類。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

愛我。厥趙原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

如惡石此之謂也。○梁仲子云。說苑臣術篇作尹綽。故原此往云趙厥未知所本。又疹左傳作汶。厥

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所處。鐸之諫我也。喜實我於人中人。實必使我醜。○梁

謂嘗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愛而不愛君之過也。○案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五行之主。多所戴受。故能辱忍醜也。謂簡子之色也。○注戴受。是戴受則本受作愛。今從許本作受。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處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簡猶在左右也。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舊校云存一作全。執民

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為故。故事也。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猶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

為帝。為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理也。欲得二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為城。以為城也。之固。舉其尾。能以

為旌。以為旌旗之表也。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東極之山也。書云。桀乃殛死。先殛後死也。○副當讀如焉。天子削瓜者副之。之副。梁仲子云。海內經郭注引。啓茲副作割。禹不敢怒。而反事之。官為

司空。禹鯀子也。不敢怒舜而還事舜。治水土者也。○案注者字衍。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

帝心。中猶得。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

為醢肉。熟為脯。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為不好。故醢梅伯。醢鬼侯。以其脯燕諸侯於廟中。○注曰。字疑是因。文王流涕而咨之。咨

辭數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

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

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明之三章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

事上不敢攜貳所以得衆福也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位數

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與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請令

今請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

臣也去辭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昭王燕王子噲之子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

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子噲之子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

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

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

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

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改使者行至齊行還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

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

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矜大於左右官實官長也使聞知也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

王復舍小使微者也反此齊上之所以敗此齊所以爲燕軍所敗於齊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

田單固幾不反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訖使驪却代之田單率即墨市民舉時却

軍盡殺之悉反其城故曰無田單幾不反矣○不反舊作不及注未作幾不及免矣而却

字皆當作反又先字衍今并刪正 曆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卽墨城而立功曆王譚舉傳嘗殺之懼也

田單以卽墨市民大破燕軍故曰而立功也 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

乎詩也 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累之重乃易毀也踣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曆王驕亂其

制與舉爲韻序其名序字必疑疑是成其名 其唯有道者乎有道者能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 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

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王之父也無畏申周楚大 還反華元言於宋昭

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并曰 楚之會田

也故鞭君之僇於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於孟 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

也梁仲子云案揚梁宋地見左氏襄十二年傳又水經注潁水又東 莊王方創袂聞之曰嘻嘻怒

逕楊亭北卽春秋楊梁也近水故有隄防楊場古通用隄李本作腹○孔大史廣森經學居言曰創裁也投袂投其所創之袂也左 莊王方創袂聞之曰嘻嘻怒

氏宣十四年傳文未備杜氏遂以投爲振堂若拂袖之義諒已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履及 劍及

諸門傳曰劍車及之蒲疏之市 遂舍於郊呂外與師圍宋九月 國宋在

十四年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轡 委服告病困病 曰大

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 乃爲卻四十里○舊校云

傳作三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 所以爲成而歸也○舊校云 乃爲卻四十里○舊校云

十里○舊校云 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

帥士民以討其故也討伐 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還反 可謂不

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曰陽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敵而討之以義進也

疆不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難必速唯義以濟故曰疆不足以成也。〇注彙舊作彙今據昭元年左氏傳改正。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智故曰輕物。自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

專獨。不吝也。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官辭者猶拾遺也。此之謂也。〇舊本無辭者二字。今從哀三年左傳文補。又舊傳作備。無備召禍。專獨位

危。簡士壅塞。土不盡規故壅塞無聞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

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

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二郤。三郤。三郤鍾離至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迫也。公曰

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錡。郤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

樂書中行偃刼而幽之。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孫也。子也。幽囚也。〇偃字伯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言厲公之

惡。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

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也。自及死於匠麗氏。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敗也。魏武

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

聞。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進曰。〇荀子堯問篇新序雜事一李悝皆作吳起。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

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

言。不數說之。仲虺湯左相也。不數自謂也。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

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期勿諱。改故曰取。無如己者亡。〇國學紀聞二引此取友上亦有爲字。今以不數之不肖

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諫之名不食羣臣之謀又無如吾無能曰。此

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武侯曰。善。人主之

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當受言而不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

則謀慮之言竭盡也。○盧云原水之原也。川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

君人之道。齊宣王爲大室。○大舊作太。今從大益百畝。○益新序作蓋下同堂上三百

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羣臣莫敢諫王。莫春

居問於宣王曰。○春居新序作香居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而反

舊本倒今乙正。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

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爲無臣今王爲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

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

○臣字舊本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掌新序作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

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掌新序作寡人不肖而好爲大室。春子

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

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微無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

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

本也。○說苑君道篇作樂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徽致

○說苑君道篇作樂趙簡子沈鸞徽於河。○說苑君道篇作樂微水經河水四注同。

之。吾嘗好宦室臺榭矣。而鸞徽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之。○說苑來
求。今吾好士十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
魯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說苑作而鸞吾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厚舊本作後今從
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水經注四引改正

驕恣

入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
雨露未嘗休也。○休止也。○休也。舊本作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

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皇鴻鵠鸛鷖之屬也。裸蟲麒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

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
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

難測。○測猶知也。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

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爲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

以飄矣。○飄疾也。必細而後衆人則無道至焉。○徵無表以道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

無表之道能過絕於人以先知者。則以爲有神有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有幸者必須。

近之矣。○舊校云。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郈成子魯大夫也。郈敬子國之子。郈青孫也。隨

○舊校云。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晉趙盾衛甯。○樂仲子云外傳魯語上在國作同

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

右宰穀臣衛大夫也。以璧送郕成子。○李韋注文疑劉孝標廣

絕交論穀臣作穀臣。顧反。過而弗辭。衛不辭右宰穀臣其僕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

也甚歡。○穀臣也。今侯僕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為優。過何為不辭。右宰

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舊本作送之。我以璧。孔叢子陳士義

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二十里。○孔叢子注。倍皆作背。聞甯喜之難作。

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子。悼子也。惠子與孫林父共逐驪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

十六年殺衛侯而納驪。○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驪侯之策。若人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魯襄二

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還車而臨。二舉而歸。臨哭也。右宰息如是者三。故曰三舉。○注。右至。使

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孔叢子注。異作居。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叢子注。至。使

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孔叢子注。可與託。其郕成子之謂乎。郕成

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

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魏。文侯為治西河。○注。舊本作魏侯。今補文字。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

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

舍天下若舍屣。○歷錄履。○前長見篇已。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雪。吳

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畢。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今

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魏國從此削矣。也。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

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寒風淮南齊俗訓作韓風，又是字。朱本作氏，案寒韓是氏古皆通用。麻朝

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脰。○髭後發也，頰字讀如竊穹之穹。○髭乃投伐褐

相臂脅，管青相臍胸。○李會注文選張景陽七命作臂吻，御覽八百九十六同。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

○贊御覽作黃。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

其妙矣。○以上十七字舊本無，據七命注補。孫云：又見七發及薦福衡表與吳季重書注無九方堙。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馬之一徵也。

徵驗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

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緣

圖幡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薄也。○語未詳，當出緯書注亦欠明。言薄或是言幡，梁仲子云：淮南叔真訓有落出丹書河出綏圖語。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爲 愛類 貴卒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也時雨降則草木育矣。育也飲食居處適則

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通利不塞也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

至矣。雄曰鳳雌曰凰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稷禪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傅說之屬是也

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共國伯嚭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爲稽也

事至二十六年宣王立共伯和爲天子。共國伯嚭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爲稽也而天下皆來

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

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金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不助憎之不枉故曰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

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從都大梁梁在陳留後僑西大梁城是也。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戰國魏策作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請弛期更日。更改也太

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

言。羣臣皆莫敢練。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假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爲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

末翁。是其唯惠公平。請告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

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涇山之尾。衆水齧其墓。○梁仲子云魏策作楚山

之尾論衛死爲篇作魯山之尾初舉記十四引作爲水之尾舉從水簷見棺之前和○題舊本

本說從本吳師道國策往姚宏云樂音驚說文云編說也一日饋也○見

引改說文云題領也文王曰誥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見

出也○天國策論衛皆作夫又樂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畱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

雨雪甚○國策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

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

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因有當作有因有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

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段喬爲司

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

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人願委之先生封人子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

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

人子高出也○出也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

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

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

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賸。

叔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周禮曰其叔男子入于罪。終此之謂也。賸。繫也。○

案字書無賸字。疑是賸。錯簡之意也。

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

當諒君退之故。不爭不祥也。

君子在憂。不救

不祥。憂。隨也。當諒君免之故。不救不祥也。

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

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牟也。爲范宣子說叔嚮也。范宣子。范文子之子也。○焉乃何之。或體

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

禹。殛。誅也。於舜用禹。禹。鯀之子也。

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

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人流言欲亂周室。而戮之。周公相成王而尹天下也。○往以蔡叔

爲周公兄。誤說已見察微篇。

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

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一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

以術之良。故人多求之也。故賢者之

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

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故曰豈不過

哉。今夫塞者。○塞。舊本作塞。趙云當作塞。今從之。塞。亦作塞。先代切。說文云。行塞相塞也。

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

要約也。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

其國也。○國治身逸。逸不勞也。

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

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

已。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

育成也。

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

妖怪厲惡去。猶除也。

故曰堯

之容若委衣裳。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

子賤孔子弟子。處不齊也。○孫云。李善注。文選。播正叔。賈河陽詩。處作處。今案處字是處。

義字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說苑政理篇兩故字作固古通用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說苑政理篇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說苑政理篇情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燔燔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說苑政理篇飛去不能得之。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氣無所見火乃光耳故曰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孫云李會注文選于今升晉紀總論引作赴明火御覽九百五十二亦同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果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令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於吾所。○於衛在也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士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士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賦之。○閭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賦伏賦也魏國君賦焉尾兵車不賦尙成武也其僕曰。

君胡爲就。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就。且吾聞

段干木未嘗有以己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肖也。吾安敢驕之。驕慢之也。段干木光乎

德。寡人光乎地。孫云李會注左太仲魏都賦地作勢。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

何不相之。何不以段干木爲輔相也。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

往館之。時往詣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

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古今人表有司馬唐與

魏文侯相接淮南正作庚注云秦大夫或作唐。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

○選注兵乎二字倒。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止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

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死與尸同。履腸涉血。無罪之

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量猶濫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

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

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

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爲謂相爲之爲。○注謂疑讀。世之走利有

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

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將至于岐下。避狄難也。狄人漁狄今之匈奴也。〇往公祖史記本紀作公叔祖類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祖。

紺讀整字，故類號曰太公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屑。〇莊子讓王篇皮帛句下

舊本脫詩曰古公四字，今補。〇此有字，亦作受。淮南道應訓云：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則大馬句可不增。詩大雅：正義云：毛傳言不得免焉，書傳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據此則此有字定誤。

者地也。〇淮南句上有曰：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

殺其子，吾不忍爲也。言恐爭土地與狄人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

處居也。教邠人務安居爲臣等耳。故曰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

〇案莊子云：子皆勉居矣，則此疑亦嘗有子字。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連結也。民相與結，檀子之衆多，復成爲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重也。

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

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地而失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

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道人也。昭釐，復釐也。韓武子五世之孫哀侯之子也。〇昭釐已說見任數篇，此五世當作六世，哀侯當作釐侯也。子華

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

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〇音音歟。昭釐侯曰：寡人不

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

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感不得

也。成近也。舊本或作端案或作不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

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遺失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

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魏教象之法。於日而收之。魏魏高。詹子曰。重生

大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案後一說得本意。詹子曰。重生

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猶不能自勝其情。

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憎。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縱之下。當再讀縱之二字。文子

下德篇淮南道應訓俱疊作從之。又下不縱作不從。又惡乎淮南作惡乎。文子作則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天殞孔瘞。故曰無壽類也。重讀重複之重。○案此重不當讀平聲。當從莊子釋文音直用反。

審爲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

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神農之

教曰。神農炎帝也。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女

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嫁娶衣服。不供有受其寒者。○舊本作不績其麻。布也。嫁娶當全引詩文。今補正。

故身親耕。妻親織。身神農之身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

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微也。以民爲務故也。以利民爲務。人主有能以民爲務

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

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

民之害同。

同等也。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說也在楚。爲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

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也。鄢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

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

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也。王曰。必不得宋。舊校云。必一作既。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

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爲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

攻宋之械矣。械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

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此句無公輸般三字。今據御覽三百二十所引補。墨子九却

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

王通土。不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河之隈在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

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積積其深乃出於龍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無

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殺也。名曰鴻水。鴻大也。禹於是疏河決江。爲

彭蠡之障。彭蠡障在豫章障防也。黃氏口抄云此於地里不合。盧云。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

國。乾燥也。禹致羣臣於會稽。勸王禹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此禹之功也。功治也。勤勞爲民。無

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決江疏河其勤苦無如禹者也。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

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也。與相違背也。古劍字皆作到。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

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也。故曰石可以代之也。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

不與。言公取石以代之。頭乎其不與邪？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

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施惠子名此段乃惠子語。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

止者，其故何也？爲何等故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

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言何爲不民寒則

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大曰力，貴突，智貴卒。○音倉卒之卒。得之同則邀爲上，勝之同則溼爲下。○案荀子修身篇，邀，遲久之也。

篇卑，濕重，僇作驢字，爲是音他合切。所爲貴驢者，爲其一日千里也。貴其疾也。旬日取之，與駕駘同。十日爲旬。

舊駘十日，亦至千里。所爲貴鐵矢者，爲其應聲而至。鐵矢輕利也。小曰鐵矢，大曰篇矢。終日而至，則與

無至同。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是爲與無所至同也。○舊校云：無至一作無矢。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

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臣無所得，爲君計耳。於是令貴人

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實廣虛之地，甚病之也。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

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羣臣亂王，爲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爲報也。且荆國之法，麗

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辭之遠疾也齊襄公

卽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之孫。公孫無知。公孫無知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爲從弟。無知不說。殺

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旣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孫無知自立爲君。故國人殺之。未有其君也。

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之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

中鉤。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僵猶使也。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

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

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鐵矢也。鐵矢言其捷疾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惺於東

周。伶惺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惺東周之臣也。僵猶也。○案此僵與上小白死之僵一也。上訓僵此不當又訓寢似當刪去。令其子遽哭曰。以誰刺

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刺者聞伶惺已死。因報西。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罪所使刺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鵠。○吾丘卽虞邱。虞書吾邱壽王。諸苑作虞邱鵠。嘗卽厥之或體集韻音戎。用切從完得聲。未必

又三百五十六並作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

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丘鵠力有餘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一日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也。有水曰淵。無水曰谿。不可不慮。行不謹。則入於谿。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曰。適利生孽。故曰乃不利也。有知

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適也。而後行之也。荆平王有臣曰費無忌。○宋邦又本從左傳作極。各本俱作忌。與史記吳越同。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之子。棄疾也。王爲建娶妻於秦而美。美。好也。無忌勸王奪。

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荆僻也。僻。遠也。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

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陋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尙奚求。子。太子也。對

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猶。如也。○左傳。齊晉又輔之也。將以害荆。其事

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囚也。太子建出奔。出。奔。鄭也。左尹郢宛國人說之。無

忌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郢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子靈之孫。郢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注。光唐無珍。高或據

又謂郢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郢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

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屈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子出

而寘之門也。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己因以爲亂。亂報也。詩云讎交錯此之謂也。○案古者燕

爲讎注報也。舊說作執也。今據詩形弓傳改正。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左氏昭廿七年傳作惟諸門左梁仲

定六年釋文小雅子本又作惟。莊子漁父釋文維維本或作惟。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郕宛將殺令尹。甲在

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信有也。遂攻郕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

非咎也。○動作者左傳作進勝者。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荆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

會孫也。亡夫太子建。○夫衍字案昭廿七年左氏傳作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

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謫。患幾及令尹也。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

乃殺費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

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以讒邪害人人人以公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

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

是擄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讎。讎讎也。爾雅讀近鴻緩氣言之。○採與極

訓誡於此。不切義當與哉。同今人言批撥意頗近之。爾雅本門內作卷字。書無此字。廣韻一送。爾雅下云兵。謂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爾。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盧滿

嬖與甲以誅之。○盧滿嬖左傳作盧蒲癸。滿二字形近。古書多互出。說舊本作癸。說今改正。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

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絞經也。慶封相景公。景

公告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寗公孫薑誅封。無字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

子子雅也。魯惠公之孫公子高稱之子子尾也。與共謀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封也。○聖子樂名祈子高名舊本子雅作子射說今改正。慶封以爲讓。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封也。○吳字當重。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圖也。覆取之曰拔。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差氏昭四年傳作以盟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死而又死。謂之重死。身爲僂。支屬不可以見。行忤之故也。忤惡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爲法程。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也。始首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利義之和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能及。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似當作不知則趨利。利之本也。知之也。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下自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與人臣謀爲義。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爲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埋之責。非攻無以之責。埋塞也。鞅欲報秦相秦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

公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裏庇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裏庇魏人也○裏庇卽穰庇竹書紀年穰惠成王二十八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穰本或作穰者說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待特趙急求李。效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興。公孫興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猶納也○案史記張耳傳去抵父客案隱云抵歸也此訓最愜廣雅則云至也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人莫與同朝。穰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友之也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穽里相國。穽里疾也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衛魏也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諭告之行也○正文其字疑當在有序下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

吳干吳之干將者也。

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

者。通達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

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北。此言乖別也。周宅鄴鎬。近戎人。與

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御覽三百三十八。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卽戎寇至。傳

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御覽三百九十一。一作戎寇寇周。幽王擊鼓。諸

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御覽作大說而笑。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

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

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舊本無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九字。之身倒作身之今並從御覽補正。此夫以無寇失真寇

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儆身。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

大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故形骸相離。三公牛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

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子也。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鄭驥列爲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此之謂也。梁北有黎丘。

部。有奇鬼焉。孫云章懷太子後漢書張衡傳部引作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喜引作每案子姪之

於此。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

歸酒醒而謂其子諫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〇御覽八百八十三謂作爲我醉汝道苦

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擊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

父信之曰。謹。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

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也反還遂逝迎之。也逝往丈人

望其真子。〇選注作文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〇其

舊本作於真子今從選注改正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

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

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學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

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

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

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

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

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也禁止其

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也勸進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

則必爲治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義之行見

疑知故亡也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故強大國疑之也人之情不能愛其所

廢廢壞也強大行之危危傾也則無以存小國弱國而爲強大者不爲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

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人故信之陵上巨

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

期爲必矣聚人復期會於其所而吝諒之又況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孟子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

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韓之賁黃

用左傳僖五年襄廿七年禮記表記皆作賁黃

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

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

猶所得匹偶○所得二字疑倒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

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日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魯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

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之。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也。以用。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官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樽木之地。日出九津。青兗之野。樽木。大木也。緯崖也。惟南子曰。日出陽谷。青兗也。東方之野也。樽木。即扶木。為欲橋東至扶木。攢樹之所。指天之山。山高至天也。攢音民。攢。同音義。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盡黑齒。曰黑齒之國也。南至交趾。孫樸。續備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背上有羽。翼。衆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高峻也。西方剛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今正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端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者。北極之山也。其肱。疑即海外西經之奇肱。所謂一臂三日者是也。注。晉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又之中。處疑是之。窮處或三字是衍文。大戎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解墮。大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禹疆。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憚。墮。休息也。郭璞注。海外北經云。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經云。北方禺疆人面鳥身。現兩青蛇。號兩赤蛇。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病步不相過也。經云。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得。甸化。公丘。具。窮。黃。

革之交五人佐禹。

○王厚齋云：荀子成相曰：『得益與皋陶，橫革直成。』此兩句即皋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寶即直成也。真與直字相類。橫革名同唯之交未詳。蓋云：案竊或本是竊字與

威音

故功績銘乎金石。

金鐘鼎也。石豐碑也。

著於盤盂。

盤盂之器。皆銘其功。

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

○梁仲子云：莊子逍遙遊：『焦火作燭火。』文亦作燭。音辭此焦下已從火，則不必更加火旁。

夫

子爲天子而天下已定矣。

許由也。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

治與，而旣已治矣，自爲與。』

嘯嘯巢於林，不過一枝。

自爲爲己也。與即也。嘯嘯，小鳥也。巢，棲也。偃息也。偃音起。○嘯嘯，莊子作

鸛鵲注與即也。疑誤。兩與字皆誤。辭又偃息也。偃音起。亦非高注。

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

歸已，君乎？

滿腹不求餘也。歸終也。

惡用天

下惡安也。

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

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北，曰陽也。

終身無經天下之色。

經橫理也。

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

不以物妨也。

感愛習故。

感親也。

不以害之。故賢者

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

人，不以參和謀之也。

此五常之本，事也。

皋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

皋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之賢者也。其事不與許由相連也。皋子衆

疑許由欲取國也。○此住上下異說。其取國上當有衆疑二字。宋云：皋子衆疑。許由欲取國也。或當有一云二字以衆爲皋子之名。然於衆口止仍難強通。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

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

視其有無賢人也。

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

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

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

心，不可攻也。

鄭近秦與荆也。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晉人乃轅攻鄭。

轅止也。

孔子曰：『詩云：無

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誰人四方其制之無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變換遠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

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

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叔敖於莊王。察其賢明審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

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與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故趙攻吳。吳王

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國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趙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也。趙趙也。

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是正六

律。和五聲。以通入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爲律。陰爲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官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

和五聲風俗通正失篇引作和均五聲。李善注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亦有均字。重黎又欲益求人。益求如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

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之和。以平天下。和調也。若夔者

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

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

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

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孫寢是求聞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妄言也。子夏之晉。過

衛。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也。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意林作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

己與三相近。亥與亥相似。○變己古文作至於晉而閤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爲所聞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魏王之白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孫云。御覽四百二十八作是障水源而欲其水。水奚自至。奚何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已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也。能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之乎。能惡也。意名也。齊士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之乎。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意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意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爲不能用意之好直也。王乃舍之。舍不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僭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僭王齊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亡。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狐援齊策作狐咽。古今人表載以舞也。僻樂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戒。戒懼也。亡國之社蓋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居其上。屏之以爲戒也。其千戚之音在人之游。千戚威容舞者所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律也。陳列也。無使太公之社蓋之

屏。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田氏宗之號爲太公。

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齊王不受。出而

哭國三日。

狐援哭也。○案合兩注觀之。正文本無狐援二字。三日困學紀聞考史引作五日。或筆誤。

其辭曰。先出也。出也。衣絺紵。後出

也。滿園圍。吾今見民之泮泮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

若何。吏曰。斬。

斬。

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闕。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

而蹶往過之。

蹶。顛也。走往也。過猶見也。

吏曰。哭國之法。斬。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也。狐援曰。曷

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

鮒。小魚也。鮒。大魚也。鮒之賊也。咬食小魚而鮒居人國。喻爲人害。

使

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墟。邱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若

言也。

又斬之東闕。每斬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

每。猶當也。斬。狐援者。比比于子胥而三之也。故曰以參夫二子者。

狐援

非樂斬也。國已亂矣。上已悼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

也。將以救敗也。因嫌於危。

固必也。嫌。猶近也。

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

之也。

樂毅爲燕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潛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爲燕敗。故曰達子之所以死也。○事見權勳篇。

趙簡子攻

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

附郭。近郭也。遠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屏蔽屏櫓之下。

十一。一作屏蔽屏櫓。又三百十三。亦作屏櫓。說文。櫓。傳。廣部。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

也。嗚呼。士士之數弊一若此乎。

○舊本脫士字。今從御覽補。與下文合。士。士之變化。弊。惡也。皆如此乎。行入燭過。免胃橫戈而進曰。

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

而身自將是衆也。○而舊說。按今從御覽改正。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

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韓非難二作并國十七用此土也惠公卽位二年

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秦人襲我遂去絳七十○韓非作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用此土也

隕於韓焉秦所獲也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舅故二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

人圍衛取曹拔石社○梁仲子云淮南齊俗訓毀人之社用石韓陳氏禮書九十二定天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文公納之故

曰定天子成尊名於天下○韓非作耳用此土也亦有君不能取○韓非作耳士何弊

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韓非作耳一鼓而士畢乘之

畢盡也乘陵也○陵舊訛後今案文義改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

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

士皆樂爲其上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諍耳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冒犯危而非賢者也

將以要利矣要求也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

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

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於安思危此之

書程典解文劉本作居安思危出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亦引書以告晉悼公者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

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

出奔在於莒也。桓公豈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奔莒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死

公子糾之難出奔於魯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衛人也爲甯旅宿於齊郭門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

飯牛疾而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爲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

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也殆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

故可與爲霸。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嬪。文王荆武王之子嬪弋射短矢○說苑正諫篇茹黃作茹黃宛路作箇箇御覽二百六亦

作如黃以畋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說苑具作保淮南說山訓作鮑申非今王得茹

黃之狗宛路之嬪。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王

曰不穀免衣纁線而齒於諸侯。纁纁格纁線小兒被也齒列也○舊本纁說據校說補案明願

請變更而無答。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

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說苑作乃席王王伏葆申束

細荆五十。○說苑荆作箭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

遂致之。○說苑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

○說苑作趣出自旒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

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嬪。○說苑折作折當從之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說苑作

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

詐言已死不可爲人論說。○此往未明事人以死謂打鼓禦難而致死死有益。

於人國也。未得死所而徒以言死其言又不。用是不論也。下知之指。君言下文甚明。往皆非。

以雖知之。與勿知同。

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不好不樂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

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知化也。化

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

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

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

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差不知勝越而爲越所滅也。

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邱墟。禍及闔廬。

越王句踐報吳滅其社稷。故爲丘墟也。宗廟破。不得血食。故曰禍及闔廬也。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

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也。

夫吳之與

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

也。

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

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

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

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狼。

獸三歲曰狼也。

雖勝之。其後患無央。

虎之患。未能央。

○此亦創盡後患。不必指虎言。

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

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

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

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

夫差不聽。子胥兩袂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蹶也。傳曰魯人之泉使我高蹶蹶蹶

蹶蹶行也。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蹶蹶蹶也。子胥謂太宰嚭曰。吳朝必生荆棘也。此與舉趾高正相似。哀廿一年傳注。商

無嘆怒意。於艾陵。艾陵齊地也。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

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越之購吳投之江故曰流。挾其目。著

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

稷。夷其宗廟。夷平也。夫差身爲擒。擒也。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

見子胥於地下。乃爲幙以冒而死。冒覆面也。越見於子胥也。○以冒而死。舊本作以冒。夫患

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

勿知。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一貫也。貫同也。其所以亡之。道同同於不仁且不知足也。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

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圖爲格。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

故謂之樂不適也。○炮格各書。雕柱而枯諸侯。不適也。雕畫高柱施枯幹於其端。舉刑鬼侯

之女而取其環。樂姐己之諸殺鬼侯之女以爲脯而取其戮涉者脛而視其髓。以其涉水能

體欲知其與人有異不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好紂受妲己之譖以為不好故殺梅伯以爲

也。〇往能察能諒曰醢。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受妲己之譖以為不好故殺梅伯以爲

文王故曰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故曰告諸侯也。作爲寢室。築爲頃宮。寢室以寢王

頃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〇書傳多云築作寢室紂作傾宮今舉屬之紂以言其土木之侈固不必細爲分別也。梁仲子云淮南本經訓注寢或作旋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頃宮此注作如字讀它書俱作傾字。

剖孕婦而觀其化。化育也。觀其胞裏。〇注舊本作胞裏裏當作裏亦疑是裏字。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

諫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與人同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雖性通紂性不仁

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夏商之所以亡也。紂殺開龍逢紂殺比干故。晉靈公無道從上殫人

而觀其避丸也。〇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也從高臺。使宰人鴈熊蹯不熟。〇左氏宣二年

上引彈丸其走而避丸以爲樂也。傳作宰夫鴈熊蹯不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

沮麋。〇盾趙成之子宣子也。〇左傳使鉏麋賊之今此賊。沮麋見之不忍賊也。〇賊殺。〇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曰。棄君之命不信。建命。一於此不若死。

不忠不信若行之必有其一。乃觸廷槐而死。〇觸音也。〇音。齊僭王亡居衛。〇僭王宣

丹曰。我何如主也。〇公王丹僭王臣也。〇公王丹即。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

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〇聲名。於王而見其實。〇所行。王名稱東帝。實辨

天下。〇辨治。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〇光明。無重國之意。〇言輕。王曰。甚善。丹

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〇副或作倍。度僭王之亡國宜也。但願無憂。取

益三倍苟活者。宋王築爲孽帝。鳴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〇宋王康

配令腹大耳。

當作顓帝當作臺葉與鬱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葉帝耳詩云庶幾鬱鬱高長顓也言康王築爲臺草臺之大者爲鴟夷盛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蒼甲冑自下射之血流墮地與之名言中天神下其血也○注額舊本作類說與之名言四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也○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備不備動中禮義之謂適今此畏無適不敢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過無道聞言過無道以聞於主也注非是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墮○自從也傳曰魯提魯不魯提由至矣故曰墮○注傳曰下文有脫今據論人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主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瘞兵也扞引也往同秦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名曰城秦寇果至戎主醉而臥於櫓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舊校云一本作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齊攻宋○齊僖王攻宋之何齊攻宋宋之何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侯視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生舊本作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弱安能來至此也宋王因怒而誅殺之○誅枉也無罪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其弟曰爲

王視齊寇。○爲王舊本作爲兄說今改正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

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死也不報其情又恐

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寇至殺人是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

者亡。○有說與又同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

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

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牛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爲體也若猶

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

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爲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舊校云戴氏一本作叔

世齊王欲以濫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

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

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

也道。句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道謂有道也○道字疑衍今自以賢過於堯舜。○舊校云過一作選彼

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辭不危亡故曰不聞存君也齊宣王好射。○舊校云好射

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示有力也○用舊作則孫據御覽三百四十七改正其嘗所用不過二三石。以示左

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

言九石之言獨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二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

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注自輕疑用輕之誤。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故

壅塞

六曰。亂必有弟。○弟次也。○弟本一作第。今從莊本乃古第字。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

克之黨也。訓亂三謂於朝變盈以兵書入于絳也。○訓字或音喧聲也。或云與訓同義皆不曾注亦不明了。此似皆指譴怨之亂安得忽及變盈又於朝上似尙有缺文竊疑訓或是討字之訛。惠公殺里克文公殺呂卻。是討亂也。三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遠詩也。○案左氏昭十年傳子產引作謫。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

見之也。○見疑免字之誤。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殲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

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夫人。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

殺奚齊也。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己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晉無君。公

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阿外之城五。求入爲晉君也。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爲

君。是爲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略此之讀也。秦繆公率師攻

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

十月乃與晉成。成平也。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爲君。

是爲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高梁晉地

而立重耳。是爲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

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荊人于城濮。荊人成王定襄王。周襄王辟子帶之難出居

宋出穀成。

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發曹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成而去之也。

外內皆服。

外諸侯內卿大夫也皆服文公之德也。

而

後晉亂止。

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

三君死。

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爲秦所執。四之靈臺也。○謝云三君死謂奚齊卓子驪公往諫。

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

離咎二十年。

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

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希辭也。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欲尊貴不苟爲也。雖聽不自阿。雖言見曉當以忠正。不自阿順以取容也。

必中理然後動。非理不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說也。敬也。

而不肖主之所不說。○舊作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乃因下文而說今改正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

忠臣之聲與賢主同。也。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主能用惡臣之言不肖異。故其

功名禍福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受大禍故曰亦異也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夫差惡子胥也

比干生而惡於商。商紂惡之也死而見說乎周。周武王說其忠也武王至殷郊。係墮。○墮非外傷說左下云文

王伐崇至鳳黃虛繫紂解因自紂一事而傳者異五人御於前。莫肩之爲。○疑是爲之係倒二字脫一字曰。吾所以事君者非

係也。武王左釋白珪。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

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

千乘者。天下無肉也。千乘一國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畱之。由余不肖。繆公以告蹇叔。

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

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人字疑衍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

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

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穀之恥而西至河雍也。

雪除也。秦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爲相也。晉使叔虎。〇梁仲子云叔虎卽下文鄧子虎晉大夫鄧聘之父鄧豹也見韋昭晉語注。齊使東

郭寔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

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事見客事也。〇上子字疑衍。秦國僻

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

罪。而也。公孫枝出自數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

罪。奚請有罪。奚請焉。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數於街。百里奚

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

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

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鄧

子虎。文公召鄧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

請賞子虎。〇新序四御覽六百三十三皆無兩虎字是。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

辭。鄧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

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

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趙衰之亂在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三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苟論

一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以人之德也。不肖者以財。財賄也。傳曰。政以人成。此之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肖者任人以人。以人之德也。故曰。不若得一伯樂也。

一歐冶。歐冶善鑄劍。人御覽八百九十六作聖。舜得皋陶而舜受之。受用也。〇注。受字。舊本作授。今授受之。即書所傳。舜人當由後來傳本誤也。

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民之民也。王天下也。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殷紂之蒙服從。文王之德也。夫得

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也。故曰。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欲以

相也。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彼魯也。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

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傳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射于桓公中鉤。故曰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其

公子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

而相。固必也。〇鮑叔嘗重而相二字衍文。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

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自殺之以為辭也。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參。鞞車也。以韋囊其手也。膠其

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境界也。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費

以犧假焉。火所以殺除不祥也。周禮司權掌行火之政。令故以燿火殺之也。殺牲以血塗之為祭。小事不

權字今依本。用大陸故以鴟夷也。傳曰。鄭伯使卒出。行出大雞。此之謂也。燿讀如權衡。〇權衡舊本誤作

味篇注改正。生與之如國。如至也。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薦進也。曰。自孤之聞夷吾

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告白也。因顧而命管子曰。夷

吾佐予。予我。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廟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

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

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也。孫叔敖沈尹筮。○當作相與友。叔敖遊於郢

三年。聲聞不知。問一作時。舊校云。修行不聞。郢楚都也。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

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揭世接俗。說義調均。以

適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欲令孫叔敖隱也。沈尹筮

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

人也。○梁仲子云左傳文十年杜注楚期思邑今弋陽期思縣楊休注荀子非相篇云鄙人郊野之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

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無大

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李本準皆作准。欲知方圓。則必規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

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也。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夫人故不能

自知。人主猶其。○孫云御覽七十七作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猶其二字說。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己也。務在自

知。堯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淮南主術訓作堯置政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本也。○揚有注以字淮南注作於

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正與過同也。武王有戒愼之輶。欲戒者搖其輶鼓之。猶恐不能自知。猶恐己不能自知其過失也

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

荆成王爲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爲越所破死於干陔智伯爲趙襄子所破死

于高梁之東。宋康王無道爲齊所破中山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

虜。惠公爲秦所虜趙括以軍降秦坑其兵四十萬於長平也鑽荼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麗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麗涓東伐齊戰

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更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莫無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

射也。一曰智伯伐范氏而滅之故曰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

推毀之鍾况然有音。李魯注文選任彦昇百辟勸進隱況然作悅然淮南說山訓作鍾然有聲惡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掄

其耳。遽疾也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

此自掄其耳也○案非猶此也。與惡人聞其過尙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

邪邪通用選注作亦猶此也則如字或言君之智也。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二作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智疑此有脫文至於任

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

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

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

喜曰可反歟。歟邪也謂任座可反邪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

遠其死。座殆尙在於門。殆猶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

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幾無也上幾近也

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新亭一前作翟黃語後作任座語與此互異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以用四時寒暑日月

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日抄作人

臣亦無道知主。主君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加施也。主之賞罰爵祿之

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爲君用也。晉文公反

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賞不及之也。○梁仲子云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外傳三說施復恩篇作陶叔狐。左右曰。君反國家。

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欲知之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

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

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唐國晉國也。勳勞之徒。則陶狐也。故不與三賞中也。○注故字舊作微認今改正。

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與周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昔

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

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會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爲蔽亂也。○以史記秦本紀攻之小主即出子也。公子連亡在魏。

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會孫靈公之子也。於小主爲從父昆弟也。○公子連即靈公於小主爲從祖昆弟。秦隱

云名師隱。右主然守塞弗入。也。弗內公子連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內公子連則兩主矣。勳之使去。

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將之北翟。○注將翟二字梁衍。茵改入之。黃改亦守塞吏也。入之內公子連也。夫

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人也。也。該驚也。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也。皆曰。

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

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殺也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德

蘭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己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大夫也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衆多若

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亡公子獻公以爲然。

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而賜蘭改官大夫。官大夫秦爵也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

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勸歸也，所歸

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舍有章雖賤賞也，惡有聲雖貴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

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

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

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瘴疾走，馬弗及至，己

而得者，其時願也。反願稽其行故見得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

也。任載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功也然而名不大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

爲之任也。愚不肖人爲之任政事故使其君賢名不立福利不及後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退故曰不能兩刑。○案刑猶成也。草與

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腐，凡有角者無上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有顯曰：果物莫

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不爲之庫小也○大戴禮易本命篇戴角者用上智編者無遂功

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亦是此義梁仲子云齒庫爲韻

天之數也遂成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慮

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甯越中牟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

有不便於學者無冒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案吾衰久矣矣尙是朱子以前讀法宋本句讀亦如此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曰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五字舊本脫據李善注文選章宏開博奕論補御覽六百十一同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案吾下兩將字皆疑衍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爲師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尹儒一作李本與下篇合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鎗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

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

基有先中中之者矣。論語記曰登流賜而獲此之謂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痛也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師字當重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句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當聽手儒也觀示也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經用也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勸也君侯也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窺見也衰經陳而民知喪。孳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天下順從之也樂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也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策失也聞於國。國人聞之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

諫。交俱也。○外傳九新序二作。正諫案証亦諫也。見說文。

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其德也。此所謂吉主

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

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夫

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

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志古記也。齊人有好獵者。

○齊人舊本或作君。或作尹。皆說今從日抄改。正孫云。御覽八百三十二又九百五並作齊字。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

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以買狗。

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

獲常過人矣。通論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

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

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錄其道。

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倒逆也有知順之爲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化道也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冬至極短過至則長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盈虛之數

故曰天荆莊王欲伐陳。莊王楚穆王之弟也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

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說苑權謀篇蓄積多下云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後莊王

之伐之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傳曰伐而取易也○往田

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越人與師謀

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而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

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

敗必死寡人疑焉。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

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

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

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

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博則達義也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

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晉

陽簡子邑焉治也

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

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國之晉陽所作壘壁也簡子不欲見之故使尹鐸平除之也○晉語九壘下有培字觀此注似亦本有培字又是字下舊本脫見字據晉語補

鐸往而

增之。增益其壘壁

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噫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

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孫明簡子臣孫無政焉長也私誰也

亦名郵長即王長也此云孫明當即孫陽注云孫無政亦見前

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靜治此人之道也。

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

○舊注云象或作諒疑亦校者之辭諒字無義或當為諒

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況鐸歟。

容說也況鐸為賢人也

君其圖

之。圖識

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也。

過失

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

太上喜怒必循理。

太上上德之君

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

矣。更革也變革不循危亡之途雖未至大賢尚足以蓋濁世事欲之人也

簡子當此。

簡子之行與此相值也

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復過而惡聽諫。

○注舊本缺求字案固敗是求見左傳慶鄭語此用其成文今補

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危敗則亡恥但想辱耳故無大於危者也

似順論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

慘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

○御覽九百九十四華作華日抄作華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

合藥而服愈人病。萬莖不殺。○莖鳥頭也。毒藥能殺。漆淖水淖。○水下舊無淖。字今案文義補。合兩淖則爲

寒。塞疆也。言水捺相得則墮而堅也。澤之則爲乾。乾燥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火

爲淖也。或涇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涇而乾燥。金遇燔而流淖皆

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偏則

一故不可以爲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王孫綽。○見淮南覽冥訓。彼

人問其故。對曰。我國能治偏枯。○舊校云。治一作爲。爲亦治也。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

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

半謂偏枯。全謂死人也。○梁仲子云。小大半全。乃概論物情。往大泥。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劍與劍忍

用李翁注。王文憲集序引作劍。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

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鏹。○字書無此。字當與卷同。堅則折。劍折且鏹。焉

得爲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

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有所別也。此忠臣

之所患也。患憂也。賢者之所以廢也。不見則白黑。故廢棄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

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亡國故曰。小有之不若無也。射招者欲其

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招也。中。中。謂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

以中爲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小大異。故曰。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

必將撓。高陽宋邑因以爲氏。應名也。或作高離。宋大夫也。家匠家臣也。撓弱曲也。故曰未可也。〇以生

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梁仲子云。淮南人開創作高陽。趙廣賴陽字下引呂氏有辯士高陽。趙此注內脫一陽字。而合事實者也。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

益枯則勁。勁。強也。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倭於辭而後必敗其言不合事實者也。〇倭當是勉驗之義。匠

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害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

通乎大理也。驥驚緣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旋。日行遲。天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北。驥不能及。故曰在前矣。〇注說迂曲。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

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與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欺。諛也。不可惶矣。

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也。

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

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

也。己。義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私。邪也。〇此二季子曰。諸能治

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

冬不用簟。簟。席也。非愛簟也。清有餘也。清。寧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費也。節乎

己也。〇費。舊本誤作貴。孫云。重己篇云。非好論而惡費也。節乎性也。與此正相同。御覽四百二十九亦作費。今改正。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

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為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外棄也。孔墨

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

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之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

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又不能行也。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

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一。道而萬物治理矣。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

之也。感。或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為人病也。唯執一者能解去。道

之塞不塞。閉也。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為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則孟兩篇並同。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不節所

怒哀樂。此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所以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適

塞道使不此四六者。不蕩乎習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六者皆得其德。不傾邪。蕩動於習。聽

靜者也。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虛者。道也。道。虛。無。為。而無不為。人能行之。亦無不為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作如己之有。案下文皆作如己有之。御覽非也。通乎君道者也。案

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

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

執也。吾執一以為化之也。○注之字疑衍。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其能疆能。以其

爲疆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武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

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舍相馬秦穆公臣也造父爲姓飛廉之子舍御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合樂爲酣歌舞鼓瑟吹竽。

明日不拜樂己者。拜謝也樂己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有似於主人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

之也。○其主二字舊本不重今據因學記聞十所引補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也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就成也○李本作準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

巧。匠之宮室已成。○困學紀聞賞匠巧下有也字又有巧字虛云案也字當有下匠之二字係衍文當刪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知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

則不能。○自爲人疑是自爲之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也國

家之所以危。危亡也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

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

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政之二字似當乙讀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

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郭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

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

至矣。石乞白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不能焚也九日。葉公

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

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

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齋。若梟之愛其子也。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

公天寒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

衣狐裘。坐熊席。隙闕有竈。○新序刺奢篇隙闕作隙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

○新序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

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新序福作德御覽三十四同

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

見焉。未見其德也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曰新序春之善非寡人之善

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

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

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悍狃也。辟邪也。簡惰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

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爲民用。故曰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

異也。言詞異更相成。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

聖人以治亂人。以亂在所以由之也。今夫射者。儀豪而失端。儀望也。隨望毫毛之微而。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

隨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象。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不視。皆隨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

治者。堯舜且猶不能。況凡人乎。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爲亂之

君先小後大也。本謂身未謂國也。虛何曰未。治亦然。未聞身治而國聞身亂而國治也。故曰始乎本而後及末。亂也。故曰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

處乎秦而秦霸。虞公貪璧馬之賂。不從其言。爲晉所滅。故亡也。秦穆公用其謀。而秦西戎故霸也。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

而周王。向摯紂之太史令也。紂不從其言。而商周。其年而紂滅。周武王用其謀。而王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

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不治自取滅亡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

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言其爲

分定不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應之。應摯也。唐蔑楚世家作唐。昧應之舊作拒之。注拒一作

應摯。仲子云。水經。泚水注引作荆使。唐蔑應之。則應字正是。本文今改正。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

甚刻。趣督也。刻亦急也。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

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泚舊作泚梁仲子云舊本水經泚水何

氏焯改作泚水注引此文新校本從漢地地理志改作比水引此作夾比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

近猶也有蜀水旁者告齊候者也。候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

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

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弋猶也

弋不射宿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

攝其一鞞適之。適猶等也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僕聞。僕聞也曰。鄉者鞞偏緩。今

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詰讓也各避舍。○句上似

字二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由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

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足法者以其不循規矩

也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其力疑當作共力謀出乎不可用。○舊校云一作

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爲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爲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尊則恣恣則輕小物。小物凡小事也輕小

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

情不能爲所怨。不能爲之竭力盡節也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方非罪之何能愛也此上下大相失道

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好善也惡惡也巨防容蟻而標邑殺人巨防防隙也如隙有孔穴容蟻則則蟻竅狹

至於無殺閭邑突洩一標而焚宮燒積竈突煙洩出則火熾炎上燒人之宮室積委也○突亦作喀

突則究詩竈突之一名詩文亦但云一日竈突不云竈洩何得以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竈突不云竈洩何得以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

不從士無先登之心而浸韓北之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

志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志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

辱乃為後世之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孫父孫文子也甯殖惠子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虞人所非笑也

日苑小曰國虞人主囿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也來不釋皮冠

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傳曰衛人立公孫則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立公子黜復誤矣案衛世家公子黜乃靈公之子太子蒯聵

之弟也是為悼公於獻公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莊公靈公之子蒯聵也石圃衛神石惡之子登臺

以望見我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我州也我州我之邑也莊公曰我姬姓

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

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之子莊公之弟也此小物不審也審慎也人之情不蹙於山蹙頽頽而蹙

於垤垤蟻封也蟻封卑小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

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罟之網是言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侯西

河守也明也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償南門之外

表者仕長大夫償償也長大夫上大夫也○能字舊本明日日晏矣莫有償表者莫無也民

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有實也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得其實也○而已紀

謂作則已言縱不得賞非有害也往不得解

往償表來謁吳起

謁告也

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

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

表加植不得所賞

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償表表

深植而不能償不得其所費也

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

吳起賞罰不欺民信之也

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

成豈獨兵乎

言非獨信用兵以成功也大信用賞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敢東南犯盜西河也○舊校云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案往大綱本作亦

慎小

言之言也。以道化也。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也作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知閑

雅。辭令遜敏。遜順也。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也。客出。田駢送之以目。以目送而弟

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奔斂。士所術施也。

士所奔斂。客所術施也。○舊校云術皆當作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

無光。燭照也。骨節蚤成。空竅與歷。身必不長。長大也。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

良。良舍也。志必不公。公正也。不能立功。立功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好得厚斂也。惡予斂

不爲。不爲也。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平。其若鍾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

玉瑤以適殷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滿且大皆天姓也君子天姓純敏故以此爲喻也信潔乎慎謹畏化。而不肖自足。化教也。常畏而

其智思以事必問諱而後行之也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伐也。取舍不悅常敬慎也。唐尙

敵年爲史。史國也。其故人謂唐尙願之。故人者唐尙知實也。以唐尙明習天以謂唐尙。唐

尙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不信其及魏園邯鄲。唐

尙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惠王魏文侯之孫武侯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其故人乃

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請於唐尙唐尙曰。衛君死。吾將汝

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可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

之患也。可信謂唐尙羞爲史不可信謂唐尙欲以其兄代衛君衛君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爲

君。雖有天下。何益。危亡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

用則意隨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傳以子不肖不可予也。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微求也。矜大也。以國予賢則與子孫不肖予其國必滅亡。故曰反其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發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愈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區區當作啾啾。下同。前論大篇作啾啾。自以為安矣。寵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〇及之當作及己。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寵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須也。〇爾待字前論大篇俱作時下贊字亦作時。細大賤貴，交相為贊。交更也。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所樂。樂願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敗其說曰君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

衛君國之賊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案淮南道應訓所有上有予字此在非是願以受教者願以千乘之國受教也薄疑之對以千鈞論王術一斤喻治國言王術可爲於治國乎何有注皆不得本意

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爲王術若烏獲之力以舉一斤言其易也○淮南奉作舉杜赫以安

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爲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用

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

矣所言安行仁與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公卽位問瞻所行之義信不乎

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國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

哉言從賢臣之言不死亡也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亡耳被

死亡言不死亡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

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

爲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

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

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尊重也○次易用舊本脫用字據御覽

境安則主位尊七十七種充倉子農道篇作易用則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重充倉子作重亦如大戴之少私義則公法

又多安則二字王言篇與家語重重互異也

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御覽復作厚亢。倉子作復下並同。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處居

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令倉子作復下並同。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攻民舍本而

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

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讀如巧智之巧。○亢倉子有巧法令則四字

在下。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

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故曰皆有功業也。○皆有功業亢倉子作第有功級注一發周語作一

撥此作發說章昭注一畝一耦之發也。玩注意似亢倉子本是。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也孟春紀曰王布農事命田金東郊

見于國也。以教民尊地產也。地產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

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力効其功也。○亢倉子作婦人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

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賢功以長生。貿易也。○以長生亢倉子作資相為業。此聖人之制也。制法也。

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也。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

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

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與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冠

弁不見詩。恐是字誤。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眾。禮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眾也。農不上聞。

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苟猶也。農不出御。御妻也。女

不外嫁。以安農也。異姓之女不出。閭邑而嫁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出糞也。齒年

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集講農不敢行。守其疆買不敢爲

異事。異猶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伐斫澤人不敢

灰慘。燒灰不以纆網罫罽不敢出於門。罫罽不敢入於淵。罫罽罽也詩云罫罽兔罫罽

治。三疑乃極。○義是謂肯本反則。則法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

官。三官農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

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純。奪之以水事。是謂簫喪以繼樂。繼續四鄰來虛。奪之

以兵事。是謂厲禍。厲廢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

談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不敏也○三字疑亦正文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室爲突乎。室容軒下也突子能藏其惡而捐之以陰乎。陰陰

子能使吾土靖而剛谷士乎。土當作土○古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

使藿夷毋淫乎。淫延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冷風和風所子能使藁數節

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實發實秀實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

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

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者欲瘠。棘瘠也詩云棘人之樂急者欲緩。緩者

欲急。急者謂疆墾土也故欲緩緩者謂少墾 澤者欲燥燥者欲溼。墾謂下墾近好泉故欲燥燥謂高明曉乾故欲溼不燥不

乃成黍稷也。上田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

大草不生。草穢也 又無螟蟻。蟻或作蟻食心曰螟食葉曰蟻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茲年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

爲剛遠西之人謂之耜也。○周禮廣尺深尺曰剛此云三尺黃東發謂於正文不合其言曰耜者今之耨廣六尺

耨以耨土其地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一畝此之謂畝而百步爲畝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剛

者耨頭之刃逐塊隨刃而起其長畝其起而空之虛與刃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 其耨六寸

所以開稼也。耨所以耘苗也 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則肥肥即得穀多不則病瘠

則得穀少故曰可使也人肥則顏色潤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緩柔也 草端大月。

孟冬冬三至後五旬七日莒始生。莒莒猶水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挺生 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

始耕。傳曰土發而耕此之謂也 孟夏之昔殺二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齊亭歷莢實也是月之季枯死大

穀三葉而穫大麥日苦菜死而資在。資名也○資疑麥熟而可穫大麥旋麥也○初學記二十七引

實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獮首生而麥無葉。凡草庶草也日中春分也衆草生而出也

而從事於蓄藏。蓄之於倉也 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麥畢也 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

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稼而後生也見死謂秋冬穫刈收死者也。

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有之禮也故曰不與民謀

年瘞土無年瘞土。瘞土曰瘞年歲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穰其神也○禮記禮記改正 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

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爲之無其時而止之 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充

孟子作可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一辟曰倍。〇注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

往而慕之。慕思也當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使其民而鄰之。鄰猶之也民既鄰乃以良

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種禾不為種。種重

禾不為重。晚種早熟為佳早種晚熟為重時云黍稷重種種得茲麥比之謂也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少也食之少氣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墾。墾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言土壤也〇注必厚其鞫。

厚深也〇為其唯厚而及餒者。或作鑿。註之堅者耕之澤。〇梁仲子云鑿與鑿字集

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

小畝為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

弗除則蕪。蕪也除之則虛。虛動也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

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作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

多菑。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儼仆也高培則拔。培田也寒

則雕。雕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實也不俱生而俱死。虛稼

先死。虛根不實也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類不粟詩云實類實粟有節家室也農夫知其田之

易也。易治也易讀如易網之易也〇注易網仲子疑是易晦。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中適也知其田之際也。

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

廣以平。剛欲小以深。

孫云李倉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廣則洽風引此深作廣今廣字是元倉子作剛欲深以剛

下得陰。陰經也上得陽。

陽日然後感生也

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

殖長也

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

土壤也

亦無使有餘。

餘餘也

熟有擾也。

擾亂也

必務其培。其擾也。

植。植者其生也必先。

先發也

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

堅好也

是以晦廣以

平則不喪本。

本根也

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

分別也

莖生有行故蠹長。弱不相

害故蠹大。

蠹疾也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

行行也

夫心中。央帥為冷

風。夫快也必於苗中央帥率也冷風以搖長之也。夫或作使。

選注引作

苗其弱也欲孤。

夫必中央帥為冷風又引注云必於苗中央帥熱而冷風以搖長也

其長也欲相與居。

言相依植不偃仆也。舊本無其字又注作相依助不偃仆皆說脫今據齊民要術所引補正。元倉子亦有其字要術居作俱今案元

倉作居與此同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持不可傷折也。齊民要術是故二以為族。乃多粟。族聚也。元倉子作

多穀乃

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糲。

糲不咸也

是故其

轉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羣大也

樹肥無使扶疏。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

專獨也

肥

而扶疏則多糲。

糲屬也

境而專居則多死。

專獨不能自陰潤其根故多枯死也

不知稼者其轉也。去其

兄而養其弟。

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

不收其粟而收其糲。

上下不安則禾不多死

舊本糲作粗下不字脫並依

充倉子。厚土則孽不通。

壟深不能自達故多孽死也

薄土則蕃蟠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

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免耕殺匿

免耕殺匿

免耕殺匿

辯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實。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堅也。必穗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

天蓄。蓄也。夫稼爲之者人也。爲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

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疎數之間也。○亢倉子作耨之容。殺穀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

稠長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殺。殺穀也。○疏穢而穗大。穢不穗也。其粟圓而薄糠。○圓豐薄糠言米大也。其米多沃而食之。疆。疆有勢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

穗鉅而芳。奪秬米而不香。奪或作舊字。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舊校云。未一作小。案亢倉子作小莖。

穗闊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亢倉子作銳。多秕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

長。○亢倉子作銳。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矣也。噉讀如餽厭之餽。如此者不飢。○御

百四十二作餽。疑上注讀如餽厭之餽。當在此句下。據御覽音北縣切。伏不嘗讀餽也。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葉藁短

穗。○藥御覽作高。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小米故厚糠也。○米鉗

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

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惠也。○舊校云。益一作慧。案御覽八先時者本大而莖

葉格對。對等也。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

庭辟米不得時。辟小也。時或作特。○御覽無庭字。字書無改下作時。米不大。注止辟小二字。正文得時及注時或作特。皆無。定熟叩天而死。得時

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

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十七以爲族。多枝數

節。競葉蕃實。二十七十四實也。○莢舊訛作葉今從初學記御覽改下訛作莢亦併改。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

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莢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

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桐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稬

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肥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蠅蛆。先時

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附動蚰蛆而多疾。附動病心附讀如持。○供氏亮吉僕弱音引此注云附讀舊本改正五食。○附動作附。其大全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案蒼狼青色也。在竹曰蒼。在禾曰蒼。狼在水曰滄。狼字異而義皆同。薄

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與昌也。失時之稼約。約青也。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

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舊校云一作以爲食。得時者

忍饑。忍飢能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食之百日也。耳目聰明。心意獻智。獻明也。四衛變疆。四衛四枝也。魴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也。黃帝曰。

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附攷

時

本書作時

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

本書作似

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

二月也。

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

史記索隱曰。案漢志及隋唐志皆二十六卷。此及子鈔與書錄解

題俱作三十誤也。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暴於咸陽

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

意於

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

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入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爲之訓解。淳熙

五年冬。尚書韓彥直爲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

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

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

此句似有說。說或是荀卿以性惡傳。韓非以刑名傳。

司馬遷以

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竝

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

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

序而傳之。栢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

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閒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黃氏日抄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尙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蟻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傑英茂。聚峻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閒。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閒。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南撫多鶡。西服壽靡。北懷僇耳。何以得哉。語見任數意開晤作開梧多鶡作多顯意林所載作開梧多鶡也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子略宋馬端臨曰。呂氏春秋。暴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爲

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尙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悟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實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文獻通考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海王

元陳澧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禮記集說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本傳不誤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

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傾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闕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尙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爲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未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與此篇更無涉。卽豫讓亦難專有其名。黃氏震云。十二紀終而後之以序意主豫讓云。則在宋時本已如此。然以爲主豫讓者。其說亦誤也。因疑序意之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簡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爲一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加之。

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爲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卷映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

子略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

此脫六字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此與子鈔卷數皆誤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舊跋

右呂氏春秋摠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鑊本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亏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寒朱黃始就卽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夾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且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國學名著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正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編年史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以上景印)	史評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諸子學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論衡	理學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文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經史百家雜鈔 駢體文鈔	詩歌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詞曲 詞綜 元曲選	小說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文學批評 文心雕龍 詩品	

世界書局發行

◀ 印精版字古仿用 書各列上 ▶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八十元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荀子集解	老子集解 莊子集解 列子集解	墨子閒話 晏子春秋校注	
價洋二元四角	價洋八角	價洋三元	價洋二元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管子評傳 管子校注 商君書 慎子 韓非子集解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鹽鐵論 潛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淮南子 新法論 申鑒 衡言
價洋三元	價洋二元四角	價洋二元四角	價洋二元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
晏子春秋校注
國學整理社
民國十一年八月
由著者讓與智本局
立約印行

